

# 长桥万里

北京路桥工程总公司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



[www.duxiu.com](http://www.duxiu.com)

丰台桥梁工厂史 长桥万里

中共丰台桥梁工厂委员会宣传部  
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 編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 1/32·印张：4 12/16·插页：4·插图：9·字数：103,000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500册

统一书号：10071·407

定价：(6)0.72元



1958年，朱副主席来厂视察。

CAE 85/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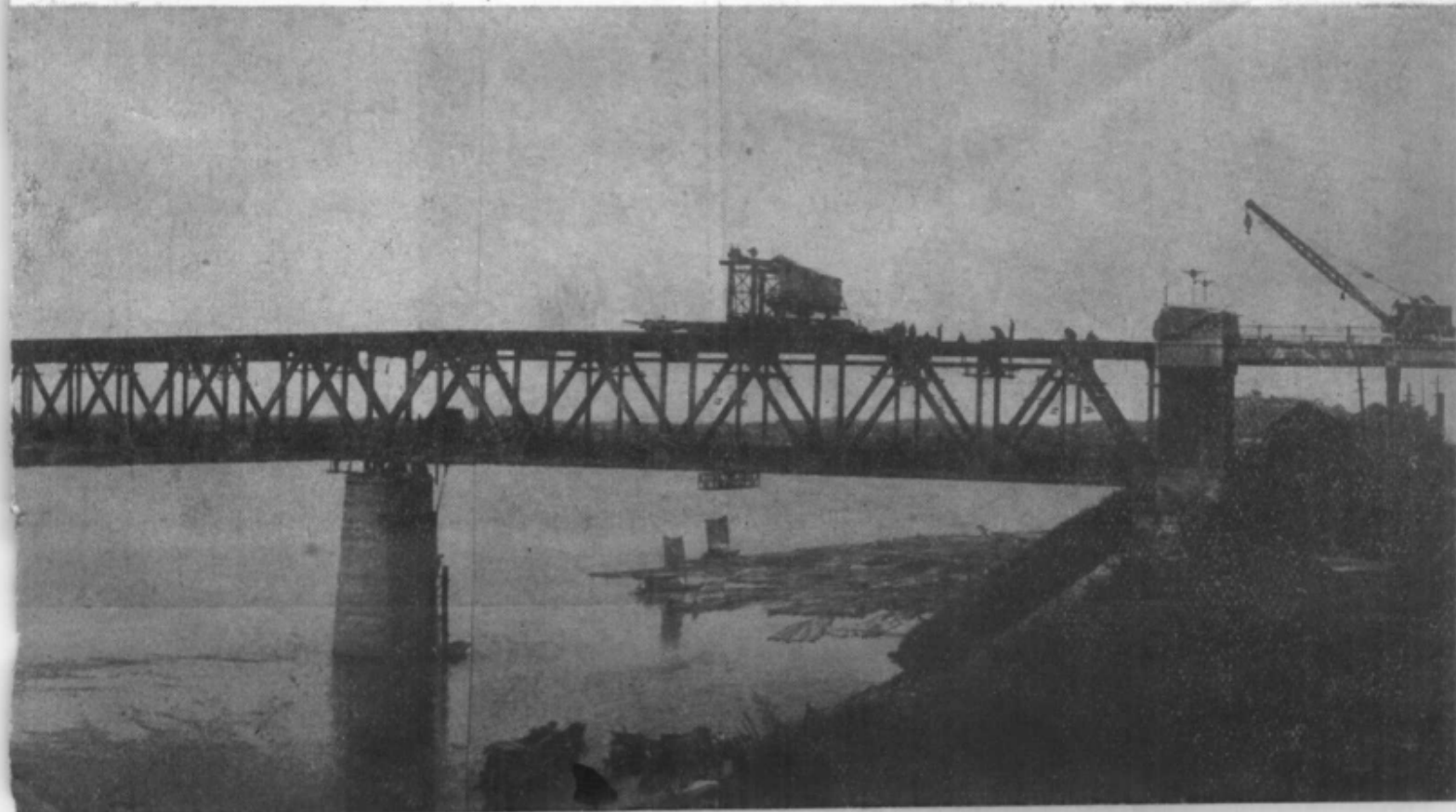


丰台桥梁工厂新建的厂房和工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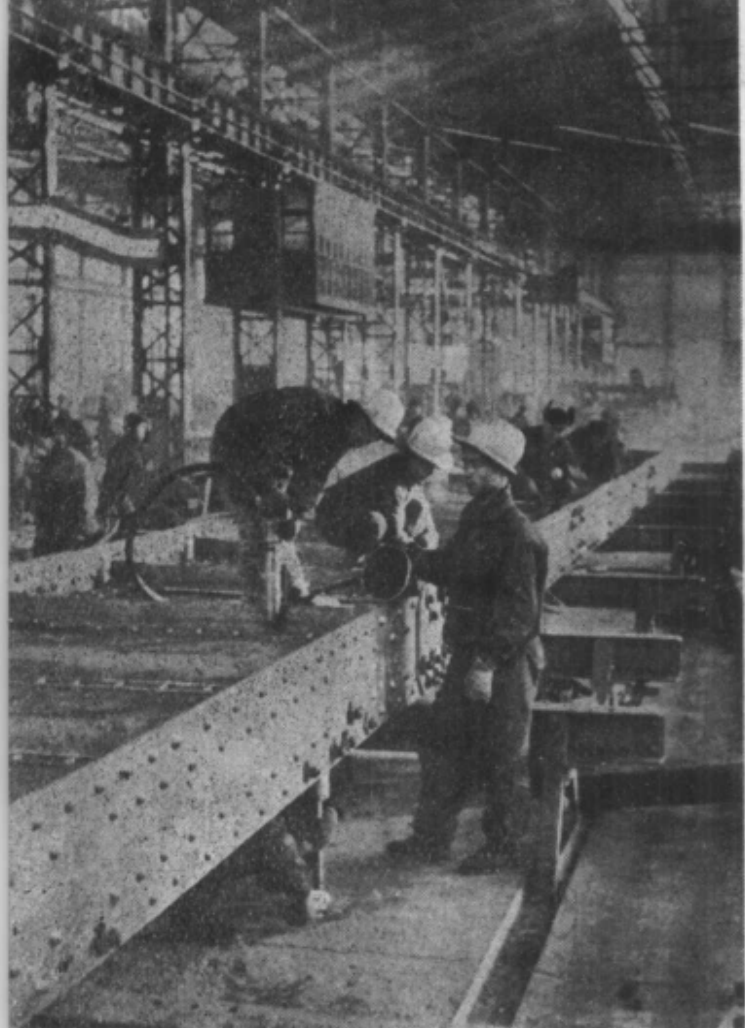




丰台桥梁工厂輸送的鋼筋混凝土桥梁架設在我国各地長川大河上。







車間一角。



苏联專家来厂帮助工作。



工人的文娛活动。



工厂的宣傳活动。

萬里長橋路正長  
台榭語滄桑  
廿年苦斗懷故恨  
今日宏圖表志揚

滕作遼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五日

# 丰桥十八年

## 代 序

回想当年桥梁厂，	工人处境太凄凉；
毒蛇狐狸满地跑，	全厂只有几间房，
水坑葦子到处是，	工人干活把水趟，
工伤生病交厄运，	布告一贴开出厂，
一天三顿混合面，	小孩冬夏光脊梁，
夜宿街头寻常事，	屋檐下是“上等房”。
咚咚瓮！咚咚瓮！	解放以后大变样：
高大厂房平地起，	水坑葦子一扫光，
生老病死有劳保，	劳动保护事故防，
一日三餐满口香，	歇班假日尽新装，
住的新房和大楼，	冬暖夏凉真舒畅，
闲时打开收音机，	听了北京听中央，
看看今天想过去，	恩情要归共产党。

这是我们工厂工人的诗歌，它反映了工厂过去和现在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工厂十八年的历史使我们看见了过去的苦难，更感觉今天生活的幸福。通过新旧鲜明的对比，确实起到了工人自己教育自己的作用。我们想在厂史《长桥万里》诞生的今天，



在开头介绍一下我厂基本历史面貌，也许使同志们在阅读工人所写的文章时，能有较系统的帮助吧。

当同志们乘坐的从首都开出的列车，驶进了丰台车站，如果是夜间，你会从列车前进方向的左边车窗上望到巍然矗立的烟囱，吐着烟火，直冲云霄，在烟囱的下面，是一片明亮的电灯，照亮了丰台的南方；如果是白天，你就可以看到一片雄伟高大的厂房和迭放在附近的一些庞然大体积的银灰色桥梁。稍留心一点，还可以看到厂的周围，环绕着一大片建筑群，它们是：子弟学校、夜校、托儿所、卫生所、食堂、俱乐部、浴室、照明球场、宿舍大楼和能容纳千人的大礼堂……。更引人注目的是一座特殊高大的建筑——自动化搅拌楼。这就是现在我们的工厂——丰台桥梁工厂的新面貌。

在闪烁着“丰台桥梁工厂”六个金字的大门下，每当汽笛一响，自行车成群结队地飞驰着，几千工人匆忙地从这里进进出出。在总路线的照耀下，他们正以冲天干劲，在这新建的厂房里，为加速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紧张而愉快地劳动着。每年从这里输送出几百孔钢筋混凝土桥梁，架设在各地的长川大河上，真是长桥万里。于是许多天堑变成了通途，火车飞奔而去。长桥沟通了南北，为社会主义祖国尽了我们的微薄力量。

我们工厂的前身是一个破烂摊子，在日寇侵占时代是两个相邻的工厂，一个名“横河桥梁制作所北京工场”，一个叫“丰台洋灰制品厂”。前者建立于一九四〇年，日寇利用它来修理线路上拆换下来的破损钢梁。这个工场虽然占有足足六万多平方公尺的土地，却只有几间极简陋的放大样和堆机器的棚子，总共不过六百平方公尺，占全厂面积百分之一。实际到处是水塘、杂草，工人都在露天底下干活。当时有一首刻划工厂的歌谣道：

工厂四大宝：  
毒蛇、  
兔子、  
狐狸、  
麻雀吵。

在这种低劣的条件下，日寇和他的监工每天瞪着三角眼，还动不动就拳打脚踢，迫害工人；工人们受着极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丰台祥灰制品厂”是伪华北交通公司在一九四四年建立的，专门制造混凝土电杆，厂房设备比桥梁工场虽然多了一些，但建筑质量非常低劣，接连发生塌墙事故，死伤了不少工人。厂内总计只有几十个工人，大部分随着生产的忙闲，时聚时散，产量很低。日寇投降后，这两个工场被国民党劫收，归伪平津铁路局工务处管辖。

那时，工人生活的痛苦是一言难尽的。吃的是混合面、棉花籽面、豆饼、黑豆、橡子面。混合面中还掺合着牛毛、驴毛等脏东西。有的甚至象工厂老工人王维乔回忆起当时所说：“我曾经检出粪里的粮食，冲冲洗洗，便煮着吃了。”即使如此，他们还经常挨饿。穿的情况更糟糕：单的改夹的，夹的改棉的，棉的改单的。工人每人只有一身破衣服，一年到头也不能换洗。住的是街头、屋檐、马棚和席棚，工人中当时流传着一首歌谣道：

夜里更难熬，上面飞机(蚊子)叫，  
下面榴弹加坦克炮(蚤子、虱子、臭虫)。

在日寇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时期，在地下党员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了，向敌人展开了各种斗争：如反解雇斗争、

驅逐國民黨偽廠長、懲毆他們的爪牙……等等，給廠史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一九四八年解放的炮声响了，丰台解放，工人的苦难从此結束。受迫害受剝削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新來了廠長和軍事代表，黨的組織也建立起來了。在黨的領導下，進行了工人階級啓蒙教育，開展了新紀錄運動，職工覺悟逐步提高，不僅迅速恢復了正常生產，新紀錄一個緊跟一個，並且為支援大軍南下貢獻了力量。一九四九年春天，全廠工人以兩天時間，突擊修復了盧溝橋鐵橋，給大軍南下掃除了障礙；軍區領導為表揚工人忘我的幹勁，授予了一面紅旗，這是工廠有史以來的第一面獎旗。從此以後，工作分成兩起：一部分工人不畏酷暑嚴寒，不怕山高水深地克服了無數艱險困難，繼續修復了京山、津浦、京漢、隴海、北同蒲等鐵路上的許多橋梁（其中如京山綫的金溪河大橋、津浦綫的馬廠河大橋，破壞得極為嚴重，但是都提前完成了修復任務）。另一部分在廠里的工人，則積極改制和修理舊鋼梁，使產量不斷提高。在一九四九年的紅五月，產量突破一百噸，達到了解放前的一倍。

經濟恢復時期，在黨的領導下，廠內掀起了堅決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群眾運動，職工們積極響應黨的號召，檢舉反革命，打擊貪污犯，自動踊躍報名直接參加抗美援朝鬥爭。在工廠生產方面出現了大革新：由過去只能修理變為製造，這時已經製造出二十公尺跨度的鋼板梁（在過去這些都是依靠進口的）。除工廠職工組織了志願支援朝鮮工作隊，前去朝鮮參加工作外，在工廠中還生產了活動站台、軍用油罐和其他一些朝鮮前綫急需的物資。一九五一年工廠獲得了全國鐵路工廠優勝循環紅旗。

在經濟恢復的年月里，蘇聯專家對我廠進行了直接的幫助。

一九五〇年，苏联专家巴格洛夫来厂，他严格認真地指出了我們工厂当时在質量方面的缺点，并热情地提出了改进的建議。从此，全厂展开了抓質量运动，使鋼梁質量有了迅速的提高。一九五二年，铁道部苏联专家西林同志又来工厂，看到工厂所生产的混凝土管桩，引起了他的很大注意，在他的創造性建議下，試制成功了“螺栓連接法兰盘式桩接头”。因而使管桩在工地上，能連接到任何需要的长度；同时还可使管桩接出水面或地面，直接做成墩台。使用这种管桩做桥基，可以代替过去既費錢費時間又不安全的沉箱基础，給桥梁工程带来了重大的革新。

一九五三年，大規模經濟建設开始了。工厂进行大規模地扩建。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增产節約、先进生产者运动。这时在苏联专家魯达的具体指导帮助下，一个年产能力一万五千吨、建筑面积一万三千平方公尺的新型机械化制造鋼結構的厂房开始兴建了，到一九五四年五月全部建成投入生产。工厂鋼梁鋼結構的生产量，就驟然上升了三倍。鋼梁方面除提高到制造三十二公尺的跨度的板梁外，并进一步制造更大跨度的桁梁。其中技术复杂，質量要求极严格的，如湘江大桥铁路公路两用桁梁——跨度长达六十点五公尺，在这項工程上，工厂采取了“无孔拼装”、“套鑽胎型”、“机器样板”等工艺方法，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工厂生产的这些桥梁，除供应国内新綫铁路建設的需要外，并且支援了朝鮮、越南等兄弟国家。而鋼結構方面由鉚結发展到全部电焊，也更有有力地支援了首都建設和国内各个兄弟厂的建設，如北京怀仁堂、北京政协礼堂、北京体育館以及北京展覽館、吉林化工厂、北京永定河的閘門等工程便是。

由于工厂混凝土桥梁制造部分的迅速发展，铁道部在一九五七年把全国桥梁工厂的生产进行調整，我們工厂便主要进行混凝土桥梁的生产了。这样，就使原来培养出来的一大批鋼結構

制造人材，大力地去支援了全国各地的其他建設部門。由此在混凝土产品方面，就得到了更迅速的发展，管桩的生产和使用范围也扩大了，全国各地公路、铁路桥梁以及海港工程，都大量采用着，并曾有力地支援了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設。

一九五三年下半年，工厂試制成功了普通鋼筋混凝土梁，最大跨度是十六公尺。一九五五年我們又新建了正式灌梁台座，改善了作业布置，使混凝土梁的生产能力，得到了成倍的提高。同年还試制成功了跨度二十三点九公尺的“預应力混凝土梁”，首批二十八孔架設在隴海綫的新沂河大桥上。一九五七年又試制成功了二十七点七公尺的“預应力混凝土梁”。由于这种大跨度混凝土梁的发展，大大减少了对鋼梁的需用量，为国家节省了巨量鋼材。

在以混凝土为主的发展方向中，工厂接連有更多的新产品試制成功。一九五七年試制成功的还有各种“預应力混凝土軌枕”和“电气化铁路用預应力混凝土接触网支柱”。这一年，党又领导我們，将原来生产鋼結構的厂房，改建成为生产“鋼弦式軌枕”和“接触网支柱”的車間。这个車間每年生产的軌枕，足够供应鋪設三百多公里的铁路新綫。这种軌枕不仅在使用寿命上比普通木枕长三倍，而且为綫路上节省了大量的維修費用。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工厂和上海大和石棉瓦厂一起，試制成功了高压石棉水泥管，耐压力达到国际标准。在党的支持和鼓励下，工厂的技术人員設計了成套的制管机和厂房。这种石棉水泥管，可以代替鉄管用于上下水道，以及用于輸油、通风和煤气等，对于节约鋼鉄管材，起了重大的經濟上的作用。

在党领导生产高速度发展的同时，更不断地关心着职工物質及文化生活。历年来新建的宿舍，有三万二千多平方公尺，达到解放前日本、国民党两个时期的建筑宿舍的八十四倍。解放

前的宿舍都是騎在工人头上的老板住的，工人哪能住得上？現在住新房的是新的主人——工人自己。生活上正如前面工人在詩歌中所写的“一日三餐滿口香，歇班假日尽新装，住的新房和大楼，冬暖夏凉真舒暢。”这与过去在旧社会是无法对比的。在公共福利和卫生設施方面，一九五三年工厂就盖起了容納千人以上的大礼堂，同时建了能容納一百人沐浴的浴池。另外卫生所、工人俱乐部、职工子弟小学、食堂、各种球場等都陸續兴建起来。职工們的文化娱乐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工厂有自己的京剧队、話剧队、評剧队，各車間有自己的文娱活动和球类活动組織，經常举行会演和比賽。每星期自己还放映电影和电视，經常不断地邀請专业剧团来厂演出話剧、評剧和京剧。文化教育方面，也有自己固定的夜校教室和专职教員，并开办了扫盲、小学、初中、高中等各个班次。另外，还組織了技术学习，开办了技术課。

解放后的十年，工厂面貌日新月异，生产、技术上也不断有飞跃的新的成就。就拿管桩和电杆生产來說吧，在原設备的基础上，从平均日产四十多根起，一九五七年提高到五十多根；而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更进一步出現了日产一百五十多根的更高紀錄。八年来，在群众中涌现出不少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他們提出了无数的合理化建議，不断地改进工具設备、操作方法，解决了生产中的关键問題。象大家所熟知的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土专家佟兆珍同志，他改进了丁梁車間的蒸汽养固方法，不仅縮短了生产周期，也保證了产品質量。軌枕車間試制“鋼弦軌枕”期間，在佟兆珍同志創造性的建議下，利用普通鋼材和簡便設备，解决了需要几个厂协作才能制造出的“波紋卡具”。另外，象轉业軍人薛友同志，也創造了“冷压桩尖”的办法，代替过去“热煨操作”。类似这样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在工厂



里一下子很难叙述得完。

一九五四年以来，苏联、波兰、罗马尼亚、越南等兄弟国家的科学技术代表团以及在首都在我国其他城市工作的许多苏联专家，不断地来厂参观；一九五六年二月间，苏联政府派了三位专家来我厂考察管桩生产，工厂所编写的“管桩制造工艺”，列入了中苏技术合作协定项目，作为我国的技术出国资料。朝鲜和越南，也曾几次派员来厂实习。一九五七年在苏联运输工程部副部长列温同志的建议下，由中国铁道科学院主持，成立了“中苏合作丰台科学研究基点”，进行混凝土新技术、新产品的科学研究。一年多来，已取得了不少成绩。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一九五八年是个不平凡的年头，工厂在整风、反右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光辉照耀下，掀起了学先进、比先进的生产竞赛，工人们以冲天的革命干劲，胜利地完成了全年的跃进计划，生产总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八十。

苦战三年的第二年——一九五九年，是我国经济建设继续大跃进的一年。目前，全厂职工在党的领导下，以排山倒海的声势，大闹技术革命，开展高产、高质、高效率的红旗竞赛，创造更好的成绩，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在基建方面，工厂又要出现规模巨大的机械车间、铸钢车间和专为试制新产品用的试验车间。全厂职工以最旺盛的斗志，豪迈的步伐，正在继续向前跃进，再跃进……。

（丰台桥梁工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 张志良  
丰台桥梁工厂党委宣传部长 于起）

# 目 录

丰桥十八年(代序).....	1
----------------	---

## 在日寇、国民党的统治下

### 一、苦难的岁月

麦子回家.....	1
魔鬼大金牙.....	4
为了活路.....	8
惨痛的搬家.....	10
血和泪.....	13
父亲的死.....	15
我的学徒生活.....	17

### 二、我们要活下去!

桥头风波.....	21
洋灰厂的几件事.....	25
盼来了这批坏蛋.....	28
孟宪德的拳头.....	32

### 三、斗争! 斗争!

要面的故事.....	35
反解雇斗争的胜利.....	41

临时工的故事.....	51
-------------	----

## 在解放了的日子里

### 一、我們是新社会的主人

在解放的炮声中.....	64
从此我們永远解放了.....	71
治桥太夫显神通.....	73
第一面紅旗.....	80
搶修悟空河大桥.....	84
一个家屬的話.....	88
乔迁.....	93

### 二、友誼之花

和朝鮮人民相处的日子.....	95
越南散記.....	99
中苏友誼的花朵.....	105
支援首都建設.....	110

### 三、大跃进

胜讀十年書.....	115
老徐師傅.....	120
土专家佟兆珍.....	125
朱副主席来厂.....	129
从无到有的丁梁車間.....	133

編后記.....	140
----------	-----

# 苦难的岁月



## 麦子回家

鬼子厂长的办公室盖好了。孟家村的村长孟得有和警察所赵巡官，进进出出，和鬼子来往十分密切。这孟得有是这一带有名的地主，残害百姓可厉害着咧！自从投靠了鬼子，更是火上添油，他说杀谁鬼子就杀谁。这天他照例地带着酒肉奉承鬼子来了，吃喝之间，鬼子掏出一迭联合准备银行的钞票送给孟得有。

原来鬼子初到丰台时，划下铁路北边孟得有的几十亩地做厂址。后来受了孟得有的贿赂，却改划铁路南边这块“王八地”。“王八地”上零零散散的全是小户人家的土地。这时麦子正熟，

还没有收割。鬼子的铁丝网一圈，穷人们一粒粮也拿不到了。而鬼子买这块地的钱，却又都落到了孟得有的腰包里。鬼子厂长说：“你的以后大大的效劳！”

“一定的，一定的！”孟得有不住地点头哈腰。

“你的效劳得好，厂里的麦子统统的给你！”孟得有听罢，更加高兴。

孟得有出了办公室，高兴得脸象红烧猪头似的，背着两手，一摇一晃地在厂里转了一圈。看到四旁无人，就停下来掏出怀里那迭钞票，伸出指头，沾着唾沫点了一阵。他看着这一片麦子全要归他了，心里洋洋得意。又想收割以后，一定还得好好地报答日本人一番。

我们厂的一部分工人住在刘家村。下了班，他们常在道口那一排槐树下和村里老乡们聊天。这天，给鬼子扫地的年纪小的工人，问一位大爷道：

“大爷，鬼子圈了你的地，给了多少钱？”

“鬼子不给皮鞭就好了，还能给钱！”

“我可是亲眼看见鬼子交给孟得有十大迭钞票。听他们在说，每亩地出价九十六元，每座坟是二十元哩！”小工人急急忙忙地说。

“什么！每座坟二十元吗？”一个老乡问，“昨天孟得有怎么只给我七元呢？”

“这道理还不简单，那些钱全吃到孟得有的肚子里去了！”

“孟得有这家伙嘴真饞啦！吃了活人还不够，还要啃起死人来啦！”

大伙儿越说越气愤，这时我说：“听说鬼子已经答应麦子归他了。孟得有明天就要来厂里收麦子啦！刚才我在厂里见到他时，他还说：‘你们替我拔麦子，我请你们吃炸酱面。’”老乡们听

了，人人不安，但又沒有办法。大伙心里却十分憤怒，有的說：“咱們找孟得有算帳去！”有的說：“誰吃他的炸醬面！咱們今夜就把麦子拔了，一粒也不留給他！”工人們听了，都說这办法好。老乡們感动地說：“只要你們能把麦子拔了，扔到鉄絲网外边就行。外边出事我們頂，要打官司我們跟姓孟的干！”

这时天已不早，住在刘村的鉄工、起重工等都来到了厂外。几个人和打更的一說，拉了閘，鉄絲网上就沒电了。大家一起鑽进鉄絲网，几十个工人七手八脚地就拔起麦子来了。有个鬼子还以为这是給孟得有拔的，也过来拔了一会兒，还点点头說：“拔的好！拔的好！”二、三十亩的麦子，就这样很快地拔光了。老乡們早在鉄絲网外边等着，等工人們把麦子一捆捆地扔出去后，便各自連夜搬回家去了。

第二天，孟得有带着十来个长短工来了，一看麦子全沒了，便向鬼子厂长做了报告。鬼子厂长把工人叫到办公室去，問道：“麦子誰拔的？”工人齐声回答：“大伙兒都拔了！”孟得有在一旁瞪得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恨不得上来給每人一巴掌。鬼子厂长又問：“为什么拔的？”工人答道：“麦子在厂里就是我們厂的！”“我們沒吃的，麦子拔去吃了！”鬼子厂长无心多問，便喝道：“随便拔厂里的麦子，大大的坏，每人打一棍，統統地滾！”二柜早已拿着一根大棍子在門口等着了，工人們出去一个，他就狠狠地揍一棍。

孟得有着急地說：“皇軍，我的麦子就这样白白地沒有了嗎？”他急得几乎要掉泪了。鬼子厂长拍拍他的肩膀，两手一张，显出了无可奈何的样子。

(王新成談 黃修己整理)



## 魔鬼大金牙

一九四一年春天的一个中午，一列从石家庄开往北京的火車在丰台站停下。車上下来一个五十多岁的日本人，身穿黃呢制服，猴子脸上的三角眼显出凶象。站上几个小鬼子，这时正东张西望地寻找他們的主子。当他們发现一等車旁这个猴子脸的日本人，都連忙迎了上去，露出皮笑肉不笑的熊样。

原来这人就是横河大柜老白毛屬下的二包工，名叫山方吉太郎。早在一九三八年，在皇姑屯横河修造所时，不少工人已經認識他了。因为他滿嘴金牙，又毫无人性，大伙兒就叫他“魔鬼大金牙”。那时他还只是个小包工。因为压迫工人十分厉害，便升为二包工。这次进关来，关內除老白毛外，就数着他了。

不一会兒，几輛車載着大金牙的万貫家私，經過孟家村，来到了专为他修建的“鉄門宿舍”。最后两輛車上，坐着个胖得象头肥猪似的女人和两个小孩，这就是大金牙的一家。从此，丰台桥梁工厂便来了“太上皇”。

大金牙来厂后，要工人們提早上班，延迟下班時間，每天都到伸手不見五指时才收工，有时还开灯加班。大小工头也盯得更紧，象狼狗一样地監視工人。大金牙的点子很多，除了在厂里到处溜蕩外，还經常躲厠所、旧桥梁存放处、葦塘的东南两头，看到誰要偷偷休息，上来便拳打脚踢。那时，工人真是沒一个不挨打受罵的。

起早摸黑地干不多久，工人們个个眼睛布滿血絲，又餓又暈，身子沒有力气。下了班回到工房，往坑上一躺便呼呼睡去。有一天一睡睡到天亮，大伙兒醒来吓得額頭直冒冷汗。偏偏这天大金牙天剛蒙蒙亮就已經起来了，起来后就去敲上班鐘。可是好久不見人來，到車間一看，一個人也沒有。气得他直奔厂門口，工人們进来一个，就給一个巴掌。

大金牙这一怒，中午也不讓工人們休息。大伙兒精疲力尽，連口热水也沒喝上，肚子里拚命“打官司”。大金牙喝足老酒，吃飽飯，来到厂里一看，大伙兒停下来准备下班了，頓時腊黃脸色变成鉄青，大喊大叫，命令工人們繼續干。大金牙一时兽性发作，見人就揍。大伙兒只好忍着火、压住餓，又干起来。当时有个陈起，他家里还有老母亲。那时的工錢自个兒都吃不飽，那能維持两口人的生活。陈起每天都只喝兩頓稀的。日子长了，餓得皮包骨头，身上沒多大力气。經過这天一上午的勞累，到中午实在干不下去了。看見大金牙过来，只好咬着牙强撑着干。不一會兒，眼里冒金花，天旋地轉，便暈倒了。大金牙过来，狠狠地朝他身上踢了两脚，看看旁边有人围上，又伸出拳头，向他們揍去。这时陈起瘦巴巴的脸变得灰白，四肢发涼。大伙兒看大金牙走远了，偷偷地把他背到一旁，摸摸胸脯还跳動，便給他喝了几口涼水，才慢慢地醒了过来。

下午落起雨来了。露天干活的工人們，全身都被淋湿了。地又湿又滑。鑽孔工人王庆山正在鑽眼，不小心滑了一脚，把眼鑽歪了。这时，身穿雨衣，脚穿大皮靴的大金牙，气凶凶地过来，不問青紅皂白就是一耳光。王庆山剛要开口解释，大金牙又一脚踢来，气得老王放下工具就跑。

在廁所里，大金牙已經呆了好久。这时候，給打风机挑水的高风突来了。大金牙一步串上去，迎面就給了老高一巴掌。老

高摸不着头脑。到厕所解个手也挨揍？不想大金牙又是一脚过来，还骂道：“磨洋工的大大的打！”老高见势不妙，赶快逃跑了。

大金牙就这样天天打骂工人。工人们恨死他了，背地里诅咒他一定没得好死。

三九天，粘土冻得比石头还硬，草草枯黄，积水成冰。有的工人们还穿着洋灰纸袋做的衣服。小土屋里，炕席已经磨破，被子稀烂得象网子。深夜里狂风一阵紧似一阵。破被子只能盖住半截身子。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又被冻醒了，在床上打着哆嗦。这就是穷哥儿们的生活。

这时候，“铁门宿舍”里灯光亮得象白天。四周有两只狼狗来回巡逻。三更半夜了，屋里玩麻将的声响唏里嘩啦的。大洋炉里烈火熊熊，屋里温暖如春。大金牙和一群日本大小包工头，喝着酒，抽着烟，正在赌钱。就象一群野狗争食似的，输了的又诅咒又谩骂，赢钱的哈哈狂笑。那个肥得象老母猪样儿的女人，一会儿扭着屁股招待客人，一会儿一屁股坐在大金牙腿上，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嘤嘤咕咕地发着议论，殷勤献策。大金牙的儿子小金牙，也站在他老子身边，问这问那地学得起劲。

真是“兔子尾巴不长”。大金牙要满足他的酒肉生活，自然得加紧压榨工人、贪污钱财。但是工人哪有心思好好干活。这一来，桥梁厂的生产降低，收入也减少了。而且大金牙的腰包又是个无底洞，钱经过他的手再交上去，就不多了。顶头上司老白毛刮不了油水，对大金牙就大不满意。于是便狗咬狗地咬起来了。大金牙自然敌不过老白毛，一九四三年，便被老白毛甩到济南去了。大金牙到了济南以后，狗性难改，仍然是花天酒地胡搞一气。不久据济南来人说，大金牙因为斗不过老白毛，肚子里先

驚了一股氣，加上喝多了酒，酒在肚里燒了起來。一陣絞，一陣抽，就裂開來了。這個欺壓中國工人多年的魔鬼，就這樣的見他媽的天皇去了。

(王不鈞、洪英秀談 呂惠文整理)

## 为 了 活 路

一九四零年，我家乡連年鬧水，村里人都說：这年头是“爹死娘嫁人，个人顧个人”。我由丰台回家，看到家里的人餓得面黃肌瘦，脖子細长，說話都上气不接下气了。实在不忍心，就把他們全接到丰台来，在刘家村西头找了一間房安置下来。

当时我在厂子里，每月的工資是十六元五角。豆餅而二角一斤。厂里每天发三斤粮食，月底扣錢。工人們每天上班都帶个口袋，下班时就排队領粮食。发给工人的粮食全是发霉的麦子、高粱、混合面、毛面等。如果发麦子，当晚就得推成面，不出麸子就吃。有时忙到夜里十时还吃不上。如果发毛面，还得用篩子篩。篩里要放块棉花把毛滾出去，否則窩窩头里就千絲万縷的尽是毛。但有时也只好連毛一块兒吃下去。

每天三斤粮，一家四口人怎够吃？有錢时就到市上买点花生餅、豆餅摻合着吃。有一个星期天，家里沒有粮，晚飯沒着落，我把一个自己造的鉄洗衣盆卖了三块錢。当天赶进了城，到广安門一家粮店去买粮。粮店前面排了很长的队，我挨在后边。等我买到了十斤花生餅、五斤玉米面、十斤白薯干时，天已經黑了，就赶紧往回赶。

回到家里，已經有十点鐘了，我說咱今天吃个好的。什么是好的？就是用棒子面做几个“两面焦”。那天我真餓急了，一气吃了四个“两面焦”。我老婆看着我那餓样，說：“什么时候咱們餓

钵盆里能有剩窝窝头，就知足了！”我老婆連窝窝头还舍不得吃，她只拿些花生餅在爐上烤烤，吃上一些，再喝杯水，就算飽了。

实在吃不飽时，心想：鬼子是明着搶劫我們，我們也就只好暗着拿。开始用厂里的鉄板做成水壶、爐子、水桶等东西，再拿出去卖。后来連电石、油等什么都偷出来。偷的方法神出鬼沒，想尽一切办法不叫鬼子发现。那时天天下班要搜腰。偷油的就作个半园的洋鉄筒，弧度和大腿一样，綁在腿上打好裹腿，不注意就摸不出来。我們給偷起个名兒叫“上貨”。下班前半小时是“上貨”時間，彼此互相看着鬼子和工头。“上貨”以后，心里咚咚直跳，总担心被鬼子們发觉！当时，也知道发觉以后就得被抓到宪兵队去灌凉水，叫洋狗咬。但是为了活下去，只得拚着性命偷！

一天晚上，西北风呼呼地刮得天昏地暗。我想今天天气不好，正是偷的好机会。就捆好两領席子，悄悄地順着鉄栅栏抛到厂外去了。十一时下班后，看看四下无人，扛起就走。剛走到孟村拐角南边，电筒一亮，迎面传来噠噠的皮鞋声，吓得我那么冷的天还出了一身汗。我想：这下子要完了，非弄到宪兵队去灌凉水不可。当时也巧，孟家村园子边上有个玉米秸夹的厕所，我把席子往道边一扔，就蹲在厕所里装大便。刚一蹲下，过来了四个人。我順着玉米秸偷偷地往外一看，原来是四个下夜的警察。等他們走远后，我从厕所里出来，还不敢扛起席子走。我想从此再別冒险去偷吧！但是肚子吃不飽，不能白白等着餓死呀！我搖了搖頭，舒了口气，順着材料厂东边的小道，又把席子扛回家去了。第二天卖了一块錢。

(翟文煥)



## 惨痛的搬家

日本鬼子进关的第四个年头上，还有三天就过旧历年了。按乡间流传的俗话，这时正是“腊月二十七，家家杀年鸡”的日子。可是我家哪有一点儿过年的味儿。

那几天，连日下着大雪，东北风吹来，寒冷刺骨。道路上结着冰，一走一滑。傍晚下班后，我急急地回家了。只穿着一件七零八落的破棉袄，和一条油包一样的夹裤，走在路上冷得要命，全身发抖。走到门前，看见我老婆蹲在井台边洗衣裳。我们家里穷得连一只洗衣盆也没有。这么冷的天，只好到井边在井槽里砸开冰凌洗。她在那儿搓啊搓啊地洗着，看着她那样儿，我真心痛。说话就到大年了，她怀孕已九个月，眼看就要临产。可是我那时一个月只有十五块钱的工资，买粮食、买煤球、交房租已经全用光了，还什么都没有替她办哩。

晚上，我们烤了一会火，到西屋里跟孙大嫂商量过年包顿饺子吃的事，忘了料理一下火。一会儿，忽然闻到烧布的气味，我连忙跑出来时，黑烟已从我家的窗子里冒出来了。走近一看，火苗子上了顶棚，人进也进不去了。我搬开窗户冲进去，邻居们也急忙提水，帮着救火。好久，火才熄灭了，可是屋里一片焦黑，仅有的一床破被和炕席也都烧了。我老婆低着头，瞅着那些烧得焦黑的布片发呆。

第二天，我只好回到老家，又拿来一床七零八落的旧被，她

七拼八凑地加上烧剩的破布头，缝缝补补的算是成了一条被。这个年头我们就是这样过的。

过了年，正月初十，我老婆告诉我，她肚子已痛了好几天。对第一胎小孩，我们都没有经验，我还想她是不是受了凉呢？就给她弄了一碗姜汤，以为暖一暖肚子就会好的，谁知肚子痛的更厉害了。半夜里，我把同院的刘大嫂、孙大嫂叫起来，她俩说我老婆要生孩子了。我急着想出去找个接生婆，可没等我出门，孩子就生下来了。我们什么东西都没准备，就连一张草纸都没有，只好用一些被火烧焦的破棉絮，把娃娃给包了起来。我看着孩子那张疼人的又红又圆的小脸，鼻子里一阵阵直发酸。本来，孩子出生后，大人得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可是家里什么好吃的也没有，只好向隔壁孙大嫂要了块饼给我的老婆压压心口。

真是姜太公卖面——倒霉的事都赶到一起了。天亮的时候，院里来了几个戴墨镜拿文明棍的家伙，洋里洋气，嘴里噙哩咕嚕地说着什么。我暗想，遭殃的事又要临头了。果然，第二天房东告诉我：“新民会”看中了这所房子，要我在三天以内搬出去。天啊！搬到哪里去呢？那年月找房子可是比什么都困难呀！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复去，天明也没合上眼。早晨，我找房东吕六奶奶商量，是不是可以缓些日子搬。吕六奶奶也为难地说：“新民会的命令，不敢违抗呀！你还是快想办法搬吧。”我回到屋里，看到刚落生的小孩，而黄肌瘦的妻子，心里象刀割一般难受。穷人真没个活路啊。我眼眶里充满了泪水，但我忍住了没让它掉下来。

在工人们的帮助下，费了许多周折，最后总算找到了一个安身的地方。那是村南一间存柴草放农具的小棚，很矮，进去直不起腰。窗户是麻杆编的，上面糊着几片洋灰纸，风一吹，呱嗒呱嗒地直响。

搬家那天，我老婆身子软的不行，腿直打颤，但只好咬着牙下炕来了。我搀着她，替她在耳朵里塞上棉花，包好了头。千万别受了风呀。照平常的说法，产妇在月子里见不得风，说受了风，就没法治。我把孩子也裹了起来，抱在怀里，扶着我老婆，就这样地搬了家。那天天气寒冷，我老婆平时受惯折磨，倒没发什么大病。孩子受不了这风寒，着凉了。孩子生了病，又没有足够的奶水吃。又冻又饿，没几天，可怜的孩子就死了。

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就这样地被搬去了他那小小的生命。

(翟文焕)

## 血 和 淚

听石景山鋼鐵厂的几位工人說，那边的情况好一点。那就碰碰运气呗，也許在那里能混饱肚子。我和几个难兄难弟，就是怀着这种希望，走进石景山鋼鐵厂大門的。

看起来好象不坏，蚕豆面里虽然掺着烂毛，但还能吃饱。可是一吃下去，才知道誰的肚子也受不了。吃上这种东西，要喝大量的水，肚子胀得象桶一样。这且不說，最难受的是消化不了，肚里象装满了生鉄。日子久了，跑肚拉稀，成为人人必得的病。

工厂差不多变成垃圾場了，到处是粪便，臭气熏到洋鬼子的嗓門上了。不久，厂子里就流行起霍乱来了，工人们每天都有倒下去的。鬼子看見事情不妙，馬上把病人隔离开来。一間屋里只要有一个人拉稀跑肚，整个屋子就被封鎖起来。不准走动，誰也不能出屋。因此，誰要是有了病，都不敢讓人知道，也不敢呆在屋里，只好偷偷地在高粱棒子地里来回跑。有的人在半路就倒下去了。

第一天，万恶的鬼子指揮着一批汉奸、伪警、狗腿子，把一批病人拉出来，在鋼鐵厂南門外的臭水坑里活埋了。那些臭水坑里积滿了烏黑的臭水，看着都叫人噁心，可是，狗腿子們就把六、七个病人，一个个活活地扔进去了。扔进去的病人，在里边喊叫着，掙扎着；可是那些狼心狗肺的家伙，还往里边搬石灰。灰粉和黄土攪成一片，不多一会，水坑填滿了，喊叫的声音也慢慢低

下来了。我看见有两个病人，用尽最后一把力气，喊叫着爬了出来。可是立刻又被端着枪、穿着大皮靴的鬼子踢下去了。人命就是这样地不值钱啊！

在那伙遭难的工人中间，有一个装吊工仇道山，他原来和我同在桥梁厂干活，因在桥梁厂里过不下那些苦日子，才换了地方。可是寻找到的却依然是这样一条死路！当时他拼命挣扎着，刚从泥糊里探出头来，还没有挺起腰，就被鬼子一脚踢倒下去了。狗腿子们怕他再爬出来，又在上面积压了厚厚的黄土。他们都这样惨遭毒手死去了。想想过去，能够活到今天是多么不容易啊！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过去那些血和泪的日子！

（王丕钧谈 吕惠文整理）

## 父亲的死

一九四三年的一天，我下班回到家中时，看见炕上躺着一个人，有六十来岁，只穿着一件破大褂，光着脚丫子，瘦得只剩骨头。那人听见有人来了，忙从炕上爬起来。啊！这不是我的父亲吗？“爹！你怎么来了？”我问。他只答了一声：“没吃的。”

我的老家在山东。家里有父亲、嫂子、妻子、两个侄儿和一个孩子。这年闹旱，我们全家出外讨饭，拔野菜。父亲年老受不了，就跑出来找我。他一路拿着信，问到丰台来了。可是，那时候我一天工资只能买一斤半棒子面，一个人吃都不够，那能再养得活我父亲呢！我只得找到厂里的工人们说：“爷们！怎么办？我父亲来了，给想些办法吧！”工人们帮我在厂里捡了些破铜烂铁。但我看到厂门口那几条鬼子豢养的大洋狗，心里就直害怕。想想这事儿干长了还是不行。怎么办？只有在吃上打主意了。就买了棉花籽，每一斤棒子面里掺上三斤。

每天，我和父亲在房子外边燃红了锅，把棉花籽倒下去炒热了，就在石碾上碾碎。碾碎后，一斤棉花籽只能筛出一两面。我们不敢筛，连皮带绒地一起掺到棒子面里。吃了这样的窝窝头，别的不说，拉回屎就得一小时。父亲年纪大，每天帮着我粘粘地碾一阵。蒸出窝窝头来，他只能吃一个。老人家吃下这东西，身子顶不住啦！不久就得了病，一天到晚直打嗝。

自从父亲有了病，我就十分担忧。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离家



这么远怎么办？我每天把窝窝头端到他面前，他啃两口就吃不了。我东奔西走的，希望找一个比较好的活来干，多挣几个钱，让父亲养好身子。最先我离开了桥梁厂，到天桥一家铁铺去干活。后来工人们又拉我一起上了石景山钢铁厂。我每天干完了活，买了吃的，就从石景山老远老远地赶回丰台来。我把吃的给了父亲，又请邻近工人的家属多照顾一点，就摸黑赶回钢铁厂。可是我父亲的病还是越来越沉重，开始还能挣扎着下炕去拾些柴火，过不多久，只能整天躺在炕上喘气。我看父亲再不治就完了，拚着饿几天肚子也得请个医生来。就到丰台一家小药铺，请了个中医。医生草草一看，说：“你父亲的病，我没把握，这是内里中了毒。你准备吧，五天以内好就好，不好就完了！”我求他给开个方，他说：“吃药也是白搭！”这时，父亲喘得更加厉害。我坐在炕边，他看着我，想说点什么，可是已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三天以后，我下班回家，父亲已经咽气了。几块木板，几根铁钉，就这样地埋了我父亲。连一张纸钱也没烧。

走出我们厂的北门不远，现在还可以看到右边有两棵白杨树；我的父亲就埋在那两棵树下啊！

(董家森谈 黄修己整理)

## 我的学徒生活

当我走进机配車間的时候，被那高大的厂房吸引住了。我看见許多紅光滿面的青年男女，站在嶄新的机床旁边，为了祖国的建設事业紧张地劳动着。这是多么愉快和幸福的事啊，使我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我过去的学徒生活。

一九三六年，我才十六岁，托人介紹，到了天津河北三条石三义成鉄工厂去作工，从此我便开始了学徒生活。

在旧社会里，当一个学徒可不容易啦。首先得签一份象“卖身契”一样的合同。合同中規定：学徒时间是四年，期滿后要謝师，如果不謝师，那么还要延长时间。同时还規定：在学徒期間，徒工要是投河、跳井以及发生其他伤害事故，厂方概不負責。这样一来，資本家、老板的血腥剝削，牛馬似的打罵，便成为合理合法的了。

剛去的第一年，就是給老板盛飯、买菜、搭床鋪、扛行李。工作也只是抬抬扛扛，根本摸不到技术活干。一到晚上，收拾攤子，扫地，倒鉄末。一天工作完了，累得人两腿直打哆嗦。

吃飯时候也有規矩：掌柜的和师傅坐着，徒弟站在一旁。他吃着一碗飯，就赶快得准备盛下一碗。稀的稠的，要听吩咐。更可恨的，是吃飯前讓你买东西，一个銅子要买三样。吃早点时买几个小子兒的虾皮，几个小子兒酱油，另外还加点香菜。吃晚飯时，又要买麻酱、虾酱，还要点辣子。这还不說，买小菜一定要东

北城官銀号“东仙居”醬园的，来回三、四里。有时等买菜回来，飯凉了，菜盘也空了，只好到厨房去吃点残湯剩飯，但还得挨厨房大师傅的一頓訓。

提起睡覺休息，就更糟糕，每天得給老板、师傅搭鋪，扛鋪蓋，扫屋子，一直侍候老板上了床，这才能上自己的小樓。所謂小樓，是用几块木板釘好吊在半空中的床。人在上面站不直，只能弯着腰。鋪蓋破烂肮脏，穿着滿身油泥的衣服，一躺在床上就睡着了。可是天不亮，掌柜的就叫：“起来呀！起来！”要是起得晚一点，就有人站在梯子下面等着，下来一个打一个，不管脑袋屁股就是一棒子。

大家知道旧社会里做童养媳的苦难，可是那时我們学徒也好不了多少。我記得当时有首歌謠是：

当学徒，	苦黃連，
勤杂事，	一大串：
买醬醋，	帶油盐，
洗衣裳，	尿盆端，
要喂鷄，	帶刷碗，
領孩子，	把門看，
从早起，	忙到晚，
学技术，	沒人管。

当学徒，	不給錢，
穿和戴，	自己管，
衣服破，	鉄絲纏，
擰疮疽，	心里酸。

夏日到，    心里烧，  
汗滚油，    实难熬，  
想洗澡，    没有票，  
连吃饭，    都不饱。

我整天光着膀子干活。除了白眼珠以外，浑身上下全是漆黑的。由于生活的折磨，我长了一身铁刺，几乎成个铁刺人。坐不下躺不得，又发高烧，吃不下东西，走路也没力气。

老板见到这种情形，把我叫到账房说：“给你两毛钱，回家休养吧！”我家离天津有五、六十里地，买一张车票也得四毛五分钱。没有办法只得下地走。第二天，我很早就起床，浑身痠痛，迷迷糊糊地动身了。走了一段路，实在走不动了。我买了两个饼，喝了点水；又花了一毛钱，坐了一段大车。快到家时，太阳已经落山了。一到家，睡了个两天没起床。自当学徒以来，也没有睡过这样的饱觉啊！家里东借西凑地给我买了几付中药，可是吃了不见效。后来找了西医，每天抹点药膏，一个月后，才又回到工厂。

在我们那个厂子里，每年九月九日要吃一顿犒劳（掌柜请徒弟吃一顿好的，所谓好的，也不过就是干饭、杂丸子），以后就开始干夜活，一直干到过年。每天名义上说干到十点，可是常常过了十二点才能休息。日子久了，困得连眼也睜不开了，于是就用冷水去浇头，稍微清醒一点又接着干，困了再浇。就这样身体渐渐地垮了。眼睛发红了，得了夜盲症。这吃人的社会吸干了我的血，弄得我皮包骨头，精疲力尽。最后又病倒了。

等病一好，我又回到工厂，继续干夜班。有一天夜里，我在刨床上干活，快十二点了。多日来的夜班，实在困极了，能睡一下多好呀！我想着、想着的……忽然看到了一个干净明亮的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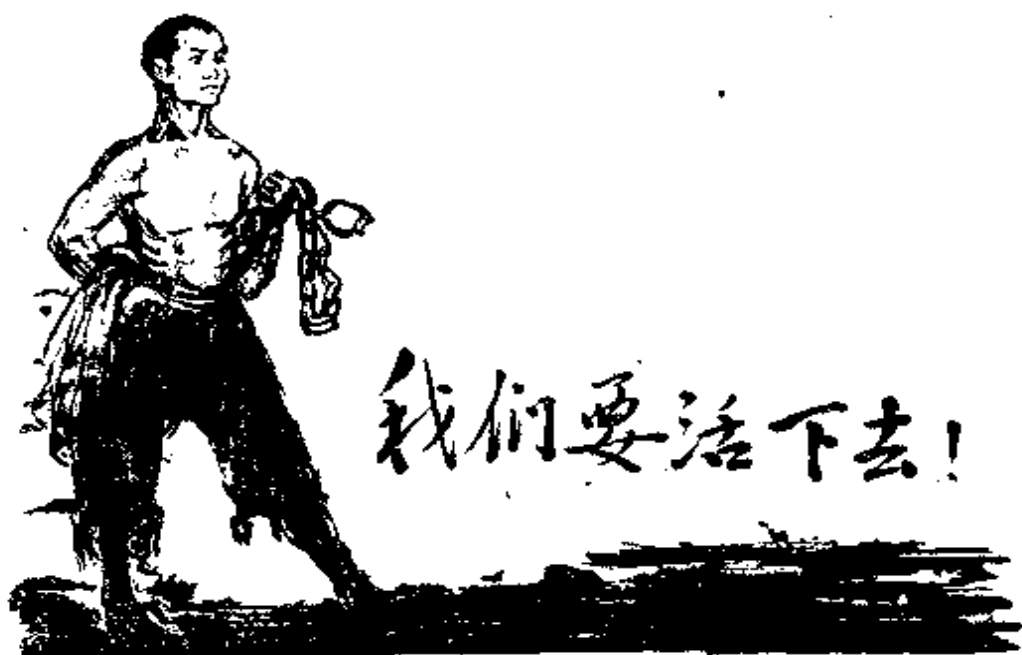
厂，白天干完活后，就可以回家。家里不愁穿，不愁吃，真好呀……咚！不知那兒一声响，我惊醒了，原来是一场梦。睜眼一看，糟了！刨刀走过了刀架子。师傅看見后，二话沒說，立刻給了我一个耳光，打得我眼里直冒火星，耳朵里鳴鳴直响，好半天說不出一句話来。

那时学徒要是把活干坏了，师傅就找两个人按着头，用脚狠狠踢。什么时候踢累了，打累了，挨打的人也“口服心服”时，这才了事。

就这样，我熬过了四年的学徒生活。我虽然作了正式工匠，可是压在身上的担子，仍然使我喘不过气来。老板不敲打你的身体了，却更残忍地榨取你的血汗。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一九四零年，听说石家庄桥梁厂招人，我和几个师兄弟，扛着行李，告诉老板說回家拆洗去，趁机就跑来了。

石家庄桥梁厂不久就迁到丰台。我原想寻找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可是跳出了火坑，又走进了枯井，我在丰台还是过着苦难的生活。

(翟文焕写 厂史編写小組改写)



## 桥 头 风 波

一九四三年的初春，鬼子下了一道紧急命令，叫工人们出发到杨柳青去修桥。这年春寒，天气暴冷，冻得人手指都伸不出去。工人们穿着破烂的单衣服就出发了。

到了杨柳青，民房住不下，只得在工地上搭工棚。晚上睡到半夜就冻醒了。吃的是发霉的高粱面。可是就连这个东西，也越来越少，渐渐吃不饱了。

说到干活，鬼子是不管你死活的。规定每天劳动十小时，可是天天总是两头摸黑，要干十二小时以上的活。遇上风雪天，工

人們就更遭殃啦，有时几个人抬一根粗重的木梁，搖搖晃晃，走不到地頭就有人倒下了。脑袋縮到皮領子裏的鬼子哪管這些，走過來沖着頭就踢几脚。

大伙兒再不能忍耐下去了，喊着要散伙。工人們向鬼子一再提出的按工吋發給工資的要求被日本工頭西山拒絕了。有的人卷起鋪蓋就走，可是大部分工人因無處可走，便起來向鬼子進行鬥爭。

一場風暴起來了。一天，以王丕鈞為首的起重工和其他工種的工人洪英秀、徐大田等人，聚在一起討論罷工的事情。大家議定，當舊橋拆卸下來，新橋沒有安裝好的時候，來個全體罷工。

罷工的頭天晚上，工人們回到住地，各自尋找好隱蔽的地方，躲藏起來。決定第二天誰也不去上工，只讓王丕鈞和洪英秀去“頂杠子”。

第二天，天一亮，他們兩人就到了工地。工地上靜悄悄的，那些拆卸下來的橋身、破梁架、起重工具都亂堆亂扔在地上。他們走進工棚，劈了些木柴燒起火來，身上暖和了，好象添了一股子力量。

王丕鈞是個性子剛強的人，吃過無數苦。自進了橋梁廠，他已和工人們在一起，向鬼子作過几次鬥爭了。这次鬥爭，他怀着滿腔熱火，就是天塌下來他也要用脖子去擋。老洪却有點不安，他一邊烤着火，一邊說：

“老王，万一鬼子蠻不講理，就拿我們兩個問事，那我們可對付不了呵！”

“那有什麼，”老王說，“該怎辦就怎辦唄！有大伙兒哪！”

“可是我們得防備着點啊！”老洪說。

兩個人商量好了，如果鬼子來得少，他們要是先動手，那就揍垮他們；要是來得多，動起手來抵擋不過的時候，那就向楊柳

青跑。这时，弟兄們在下面也已做好了准备，都在窥望着工地上的动静。他們两人各自拾起一根錘把，靠在門边等着。

木柴劈哩巴拉地烧着，黑烟冲到了棚外。这时工地上已經大亮。几个鬼子看到别的工棚都靜寂无声，就直向王丕鈞、洪英秀烧着火的工棚走过来。

打头的正是西山，他一跨进門来，就气势汹汹地問：“人的沒有？”

“沒有，人的不干了！”王丕鈞和洪英秀都站起来了。

“不干的什么？”西山吊起了他那两只凶恶的眼睛，又問道。

“不够吃，人的不干。”老王和老洪帶理不理地回答。

“不干的不行。”鬼子西山急了，发青的脸冲红了。

“沒錢哪有人！”王丕鈞毫不示弱，手里紧握着錘把。老洪也警惕地守立在門边。

西山滿脸凶相，在工棚里向王丕鈞他們两个看了半天，从地上拾起一根錘把，走出工棚去了。他在别的工棚里出来进去，沒有找到一个人。最后跑到伙房，在厨工王春成头上，打了个大包。

他还不甘心，怒气冲冲地跑回来問王丕鈞：“人的哪里去？”

“有的上北京，有的回家了。”

鬼子西山提着錘把，干瞪着眼，站在那里。老王和老洪紧盯着他的举动，和西山相持着。就在这时，鬼子大老黑、大金牙也都赶来了。一看到这种僵局，几个鬼子一咕嚕，沒有动手，却軟下来了。大老黑說：“你們要錢的給，人的能来嗎？”

老王和老洪彼此看了看，說道：

“人都走开了，这是大伙的事，要是不給漲錢，他們是不回来的！”

“漲，漲，一定要回来。”鬼子們說罢，便匆匆地走了。

工人們看到鬼子一走，大家都高兴地围了过来。听说鬼子



要給漲工錢，有的人活動了，也有人悶悶地想着心事。後來，你一言、我一語的，說鬼子的話靠不住。可是為了生活，大伙兒只好決定先復工再說。“看他回去后拉什麼屎！”有人這樣氣憤地說。

等到修完了橋，工人們挨餓受凍，一個個都面黃肌瘦了。在回廠的路上，哪個不想漲工錢，家里老婆、孩子都等着哪。一回到廠里，王丕鈞和王新成就去抄鬼子西山，工人們眼巴巴地等着。

在修橋期間，鬼子為了安定工人們的心，曾經實行了糧食配給制，這時要算老帳了。算來算去，工人們的工資被克扣得沒有幾個了。工薪低的工人還得倒貼。原來說要按十二小時開支的工薪，鬼子也不認賬了。西山攤開兩手，得意地說：

“還說的什麼，好好干活吧！”

王丕鈞被激怒了，他大聲質問鬼子：

“你說的話算不算話？”

鬼子西山突然從炕桌旁站起來，冷不防給了王丕鈞一耳光。打得王丕鈞頭里發悶，眼冒火星。一股怒火實在壓不住了，“拚兇拚兇！”他從地上拾起一根搗火的鐵棒，就衝着西山的頭上打去。但被王新成攔住了。

工人們聽到了這消息，個個都切齒痛恨，決定再也不干了。大家散伙回家。

當時大伙的情景是十分淒苦的，大多數工人窮得精光。工人們有的甚至抱頭互相哭起來了。但還是忍痛散伙，各自尋找生路去了。

儘管在幾個月之後，鬼子又從石景山鋼鐵廠等地，把他們找了回來，儘管後來工資也有點提高，但水漲船高，物價一天數變，工人的生活還是無法維持；那種沉重的榨壓依然象大山一般倒在工人的肩膀上。

（王新成、王丕鈞、洪英秀談 張時魯整理）

## 洋灰厂的几件事

### (一) 康金铭用计玩鬼子

一九四四年六月間，工人們干一天活，一頓飯只給两个混合面的小窩头。小伙子們哪里吃得飽呢？每天只是空着肚皮干活。干慢了一点，鬼子的皮鞭就会落在身上。那时候，真是眼泪流到吐里，憤恨藏在心里。可是只要包工头子一走开，弟兄們就給他泡上了。日子久了，工人們覺得光泡还不解恨，于是捉摸着要用其他更妙的办法。

康金銘綽号小孔明，是个开旋轉机的。有一天，他把卡瓦上的大輪往边一靠，使电动机干轉吊不起車，弄得变速机过力，吸力閘也不灵了。康金銘装着很着急的模样去找鬼子說：“太君！机器坏了，我修了半天也沒修好。”鬼子一听，連忙走到机器跟前去检查，但看看这，摸摸那的，却找不出个毛病来。这时候，康金銘装出很着急的样子，手忙脚乱地修理，旋轉机却越修越坏了。机器老是修不好，別的工序也只好停工。这一次工人們足足有三个月沒有干活。

### (二) 干磨机器

自从康金銘用計玩鬼子之后，大伙兒都說这种办法妙，脑筋都轉到机器上来了，总想法要把鬼子的机器搞坏。

洋灰厂所有的机器常常都要加油。当时，电机使用的是花生油，机器轴使用的是車轴油。但有时都用花生油。不加油，就会磨坏轴，烧坏机器。于是有人提議把油全拿走，来它一个干磨机器。大伙全說：“对！”从那时起，无论是开吊車的，开旋轉机的，开混合机的，挂勾的……吃完午饭后，只要眼見包工头不在，就装上一飯盆油。下工后便带回家去。碰到装上的花生油，还可以吃上一頓炸油餅呢！

机器沒有油，当然要坏。

机器坏了，厂里就停工。工厂一停工，鬼子就哇哇地直喊。工人们听到鬼子喊，心里都逗得直乐。

### （三）痛打长谷川

一九四三年九月的一个下午，日本瓦工包工头的綫垂丢了，楞說是中国工人王鑫偷的。工头找大包工长谷川告状。指着王鑫說：“王鑫坏了的，有小偷的干活，良心大大的坏了。”鬼子长谷川听后，咧着大牙說声：“巴嘎！”就朝王鑫走去。

王鑫正在制圈房外面干活，看見长谷川和瓦工头怒气冲冲地直往他身边走来，还没弄清楚是什么，长谷川的拳和脚都一起往王鑫身上落下来。

工人们馬上把这件事告訴了开吊車的魏德祿。魏德祿是一个爱打抱不平的人，在工人心目中威信很高。他听到后，連忙招呼了几个工人，每人提了根木棍，赶到制圈房来了。刚巧在門口，碰上了长谷川，魏德祿就問：“你为什么要打王鑫？”长谷川看見中国工人竟这样的对他說話，二话不說，随手就給魏德祿一嘴巴。魏德祿一面說：“你講不講理？”一面左手一晃，右手却对准他的脸門就是一拳，刹时长谷川鼻血直流。鬼子当然不会罢休，刚想动武，魏德祿右腿一勾，又給鬼子来个倒栽葱。摔的鬼子啊

呀呀地直叫。

这时工人们都围了上来，大喊：“打！打！”长谷川见势不妙，便钻出人群，往北逃跑。一边跑，一边嘴上直嚷：“找衙门去！找衙门去！”大伙儿哪管这一套。不知谁喊了一声：“追！”大家齐声响应，都朝长谷川追去。

长谷川看见工人们都追来，心里真着慌了。他加快速度没命地直往北门外逃去。却又碰上了谢同玲的爱人。她看见长谷川跑过去，捡起一块砖头，直朝长谷川的后心打去，不上不下正好打在长谷川的后脑勺上，吓得他跨过刺篱时，不但衣服被撕破了，而且还摔了一大跤。但长谷川却一点也顾不得这些，逃出北门后，直往丰台奔去了。

(周永福谈 厂史编写小组整理)

## 盼来了这批坏蛋

日本鬼子投降了，抗日戰爭胜利了，人們一陣欢笑，紛紛議論道：“再不当亡国奴了！”“再不会受气了！”“該过好日子！”“这回可盼到头了！”

我心里也盘算开了：往后吃飽穿暖总不用发愁了吧！咱多卖点力气，掙些錢来換換棉被、棉袄。那床破被盖了八、九年了，老伴身上的棉袄，嚯！更不用提了。

誰知国民党一来接收，工厂关门，工人失业。大家四分五散，各自寻找活路。

希望落了空。落空先不说，眼前的日子可怎么过呀？真是連立錐之地、隔宿之粮也沒有呀。

我的老伴在旁边瞅着我。见我眼珠一动也不动，就知道我又在发愁了。其实在一个碗沿上吃饭的人，怎能不晓得我为什么着急？她說話了：

“別想了，沒法子就再回老本行吧。”

我心想也对，再耍我的老手艺吧。我被老伴这句话說得心里开窍了：“有办法！憑我这十来年的白铁匠还发愁混不出一口飽飯来？”我心里越想越有劲，两眼也觉得发亮了。

可是問題多着哪。材料哪里来呢？我的心又凉了半截。工具凑凑合合还能用，沒有材料总不能开张呀！真是：夜想九条路，日里条条走不通。

一条新路想出来了：厂里有那么多材料呀，工人饿着，材料撂在那里长锈。为什么不能悄悄地利用起来？这虽说是“偷”，咱从来没做过，可是，又一想：为什么你们不讓工厂开工，不讓我們活下去呢？拿定了主意，先到厂里偷一点，以后慢慢再说。拿定了主意，也就行动起来。

就这样，我又开始做起白铁匠来。买卖开张以后，生意还算不错，本钱小，盈利却不少，吃窝窝头还能凑合。

有一天，我的同行李长全去丰台，在大桥底下看见躺着一个人。走近了才看清楚这个人桥梁厂的老工人乞振行。自从工厂关门后，他也一直没找到职业。他无家可归，又害着胃病，这天由于饥饿过度，昏倒在桥底下了。老李一见，心里直发酸。他把乞振行扶持起来，跑到不远的小铺里买了一包药，老乞慢慢吃了，稍微好了一点，他又把他扶持回刘村来。老李本想留他在家帮忙，可是他们那个房东怕国民党宪兵来查户口，不讓住。只得把他送到我家里来。穷人扎着一条根，从此我们就住在一起，同吃同喝，他也帮我做些活兒，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了。

不久，在石家庄的同事王文柱和我师傅的侄子閻永志也都来到这里，大家在一起混饭吃了。

人多好干活，可是人多，吃饭就难了。一个小铺子供不来，收支常常不能平衡，得想个办法呀。大伙商議做小平車。这种货是先付钱后交活兒的买卖。制作的材料除自个买一点外，还可以从厂子里找一些。

可是没过多久，灾难就临头了。有一天伪保长领着几个张牙舞爪的国民党宪兵来了。这批烏鴉来了哪有好事，一进门就问：

“这些铁是哪里来的？”

“买来的。”我回答。

話聲剛落，宪兵上來就給了我一個耳光。我被打得迷迷糊糊。這些耀武揚威的狗腿子們，提起這件，踢倒那件，亂搜了一頓，開了個清單，罵着走了。這些家伙和鬼子一樣，開口就罵，動手就打！我盼星星盼月亮，沒想到盼來了這批坏蛋！

第二天，這批黃狗又來了。象一伙強盜似的，二話沒說，唏哩嘩啦地把錘子、鐵皮、小推車……全部家當統統給拿走了。

怎麼辦呢？材料拿光了，工具也搶完了，昨天一巴掌，今天搶東西，明天呢……？再說小推車的訂貨錢都已下肚了，不交貨怎麼行呢？真沒個活頭啊！

屋子裡搶得一空，我的老伴又害怕，又（憤。大伙兒也都閉着兩隻手，呆着發愁。就在這時，一個帶槍的宪兵又來了。看樣子還要帶人了。我叫那幾個伙伴躲起來了。有什麼事我去頂着！

“跟我走！”這個黃狗喊道。

“走就走吧。”我心里想着，硬了硬頭皮跟着走了。躲起來的人心里着急，也不敢出來。我那可憐的老伴流着淚，兩眼緊緊地望着我。

到了宪兵隊，宪兵頭子審問我了：“鐵到底是哪兒來的？”喊得房頂都要坍塌了。我當時心里想，你們這些狗東西，就能欺壓小百姓。狗日本的來了，你們象兔子一樣，逃得無影無踪。如今却回來逞凶作霸了！想怎麼辦就怎麼辦吧，总有一天你們要完蛋！審了一會，不知這回怎麼也審不出道理來，最後放我回來了。

家里人一見我回來，心里都放下了一塊大石頭。可是東西家具都被搶去了，下一步該怎麼辦呢？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大伙商量着，想出了個辦法。因為那時候做官的，個個都愛錢如命，也就想法來喂他們一喂。于是大伙決定湊點錢，給保長送禮。

果然不錯，偽保長見錢眼紅，連忙答應向憲兵隊要東西。真靈驗，當天下午，就被允許拿回一半工具和鐵皮來。可是其餘的無論如何不給了。不過，要是咱再能湊起一點錢，抹一抹憲兵的嘴，那事情也還好辦。可是當時咱家的鍋也已揭不開了呀……。

（以庚山談 廠史編寫小組整理）



## 孟宪德的拳头

孟宪德被厂长开除了。两三天以来，他坐在伙房里呆呆地发楞，想呀想呀的，想不出一条活路。他老家在山东烟台，早已无亲无故，在这里更是人地两生。工人们也为他发愁。没有饭吃，这是一个逼在眼前的问题。他越想越深，就对那些手里握着工人生死簿的家伙们越仇恨。

他翻来复去想着：“厂长、工程师可以随意贪污、偷盗工厂物资，敲榨工人。我吃饭连锅都买不起，用块破铁皮做个小锅，就被开除了。这算什么世界！”这个麻脸的、身体象牛一般结实的小伙子，再也憋不住这口气了，他想：反正也没有活路，我要跟你们拚一拚！他就这样决定要干一场。

第二天傍晚，工厂下班的钟声刚响过，厂长汪雪俊就走出厂来了。平常他总在三四点钟就下班了。这天虽然晚些，但还是照常往丰台车站走去，准备跨上火车，回城里过夜。这时候，孟宪德早已在孟家村旁边的路口旁等着他呢！

汪雪俊（工人们叫他汪二秃子），嘴里叼着一根烟，手里提着皮包，逍遥自在地走过来了。过了小木桥，太阳正照着他那又黄又瘦的脸，使他眼睛看不清前方。他低着头，大摇大摆地往前走。

当他跨过材料厂的专用线时，看见前面有一个人直向他走来。他放慢了脚步，用手遮着阳光，瞅着。他看见孟宪德气势汹

涵地走过来挡住了他的去路。汪雪俊瞪大眼睛，拉长了脸。但他没有吭声，装做若无其事地从旁边走过去了。可是孟宪德赶了上去。

“有什么事？”他还装得满不在乎，用平常喝骂工人那种傲慢的腔调问。

“有什么事？你大概不知道肚子饿是怎么回事！我没钱花了！”孟宪德攥着碗口大两只拳头，两眼冒火，直瞪着厂长。

汪雪俊的脸色变得灰白灰白。也许是由于气愤，这样一个穷小子，竟敢把他当厂长的拦在半路；同时也许由于害怕，说不定真会挨一顿揍。他向后退了一步，说道：

“有什么办法，这是规章……”

“规章！什么规章？你们贪污、偷盗是什么规章？没那么简单，你开除我，让我上哪去？我要吃饭，……”这小伙子真楞，说着说着就卷起了袖子。

太阳落山了，周围显得昏糊糊的。汪雪俊左顾右盼，路旁却没有一个人。在孟宪德的拳头面前，汪雪俊有些害怕了，于是假惺惺地笑着说：

“嗨，兄弟，何必动气，要钱吗，这儿有……”

他忙从口袋里掏出几块钱来，手象通电一样，打着哆嗦，塞进孟宪德怀里，扭头就向丰台车站奔去了。

“嗨！兄弟，要钱吗，这儿有——”小伙子想着刚才发生的一切，望着汪雪俊那副抱头鼠窜的背影，狠狠往地上吐了口唾沫，真丢他妈的脸！前几天再三叫你厂长、先生，好话说了九千九，就是不理，今天我豁出去了，在拳头面前，却又来称兄道弟了！不知怎的，孟宪德虽然拿到了三块钱，但心里的气愤却并没有解除。他想到自己和工人们整天象牛马一般劳累，结果吃不饱，穿不上，还要受这批家伙的克扣、打骂。而他们呢，工作时悠悠晃

晃，晚来早去；每月拿那么多的钱，城里有公馆，厂里还得雇厨子做饭，吃得油嘴发亮的，回头再看哪个工人不顺眼，两指宽的一个纸条子就把你开除了……。他越想越气，自言自语地说：“你他妈的开除我，我就找你要饭吃！”小伙子一拍大腿，决定就这么办。

几天过去后，孟宪德肚子里又唱了空城计啦！他几次在道口上等着，可是连汪雪俊的人影都没见着。原来这个天天跑通勤的厂长，被上次的拦路虎吓坏了，他不敢回家了。可是老不回家不行哪。有一天，他硬着头皮，走出厂去了。

将到孟家村时，汪雪俊远远地又看见孟宪德了。挨一顿的滋味不是好受的，汪雪俊离着老远，就把钱准备好了。他边笑边点头地走过来，迎着孟宪德说道：

“没钱花了？拿着用吧。”

汪雪俊赶紧把钱塞给孟宪德，一扭头又急急忙忙地逃跑了。

这件糟心事儿，使汪二秃子很伤脑筋。怎能老跟一个穷小子泡？他的命值钱呀！尽管他后来不再单独回家，常常有宋瘸子、老高等心腹陪送着，但心却还是象吊在半空似的，安定不下来。直到听说孟宪德已到了石家庄干活，确确实实已不在丰台时，这个欺软怕硬的厂长才又恢复了原样。他又象凶狗一样向工人吠叫起来了。

（董家森谈 厂史编写小组整理）

# 斗争！斗争！



## 要面的故事

国民党时代，洋灰场里有个工人名叫李克俭。个子小小的，却有一身楞劲。日伪时代，他在天津修过飞机场，每顿饭只能吃到一小碗混合面，还得挤着抢。这种混合面吃下去，拉屎都得用手扣。他从小就受折磨，懂得要恨什么人，亲什么人。来到洋灰场以后，对工人们真是挺热心的。当时我们都住在樊家村，宿舍里没有灯油，李克俭自告奋勇地就去向厂里要，要不就等星期六那些官儿们回家以后，偷它一瓶揣在怀里。冬天房间里没火，大伙儿冻得真受不了。李克俭又想法到锅炉房去拣煤焦来烧。大

伙兒都夸他好。

厂里的官兒們看到李克俭在工人中有些威信，很想拉攏他，便叫李克俭的工长、国民党員章兆瑞拉他加入国民党。

一天，章兆瑞在厂里遇着了李克俭，他开口就問：

“想好了沒有，李克俭！入党嗎？”

“不入！”李克俭看見当官的已經有些恼火了，說要他参加国民党，更不想搭理。便冷冷地回答了。

“为什么不入？入了有好处啊！”章兆瑞赶上来拉李克俭。李克俭看見章兆瑞还要来拉，可火了。不禁罵了起来：“入他奶奶的！入党有什么好处！入了党能不干活嗎？”說完，一甩肩膀就走了。

第二天上班时候，章兆瑞斜楞着三角眼，对李克俭說：“你想不干活嗎？行！今天打洋灰瓦，別人打八百，你打两千四！多啣打好，多啣走。今天打不完，就沒你的命！”

到了下班時間，章兆瑞来了。一看真打了两千四。挑挑剔剔可也沒找出什么毛病。把嘴一撇說：“好！算你有本事！从今天以后，你每天給我打两千四！”

从此，李克俭就得每天这样地豁上老命拚着干。日子真难熬呀！他咬着牙，寻思着：我沒岔給你們找着，看你們能拿我怎的！可你們这幫人，哪天要叫老子瞅到空子，就别想好受！

李克俭那股楞劲，倒使那帮官兒有些害怕了，想設法暗算他。一天，一批电杆要装车。章兆瑞操縱着牵引机，往敞車上滚电杆。本来电杆滚到車上两根道木的中間，就應該停下。这姓章的黑了心肝，看到李克俭在車旁倒鈎，便故意讓电杆滚过道木的中間，直向李克俭滚去。李克俭十分机警，一眼看到道木和电杆直向他身上压来，一轉身就鑽到車子底下。只听得“轟！”的一声响，十三米长的大电杆，正砸在李克俭刚才站的地方。李克

俭从車底下爬起来，啥話也沒說，只朝着章兆瑞那边看了一眼。但心底里的仇恨却更深了。

一九四八年的夏天，工人們正在为老吃棒子面的事兒，紛紛議論着。这时，来了个樊村的理发匠叫曹文秀的。曹文秀常給警察、勤务們剃头，所以是个消息灵通的人。

这曹文秀和工人們也都熟悉，他告訴李克俭說：“你知道嗎？北平市郊有正式戶口的人，每月都配給白面十八斤。这些面給我們村的大甲长刘眞涛串通了你們厂方，吞吃了五、六个月啦！”李克俭一听，血就涌上来了。他想：这回你們这伙可往哪兒跑！他急忙回到宿舍，告訴大伙兒說：“咱們的面叫人家吞沒啦！”工人們半信半疑的。李克俭就把曹文秀的話，一五一十地全給大家講了。当时，在房間里的工人們个个气得都罵起来啦。

李克俭問道：“大家看怎么办啦？”

“老李替我們領头，找刘眞涛要去！”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行！只要大伙兒一条心，撐着我的腰，我就什么都不怕，一定把面給大家要回来！”

大家說：“你只管干去，討面是大伙兒的事，大伙兒一定給你撐腰！”

老李就叫大家赶快去准备些棍子、鉄叉等家伙。他自己也做了个鉄扎枪，掖在腰上，这就直往十八村联保主任常玉海那里去了。保公所在一座庙里，庙門口站着两个拿枪的卫兵，看見李克俭走来，把枪一指，喝道：“干什么的？”李克俭一点不怕，答道：“我是洋灰場的工人，有事到这里来見大保长。”卫兵說：“站在这等一等！”有一个就进去报告了。一会出来說：“进去吧！”李克俭进了屋子。联保主任常玉海躺在一张沙发上，斜着眼睛把李克俭上下打量了一番，冷冷地問道：“什么事？”李克俭說道：“我們是住在六号的工人，刘眞涛他們把我們的面給吃了，現在我們

工人尽吃的棒子面。”

“当真？”常玉海又斜着眼睛往这边一眄。

“当真！”李克俭斩钉截铁地回答。

“要虚了怎么办？”

“脑袋给你！”

常玉海鼻子里哼了一声，奸诈地一笑：“好啊！你先回去，有什么风声我再找你！”一挥手让李克俭出去；一面喊道：“勤务兵，把刘真涛找来！”刘真涛那天正在保公所。李克俭刚走出庙门口，他就从保长那里追了上来，喊道：“爷们，爷们！”到了李克俭跟前又假惺惺地陪着笑脸道：

“爷们，你说点好话吧！而我给不起。”

“刘真涛！”李克俭大声地说，“我们吃不上面，还要给你说好话？而一定要给，一两也不能少！”说罢便走了。

过了几天，事情还没有结果，李克俭有一天从厂长办公室的门口经过，只听得里边闹闹嚷嚷的，猜拳声、碰杯声乱成一团。他想今天又不过年过节，厂里干什么啦？看见迎面来了个厨子，正捧着一盘炒菜。李克俭便问他，今天干什么。厨子说：“今天请客！樊村的大保长、大甲长请厂长哩！”李克俭想这可能是为了面的事情，便跟着厨子走去。到了办公室门口，见事务员唐生玉也在席间，他正对刘真涛说：“给他几袋面堵堵嘴不就完了吗？”李克俭一听这话，下了决心，迈脚就往屋里走了进去。

屋里的人见来了李克俭，光着膀子，巨人般地张着两脚站着，心里都有些发慌，屋子里刹时静了下来。李克俭开口便问：“今天请客是不是谈还我们的面？什么时候还我们的面？”屋里的人一时竟都楞住，没有一个人回答。倒是唐生玉吃油了嘴，走到李克俭跟前说：“回去吧！请客就是为了你们的事！”说着就想推李克俭出去。李克俭胳膊一甩，走前几步对厂长说道：“厂长，

你們怎么吃都行，可是面粉不給不成！”他說完話，就退了出來。唐生玉見他去了，却又叫嚷着道：“嗨！你還能撒出一丈二尺的尿啊！”廠長強作鎮靜地說：“生玉，別理他了，一個跳蚤頂不了一床被！”他看看常玉海和刘真涛象紙扎的人一樣地坐在那里，便連忙舉起杯子，說道：“我們還是喝酒。來，來，喝酒，喝酒！”這時，常玉海已經無心取樂，喝了几杯酒，就和刘真涛帶着厨子，灰溜溜地走了。

第二天李克儉到了廠里，就得到通知，要他馬上出發到北倉去修橋墩。大家見他要走，急得直嚷：“你別走！你走了，這里要面的事兒怎么办？”老李眼珠子一轉，胸有成竹地說：“不怕，我很快就能回來。咱們的面一定要奪回來！”

果然，沒几天李克儉就回來了。大家十分歡喜，都圍着他問道：“老李，你怎么一個人回來啦？是不是偷跑的啊？”老李向大家打了一眼，眼睛里閃閃有光，笑道：“偷跑？咳！我才不干那種事呢！你們看，”他從口袋里掏出一張紙條說，“有條，領工員開的證明條，我可是正正當當回來的呀！”

原來李克儉到了北倉后，領工員傅星源和廠長串了鼻子，成天讓他掄十八磅的大錘。李克儉想：好啊，你們計算我，我也有辦法。于是錘子就老往鉗子上打。傅星源扶着鉗子，震得手發麻，胳膊發痛，錘得傅星源一下一松手，兩手拚命地抖，嘴里還直喘氣。有几回，傅星源一松手，鉗子、冲子一夾兒都滾到橋下去了。李克儉還說：“誰叫你松手！”傅星源沒了辦法，只好把他打發回來。

李克儉回廠的當天，就遇上了唐生玉。他問：“給不給面？”唐生玉還想要強，說：“你這小子別這樣！”李克儉火了，心想：今日有你我沒我，有我沒你，上去一把抓住他的領子，喝道：“到底給不給？”唐生玉象被老鼠夾子夾住的老鼠一樣，半死不活地連連



求饒說：“給，給，一定給！”

第二天，送來了八袋面，大家一算，被吞沒的面粉總有三千斤，八袋面才有四百來斤。還差得遠哩！但四百來斤總比沒有好，當下大家就分了。李克儉說：“不行！吞了多少，得還多少！你們的拿去，我這一份不要了，我要全撒在洋灰場里給他們看看！”他抱起自己的面粉就走。大家從他手里奪過面粉，揣在懷里，勸道：“老李，就是為了這幾袋面，也玩了半天的命了！還是拿回去嘛！這口氣，總有一天要出的！”

回到樊村宿舍，李克儉告訴大家今後可得小心點。沒登記戶口的工人，先搬回家去睡。又說：“他們決不會甘心的，一定要來找岔子。”果然，半夜二點鐘，國民黨豐台戰車營的軍隊，來查戶口了。半夜三更叫工人們出來排隊點名，誰答應得慢些，上來就是一槍托。但連着幾次他們也沒查出什麼來。過了幾天，李克儉和一部分工人就從樊家村宿舍遷到劉家村去了。從此大家更團結，每天回到宿舍都先聊一下各人聽到的消息。大家生怕李克儉再被人暗算，進進出出，總有許多人和他在一起。

(廠史編寫小組)

## 反解雇斗争的胜利

一九四七年二月。

这一天下了班，哥兒們个个心里惶惶不安，这个见了那个說：“老王，刷的有你！”<sup>①</sup>

那个說：“刷的也有你！”

“这消息可靠嗎？”

“怎不可靠！章头兒的消息！”

章头兒是丰台桥梁厂厂长汪雪俊的一个亲信。前一天，受了厂长的指示，拉了几个人在丰台一家飯館里拜把子。大家称兄道弟，你一杯我一盞地好不熱鬧。不一會兒，几个人都有那么三分酒意了。章头兒一看时候差不多了，便把早已准备好的話滔滔不絕地大說特說起来：“俗語道：胳膊扭不过大腿，老紅是个头，头兒打个工人算得了什么。有些不識好歹的人要告，告就告吧，你看怎么样，一礼拜不到，还不是厂长把工头保回来了！工头这一回来，那些鬧事的就得……咳咳！我可告訴你們一个消息：要不了多久，咱們厂就要解雇一半人啦……”

这話刚出口，几个义兄弟都你瞧着他，他瞧着我地楞住了。章头兒乘机接着說：“咱們弟兄沒事！今天拜了把，从此端的就是鉄飯碗啦！……咳咳，只是这个消息还是个秘密，弟兄們可不

① “刷的”是工人的一句行話，即解雇的意思。

要随便传出去啊！……”

第二天，厂里就起了风，工人们都知道解雇的事了。

上月里，从柳辛庄修桥回厂时，姓红的工头发脾气，在丰台车站，拿起铁棍打了工人祝长生，把祝长生打伤了。带领工人修桥的工务员高凤会，串连了工程师宋化月等，又吞吃了工人们在柳辛庄剩余的面粉，这两件事凑在一起发生，引起了工人们极大的愤怒。大家凑钱给祝长生治伤，又告了这个姓红的工头。厂方看见工人们竟敢这样大胆顶撞，便又使上了毒招。这毒招是：先分化，后解雇！

工头们在拉人拜把，工人们难道等着被宰割？当然不能这样，必须马上把工人组织起来，向那帮坏家伙进行斗争。当时，丰台地区地下党的力量主要都在长辛店活动。党通过我们厂的电焊工人地下党员梁善德，领导了这场斗争。

梁善德刚从外边赶回来，便找来了韩永长、李金铭等四个人。他们都是从小辛店一块来到桥梁厂的，在一起工作多年了，感情很好，又都很讲义气。梁善德屋里一张桌上摆一副麻将，他们几个人就围着桌子坐下。大家说：“姓红的回来了，这就叫放虎回山！告状是咱们几个打头的，这回解雇，少不了也是咱们打头！”梁善德说：“咱们不能等着他们来动手，不能让鬼崽子们实现他们的诡计，得趁早先下手！”当下五个人便商量起来。高工务员贪污面粉的事，最能激起群众的公愤，便决定借讨面粉的事，发动大家组织起来，迫使厂方不敢解雇。于是确定：先分散串连一部分苦头吃得多容易发动的群众，激动他们的仇恨和斗争决心，让他们精神上有所准备。然后，再利用韩永长的伪工会干事的身份召集工会大会，发动广大工人起来斗争。对丰台的伪铁路工会，梁善德这些人早已心中有数，知道它的底细，郭真

珠是个工会代表，这个家伙也不是好人，但为了拉攏工人，扩张自己的势力，姓郭的曾經假装同情工人。那好，咱們就乘这机会揭一揭伪工会的底。大家商量好了，如果斗争出了事，就去找姓郭的，他要不管，就算工人撕破他的假面孔。

就这样商量妥了，几个人便分头去找自己平日接触多的工人进行工作。有的在宿舍，有的在野地，三五个人一伙，紛紛酝酿要面粉的事。

梁善德找了几个有胆量的在一起聊天。大家一扯到面粉的事情上都火了，梁善德进一步引柴点火地说：“面还是小事，他媽真要是解雇了，只有等着喝西北风。”馬上就有人气得暴跳起来，一个个都义愤填胸。梁善德抓住大家的緒情，急驟地说：“咱們不能眼睁睁等着被人整死呀！”“那又怎么办呢？”“咱們得斗！”大家更加激动，有个楞小子想起了前些时丰台鉄路上鬧罢工的事，兴奋地說：“那天下班，咱們一伙刚走出北門，就被一种和往日不同的景象楞住了。这兒是丰台車站的倒車站，在往日，車皮来来回回的热鬧得很，可是那一天，鉄路上清清靜靜，再往丰台那边一瞅，嘿，机車都不冒烟了。当时大伙心里一陣嘀咕，一会儿有人传来消息說，丰台罢工了，我心里一亮，可一想又有点納悶：‘怎么咱們不知信兒呢？憑咱們吃的这苦头，也真該罢他媽一家伙’……”小伙子越說越兴奋，沒等他說完，好几个人同声說：“是呀，是呀！”老梁見势就把話头接过来，意味深长地说：“咱們也得斗，一定要斗！”大伙都把探寻的眼光投在老梁的脸上，信賴地等他說出組織斗争的办法来。老梁机警地向四周扫了一眼，招呼大家围的更紧，就把早已商量好的办法說了出来。大伙一听，个个精神振奋，老梁又交代了几句要团结要机警的話以后，大伙才慢慢散去。

另一个地方，韓永长向圍着他的一伙人在講八路軍的事。

他家在良乡，八路军常到那儿活动，他有机会也接触到一些工作组的人，一回两回，这就自然受到不少影响，明白了不少道理。他讲着亲身的体验：“八路军跟国民党军队完全不同，他们住在老百姓家里，总是客客气气，临走，还得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大伙听得入神，忘了所处的环境，都兴奋地扯起了自己所说的或亲眼见到的有关八路军的话题。有的说：“听说前天又崩了一列车，死了不少国民党。”有的说：“我小舅的一个姑妈，前不久从那边过来走亲戚，说起那边过的日子，可真有点叫人不相信。”这时候，韩永长看到大伙谈的起劲，顺着就把话题一转：“唉，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过上那种好日子，眼看高凤会那帮家伙就把咱们往死路上逼呀！”经他这一说，大伙的注意力被拉回到现实生活里来，有人就叹气：“又有什么办法呢？”韩永长紧接着说：“那一回，八路军的同志听我说起工人的苦，就告诉我：‘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这话也真有点道理……”他接着又把八路军告诉他的一些道理学着讲给大家听，末了，才慢慢引到要面粉的事上来，大伙也都慢慢动了心，这才扯到正题上去。

这天夜里，表面上象往日一样平静，可是这些三五成群的小会，却给工厂造成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眼看暴风雨快要来了。

梁善德几个人一碰头，决定马上行动。第二天工会的屋里，由韩永长出面召集了一个工会大会。到会的都是现场工人，韩永长向大家说：“厂里对我们工人死活不管！上个月到柳辛庄去连饭都不给吃，还是大伙儿凑了些钱，才吃到些粮。出差回来，剩下四百多斤面，又叫姓高的这家伙贪污啦！他骑在我们头上不算，又要吃我们的粮。这哪行！我们向他要面去！”

“对！要面去！要面去！”大伙儿都喊起来了。

“他要不给怎么办？”人群里有人问道。

“不給！不給就揍他！”

“对！对！不給就痛痛快快地揍他一頓！”

这时，梁善德站起身來說：

“要干得先講理，先提出咱們的要求。要是他們不講理，我們再想別的办法也不晚！”

他这么一說，大伙兒都說对，就紛紛提要求：开除工头；罢免高鳳会；不得解雇工人；归还面粉等等……七湊八湊的就湊了整整的十条。并且當場推定了代表去講理。

大会剛散，梁善德等二、三十人又湊在一起合計了一下。大伙兒都坚决表示：“厂里要解雇，这是逼着我們工人往死路上走。哥兒們一定豁上命拚了！要活一起活，要死一块死！”

敌人的耳目很多，我們还没来得及动手，厂长汪雪俊就听到音信了。这家伙是日本鬼子投降后到工厂来的，就住在鬼子包工头大金牙住过的那座洋房里。他同日本包工头一样，也騎在工人的头上。这个厂长作威作福得厉害，厂里人員不多，他手下却使換了七、八个。汽車、电驢子停在門前。每天十点多鐘才到厂里办公，十二点就走了。他一到厂，就到現場来轉圈圈，看到哪个工人稍为动作慢些，上去就是几巴掌。有时还掏出个小本本，問工人：“你叫什么玩意兒？”或者問：“你叫什么东西？”然后把名字記下。工人的名字只要被記上了这閻王本，灾难就来了。輕一些的被罰薪，重一些就被記过、开除。他听說工人們提出了十条要求，便找了宋士兰等几个人，去教訓了一頓。还威胁說：“你們要鬧，就立刻开除！”

大伙兒又立刻聚在一起商量开了。梁善德站在一座破鉄桥上說：“大伙兒看到沒有，厂方一定要开除咱們了。要是再不干，这窩窩头就保不住啦！要干么就得团结，团结起来厂方就不敢

怎么着！咱们是一人出事千人担当，各人只管大胆拼！”李金铭也站出来說：“听老梁这话沒错，咱们要活路，就只能这样干到底！”

当时大家紧紧腰带，凑了些錢，买了些面，在孟家村找间小房子藏起来，准备接济出事工人的家屬。現場的百多个工人，几乎全发动起来了。

正在这时候，姓紅的工头，却奉命带走了一些工人，离厂修桥去了。那些“端铁饭碗的”，大都跟着走了。厂方贴出了招收新工人的布告，准备新工人一来，就向留厂的这些人开刀。

形势越来越紧张，必須立即动手。二月二十四日，正赶上厂里的警卫队到丰台警务段出操，咱们就瞅这空子，先向高鳳会和宋化月这两个汪雪俊的得力帮凶开刀。对这两个家伙，工人们沒有一个心里不恨他們的。宋化月这小子的左腿跛了，大家送他个外号叫宋瘸子。高鳳会經常带着工人跑外勤。他們两人詭計多端，平日打罵工人，克扣工資；这次又串了鼻子来贪污面粉。这天下午一点多鐘，大伙一边朝他們的办公室涌去，一边想起种种旧恨新仇，个个眼睛里火星直冒，斗争的决心越来越坚定。

当时宋化月坐在办公室里修着指甲，一边和高鳳会闲聊。管发材料的事务員，也在一旁帮腔。这时候，工人代表进来了。他們見来了几个工人，并不在意，但还是习惯地把門門上了。

代表們一見高鳳会，就問剩余面粉的事兒，并且要他还給工人。高鳳会还要抵賴，这就爭了起来。这时在办公室外面的工人，早已按照預先商量好的办法安排好了。梁善德、李金铭等守在办公室門口，观察屋內动静。另外有几个工人等在工場前面，只看梁善德手势。只要梁善德一摆手，就立刻招呼工人们行动。工具房、公事房前也都布置了工人，他們監視着几个厂长亲信和厂門口两个警卫的行动。

李金銘在門外等了一個多小時，見屋里爭執不休，就上去敲門。高鳳会在屋里問：“誰？”李金銘說：“領電石的，找材料員開票。”屋里答道：“先等一等！”李金銘哪里等得住，把門撞得咚咚地响。領班徐大田不知底細，過來把門開了。李金銘一步竄進屋里，只見高鳳会正氣勢凶凶地紅着脖子和代表們吵着哩；李金銘趕緊向門外面一擺手，門外的梁善德也向工場一擺手，在工場外守望的工人便喊道：“大伙兒到辦公室講理去啦！”刹時間，工場上乒乒乓乓，工人們擦下工具，停了機器，全都涌出了工場，象冲破堤壩的洪水一樣，沖到高鳳会辦公室里去了。

高鳳会平時欺壓工人慣了的，見來了這麼多人，還是不識高低地瞪着眼珠喝道：“你們工作時間都上這來干什么！”大伙兒答道：“就找你！找你要面！”高鳳会听了，破口大罵：“你們全是混蛋！”大伙兒本來還準備要好好地说一說理，但被高鳳会這一罵，工人們可都火兒了，一拥全上去了。老工人李伯延雙手抓住高鳳会的頭髮，把他直往門外拉去。有的工人指着高鳳会的鼻子問：“誰是混蛋……”。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大伙兒再也按捺不住，拳、脚象雨点般地都往高鳳会身上落去。当时，大家只顧上了高鳳会，宋化月却从人縫中溜走了。

大伙兒拖着高鳳会出了廠子，上了鐵道，直往丰台鐵路工會拖去。那邊汪雪俊得到宋化月的報告，急忙打電話給警衛隊。喊了半天，只听对方答道：“警衛隊今天到丰台警務段操練去了。”汪雪俊擦下听筒，罵声：“該死的”便親自趕到廠門口來了。只見工人們正拖着高鳳会走，兩個門警呆呆地站在那邊，象泥菩薩一樣，吓得一動也不敢動。汪雪俊喊道：“開槍！開槍！給我打這些八路的！”門警舉起槍來，剛準備拉開槍栓。工人們都喝道：“你們敢！打就繳了你們的槍！”門警看到這情勢，只得把槍栓弄得卡噠卡噠直响，却不敢開槍。急得汪雪俊大聲叫罵，可是當時



誰也不听他指使了。

高鳳会被拖到了丰台铁路工会时，已被工人们揍得鼻青脸肿，血流满面，吓晕了过去，直挺挺地躺在一张长凳上。郭真珠出来一看，本象就露出来了。他大声指责工人们道：“你们对厂方有什么不满的，尽可以上这里来讲，再不行还可以写状子，为什么这般野蛮！”工人们说：“状子早就写好了。”王宴宾从口袋里掏出状子交给郭真珠。那郭真珠草草一看，便打发工人回去。气得工人们骂道：“他奶奶的，谁说工会为咱们工人办事，全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大伙儿一起高呼口号：

“工会要替工人说话！”

“实现我们的十项要求！”

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平津铁路管理局来了个当官的，审问了李金铭、乞振行、王忠印、李伯延、李起贵、李长全、梁善德等几个人。这个戴墨晶眼镜的官，坐在厂长办公室里，一个个召问。除了问了几个工头外，工人中先问的李金铭，接着又问李长全和梁善德。花了整整一个下午，可什么也没问出来。这个戴墨晶眼镜的象疯子一般地捶着桌子，拿出吃奶的劲儿吼叫着道：“你们全不想活了！”“我马上就可以把你们全部逮捕起来！”

果然，在三月三日那天，被审讯过的七个工人，被国民党警务处抓走六个。临走，梁善德瞅着空子告诉韩永长，要他沉着，继续组织工人斗争。第二天，乞振行自己跑到北平警务处，拍着胸脯说：“你们抓我吗？我自己来了！”警务处的特务把他们带到刑堂里，叫他们看满墙上挂着的各种刑具。又把梁善德和判了死刑的人关在一起，叫他尝尝半夜里点名，把人拉出去枪毙的味道。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吓唬住工人，那知工人全是好样的，谁也不说。留了一个礼拜，只有王忠印不注意说了句：“我闪了他一下。”那些官儿们，抓住了这句话，就断定王忠印是为首的。

人被抓走了，工人更加激憤，韓永長按照梁善德的指示，在廠里組織大家繼續鬥爭。一方面大家湊錢，派人到城里去慰問被捕的人，同時照以前商量好的辦法，把預先藏起來的面粉，分發給被捕人的家屬，並進行安慰；另一方面發動大家寫了好多狀子，到處控告汪雪俊；並且要求釋放被抓去的人。大家決心要鬥到底：“咱們有言在先，一定同生共死！汪雪俊有本事就把咱們全抓去，沒有本事就乖乖地把人放出來！”一連幾天，工人們跑到丰台偽工會去鬧，逼他們出面去要人，他們一次次地敷衍欺騙，更加激起了工人的仇恨，認清了他們的面目。

被抓去的人在里边很堅定，梁善德向每個人鼓勵，要大家堅持，只要不說，敵人就不能把我們怎樣。關了一個多星期，什麼把柄也沒抓住。而這時候外邊的援救工作也在積極進行，工人們都不好好干活，廠里的生產幾乎停頓了。汪雪俊急得坐立不安，他害怕工人繼續鬧下去，終於被迫把梁善德等七人放出來了。

七個人回廠的第二天，廠方宣布：王忠印為首毆打高工務員，應予革職處分，其餘六人，隨同逞凶，殊屬不當，姑念初犯，各減薪三級。卻沒敢提什麼解雇的事了。大伙一方面在經濟上援助被革職和減薪的人，不久也幫王忠印找到了工作；另一方面繼續找機會整汪雪俊。這家伙沒法解雇工人，是不甘心的，他揚言：“我搞不了這幫人，我就不當廠長了。”工人們聽到這話也下決心：“掉腦袋，也要搞掉這家伙。”沒過多久，究竟誰個厲害終於有了分曉。這天，汪雪俊在外面找另外一批人準備去修橋，可是在進廠拉工具、材料的時候，被工人發覺了。大伙一涌而上，不准發車，那伙外來的一個個都嚇的溜走了，汪雪俊只好干瞪眼，說出的大話沒法收回。一氣之下，只好滾蛋了。汪雪俊一滾，什麼高鳳會、宋化月的，也都唏哩嘩啦地全都跟着滾蛋了！這一下真是大快人心。工人們開了個慶祝會。丰台洋灰制品廠、機務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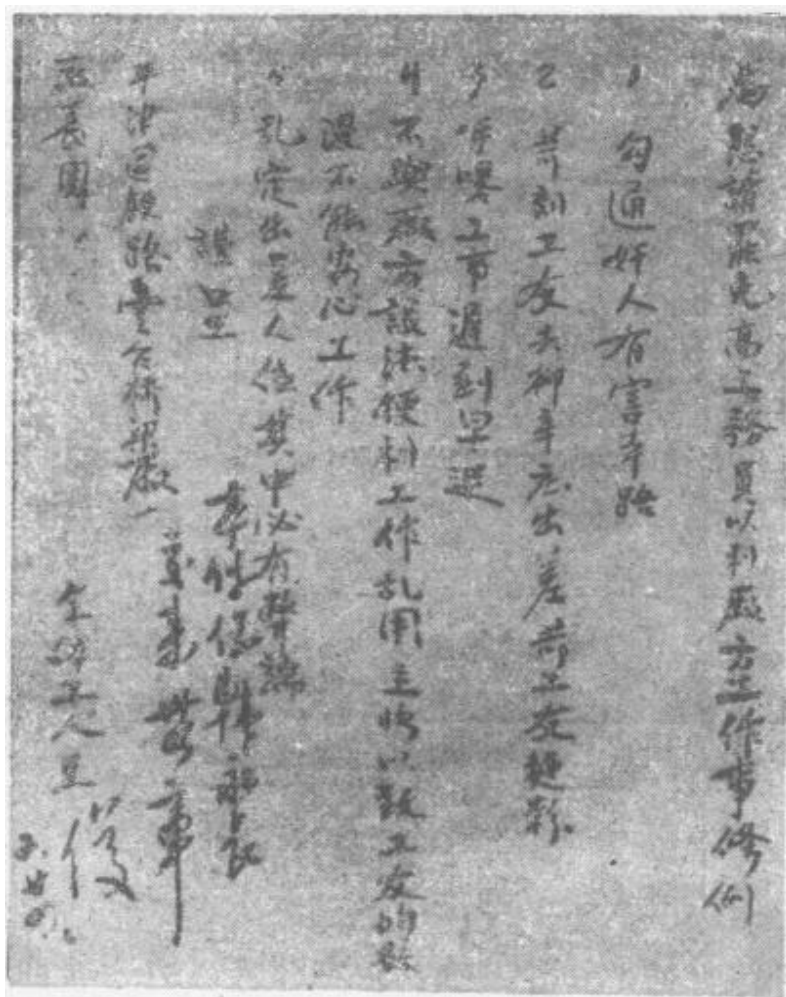
和材料厂的工人，还派了代表来参加哩！而且都在会上讲了话。

反解雇斗争就这样胜利地告了一个段落。

但是，斗争还没有结束。工人们不久就收到了匿名的威胁信。从西直门铁路检查站也来了一个工人，到厂里干临时工。他一天到晚老盯着梁善德。大家都觉着很奇怪，这个人放着正式铁路工人不做，竟有了当临时工的瘾！一天，这人在干活时衣角一掀，露出了别在腰间的一支小手枪，大家这才明白了。也在这个时候，新来的厂长忽然也找李金铭谈话。李金铭有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只听得厂长说：“你要好好干啊！你的表叔在北平工会工作的时候，和我的交情还很不错哩！以后有什么事常来谈啊！”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

敌人用了各种各样的花招，企图破坏工人的团结和斗争。但都被工人们识破了，大伙儿说：“从今以后，哥儿们更得要一条心啦！”

(梁善德、韩永长、李金铭谈话史编写小组整理)



这是工人当时写的状子

## 临时工的故事

一九四七年春天，我来到丰台洋灰厂（管桩车间前身）做短临时工。当时洋灰厂主要生产套筒和电杆，生产任务时紧时松，很不正常。全厂总共只有五、六十人，里面还分正式工、长临时工、短临时工。厂子里到处是破破烂烂，简直不象一个工厂的样子。

那时候，干一天活只能买二斤半棒子面，只够自己吃的。我心想：要活命总得干活，做一天和尚总得撞一天钟。可是就连这“二斤半”也不是好拿的，拼死拼活地卖一天命，还要挨骂受气，动不动就要解雇。

日久天长，积在心头的疑问越来越多了。我心想：为什么当厂长当监工的可以挣那么多钱？为什么当个厂长、监工就可以这样作威作福，天天骑在工人头上？天长日久，穷哥们也混熟了，抽着空也要讲讲，原来大伙心里想的也和我一样。

大伙说：我们到处作工，到处受苦受气，这样的日子有完没完？起先，为了保住饭碗，总是忍受着；可是，忍气吞声也总有个限度啊！也有的说：“再欺侮咱，咱们就和他干！”

### 打响第一炮

每天上班时，全体工人先站队，由监工员傅星源点名后，再去工作。这个傅星源很坏，干活时动不动就说：“你们想干不想

干？”大伙兒受他的气可大啦！每天他点名时，他故意念得很快，沒等工人听清楚就念过去，不立刻答应的，就算迟到，开支时扣半天工資。差不多每个工人都吃过几次亏。

一九四七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家住在北京的长临时工連崇茂，带着窝窝头，上工来了。他跨进厂时，听到正念到他的名字，沒等到連崇茂答应，傅星源就已念了下一个名字。点完名后，連崇茂赶紧走到傅星源面前說：“傅監工員，我沒迟到，請你把点名册改一下。”可是这个傅星源，牛气可大咧，斜着眼睛，歪着脑袋，蛮不講理地說：“什——么？算你迟到半天。”說完話，扭轉头，就迈着八字步进公事房（即办公室）去了。

連崇茂一听急了，頓时怒火直冒，心想：今天不改迟到名册就不行。把窝窝头往地上一放，随手操起一根鉄棍，跟着来到公事房門口。一个号称“蔣干”的唐生玉迎上来（这个姓唐的好在背后出坏主意，所以大伙兒称他“蔣干”）。这“蔣干”抬头見到連崇茂怒气冲冲的样子，惊奇地問道：“連崇茂！有事嗎？”

連崇茂說：“我找傅星源玩兒命！”說罢就要进小屋找姓傅的。

唐生玉看見連崇茂的那勁兒，怕傅星源吃了亏，就連忙挡住問道：“什么事呀！用得着动那么大的肝火。”連推带拉地要連崇茂坐下来，并說：“有事可以慢慢商量。”

連崇茂說：“今天我来上班，沒有迟到，他說我迟到半天，我請他改名册，他說不改。你說他講理嗎？”唐生玉說：“就为这事呀？那就不算你迟到好了。”

这时，一直躲在里屋的傅星源，从小屋走出来了，忙說：“小連，不算你迟到，不算你迟到好啦！”

連崇茂回到生产現場，兴奋地講述了刚才的經過。有人說：“干得对，作一个工人，就得这样。”有人說：“厂长、監工員都是

熊蛋包，欺軟怕硬。”

## 厂长干瞪眼

傅星源张口罵，咱們忍不了这口气。什么时候能找着个机会，大伙真想整他一次。一天到头累得个要死，还要挨罵受气，心一横，这小子再要找咱们的麻煩，就跟他拼了。这里干不成，总会有活路。大家不知道从哪儿学来这样一首歌謠：“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当大家受不了傅星源的气，就常常想起了这首歌謠；一想起这歌謠，大家就象突然添了一股勇气似的。我們这些短临时工虽說都沒接触过八路军，但是或多或少也都听到过一些关于八路军的传说。大家心里明白，八路军就是咱们穷人的军队，跟劳动人民打天下的。心想，要有那一天真鬧出了漏子，沒二话說，就得真走“爷去投八路”的这条路了。

咱们几个常在一块嘀咕这些事，对傅星源也就越来越不在乎了。到末了，他反倒要提防咱们三分。

有那么一天，我們正在磨磨蹭蹭地干活，一見傅星源陪着厂长走来了，索性把活一扔，来个当面泡蘑菇，一个个瞅着厂长聊閑天。这时厂长已經走近，只見他夹一个大皮包，气冲冲地扫了大伙一眼。宋玉民等他走到跟前，故意提高着嗓門对大伙說：“嘿，好大一皮包錢，够咱们小工人吃一年的。”厂长听得明白，傅星源也听得仔細，两个人气得脸色发青，但看到咱们人多心又齐，不敢怎样，就装着沒听见，大踏步地走出了工厂門。

傅星源送了厂长回来，大概是挨了厂长的訓，就想朝我們身上出气，但心里有几分胆怯，沒敢大声嚷嚷，只說了句：“你們要泡，难道錯个功夫都不行，偏偏要等……”

“累了就得休息，你想怎么样。”沒等傅星源說完，宋玉民就

一頂。

“你想怎么样！”大伙一言嚷着。

傅星源見勢不妙，再沒敢吭声，就气急敗坏地溜走了。

### 团结起来力量大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二那天，哥兒們上班了。在厂房外面，大家又排着队，等傅星源点名。名点完了，傅星源夹起名册要走。我們十七、八个短临时工，不約而同地攔住他問：“怎么沒点我？”傅星源瞪着眼珠說：“解雇了。”他冲开人群，又鑽进公事房去了。

这时，有个大块头宋玉民站出来說：“兄弟們！这口气受不受？”大伙說：“不受了。”“不受怎么办？”“去找他算賬！”大伙异口同声地說。

說罢，大伙就往公事房走。刚走几步，宋玉民作一手势，叫大家停下。宋玉民說：“咱們得找个理由，要不怎么去交涉？”大伙兒說：“对呀！”經過商議，决定要以要工資的名义去談判。

当十几个人来到公事房前面时，厂长恰巧走了过来。

“你們要干什么？”厂长瞪着眼珠問。

大伙兒說：“傅星源說我們解雇了，我們来要工資。”

宋玉民說：“对！我們要錢。”他站在大伙前面。

厂长說：“現在沒有錢。十五号来拿！”

宋玉民說：“今天解雇，今天拿錢。明天我們就到別处去干，沒功夫来。”

厂长說：“要錢就是十五号来，今天就是沒有。”說完話，轉身要走。

看見厂长要走，宋玉民急了，走上去一把抓住厂长，回头問大家：“不給怎么办？”

大伙喊：“不給不讓走！”

这时，公事房的先生們，都鑽出头来看。傅星源慌忙走到厂长旁边，神气活现地大喊：“你們要造反！”年輕力壮的张同順，过去拦住了他道：“我們要錢，不給錢吃什么？”傅星源說：“十五号来拿，現在就是沒有。”张同順生气地一把抓住了这个监工員。大伙兒直喊：“揍他！”

这件事惊动了全厂。沒有解雇的长临时工、正式工也都围过来了。工人們的声势更大了。大家虽然还只是喊，但厂长已吓得脸色也变了，忙說：“大伙兒別打，不解雇你們。”宋玉民說：“你說話可得算話。”厂长連連說：“算数，算数，不解雇，就不解雇。”大伙这才放手。

解雇是沒敢解雇，可是后来傅星源又想玩花招。到开支那天，咱們領了錢一数，不对头，每人正好都差半天的工資。大伙一想，这一定是傅星源为上次鬧事想吞一笔錢。一气之下，就去找傅星源算賬。

一进办公室，大伙說：“傅星源，为什么少发半天工資？”

傅星源說：“你們自己明白，上次鬧事，半天沒劳动，当然得扣下来。”

我一听火了，逼着傅星源問：“鬧事是你們引起的，由你們負責，再說也沒有半天功夫，不能扣。你究竟补不补？”

“不能补！”他不甘心放弃已經到手的橫財。

宋玉民搶前一步，走近桌旁，把錢向桌上一甩，吼道：“你到底是給不給？这点錢咱們不是沒見過，工人干活，却不給錢，你們不干活却白白拿人的錢，这是什么話？”說完就朝傅星源面前挤过去，这时大伙也都压了过来。

傅星源眼看就要挨揍了，一边敢紧后退，一边連声說：“給，給，現在就給。”

“这还差不离。”当时就补足了工資。



从这以后，大伙都说：“团结起来力量大。”厂长、傅星源也不敢象以前那样对工人们耀武扬威了。

### 鈔票不值錢就得加工資

一九四七年末，市場上物价飞涨，国民党的鈔票越来越不值錢。月中能买两斤半棒子面的錢，到月底就只能买斤半或一斤了。工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苦。大家都说：“厂方得加点工資。”

一天傍晚，厂长从公事房直奔我們这兒来。他吩咐说：“厂里包了五百根电杆，任务很紧急。你們砸鉄棍去，推石子的工作另外雇人。”

下班后，我們几个在外面碰了头。宋玉民問：“咱們干不干？”大家商議了一番后，認為：要干，厂方就得加錢（大概是加到一天四斤棒子面的錢）。于是决定：不加錢不干，并且商量好迫使厂方加錢的办法。

第二天早晨，正式工、长临时工差不多都上班了，就是不見短临时工来。傅星源点完名后，很奇怪，等着等着地等了好久，还是不見人影。任务急他知道，人不够他也清楚。如果几乎占全厂总人数一半的短临时工都不来上工，完成任务就成問題了！傅星源好象是油鍋上的螞蚁，急得在工事房里直轉圈子，嘴里說：“嗨！嗨……！”

过了一个多小时，傅星源来到厂門口。宋玉民按計劃慢慢地走了过去，傅星源一見宋玉民，連忙装着笑脸迎上去說：“老宋！哥兒們怎么不上班？”

老宋說：“不干啦！挣的不够吃还干？”說完冷冷地看了傅星源一眼。傅星源脸上微微一动。問道：“原来这样，你們想加多少？事兒总是好商量。”話声刚落，宋玉民双手一摆，土坡后面短临时工都围攏过来，宋玉民說：“大伙兒說吧！加多少錢咱們

才干？”

“四斤棒子面！”大伙一起說。“怎么样？”老宋向傅星源問。傅星源沉思了一会兒說：这問題我沒权決定，我去請示一下吧！”

“好！那就打電話去！”大伙說。

傅星源給厂长打了電話。因为五百根电杆刚包下来，沒有人干怎么行呢？厂长只好一面罵街，一面答应了。就这样，我們的工資增加到每天四斤棒子面。

### 在北仓工地

一九四八年七月，北仓大桥被八路军炸坏了。厂方要我們去打洋灰桥墩子，并借这个机会，把我們几个分开。从那以后，我去北仓，宋玉民就不知去向。

在北仓工地干活，仍然是傅星源这小子监工。在工地干活，比起厂里要苦得多。活特別重，傅星源也盯得特別紧。有一天，李克俭悄悄对我說：“明天我要給傅星源一点味道尝尝。”

第二天，我和李克俭在桥墩上干活，他掌钳，我抡大錘。干活时，故意越打越不象样。我特意不使劲。傅星源看到后，匆匆忙忙跑过来，嚷叫着說：“你們往哪里打？你們往哪里打！”他一边說，一边脫衣服。这时，老李对我說：“老孙，你今天怎么沒劲，我来打錘吧！”我正要装着去掌钳时，傅星源却罵着說：“你一边去，看我是怎么干活的！”說完話，就去掌钳。我看到傅星源去掌钳，就走开了。心想，李克俭計算的可真准。

就在这时，李克俭朝我微微一笑，抡起十八磅的大錘，就朝傅星源的手臂打去。傅星源一看势头不对，連忙縮手。大錘当的一声，打在大钳上，震得傅星源連声叫道：“你往哪兒打？你往哪兒打？”扔下大钳一看，手掌的虎口都震裂了，鮮血直流。我故意說：“老李！怎么搞的，看准了再打嘛！”李克俭却装作若无其事

地說：“嗨！傅監工具，怎麼啦！大錘掄起來後，你就別動呀！”傅星源呢，啞吧吃黃連，齜牙咧嘴地說：“得了，你們隨便打吧！”拿起衣服，回天津去了。

從此以後，傅星源對我發生了疑心，常監視我。有一回，我去車上取工具，傅星源就說：“你又泡了？”我說：“這氣我受不了，你給我調回丰台吧！”當天晚上，我們幾個臨時工商量一番，認為完工日期就要到，工作更忙，傅星源也更蠻橫，咱們再來斗他一斗。決定要是不漲錢，咱們就不干。第二天，傅星源來上班時，我們把話告訴了他，後來終於又加了錢。但不久，又把我調到東便門工地上去了。

### 在東便門工地

東便門是前門、通州、丰台的分道處。當時由丰台到通州的綫路上，有一座橋壞了，丰台到通州的火車，必須經東便門車站調頭。我們就是來修復這座橋的。

當我來到工地時，人已不少。這橋已修了好些日子，但工程的進度一直很慢，離完工日期還很遠。

這座橋原來是木頭橋，這回要作石頭橋。本來應用好石頭來做，但上邊偷工減料，用硬煤石這東西來代替。當時，我們負責從鐵道邊將硬煤石運到修橋工地上。

東便門工地規定八點上班，但監工的范手志九點多才來，所以大伙兒也九點多干活。我們在路邊設好崗哨，專門作報訊工作。當時和我們一起干活的工人李煥文說：“哥兒們！咱們能泡就泡，能拖就拖，這行本事也得學着點。”

范手志到工地，大伙都裝着干活的样子，抬筐的抬筐，裝石頭的裝石頭。但只要他一轉臉，大伙就歇着。因此橋就老修不好。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時局緊張起來，東便門外的城壕上都架

起了机枪，下面还设有二道崗哨。大伙兒心里很不安。有一天夜里，我們听到大炮声，有人說：八路軍打到南口了。当天晚上十二点左右，我們几人偷偷地卷起鋪盖卷，上东便門車站，准备搭車回丰台去。可是，到东便門車站一問，說丰台火車不通了。大伙正在着急，一輛火車从南口方向开来。司机告訴我們說：車要开回丰台，我們几个急忙上了車。

火車到永定門，車站上說，車不能到丰台。但司机也要回家，所以还是把車开到丰台来了。

### 在解放的炮声中

下了車，半夜三更我們回到了工厂。一到厂，我們碰見了国民党党员章兆瑞，他連忙問：“怎么回事？你們怎么都回来了？”我們說：“南口都已解放，东便門已封城，桥沒法修了。”听到这里，他脸刷白的，一扭头就走了。

第二天(大概是十二月十四日)早晨，听到石景山方向炮声响得很厉害，心想八路軍快来了。

这一天誰也沒有回家，三五成群地呆在厂里閑談。当时有人說：“今天十四号，還沒发工資，过些日子向誰要錢？”當場大家决定，找厂长去。

来到公事房，只見厂长、章兆瑞、傅星源等，一个个都象木鷄似地坐在屋里。看見我們进去，都有些恐惧。大家向厂长說明了来意。厂长却回答我們沒錢。工人于作云紧挨着厂长，厉声問道：“你給不給？”厂长胆怯地說：“真沒有錢。”大伙說：“沒錢給面(当时还存着好几百袋面)。”厂长忙說：“不行！不行！”大伙說：“八路軍来了，你給不給？”厂长結巴地說：“那那……可不不一定。”最后，还是每人发了两袋面。

十四日下午，住在厂四周的国民党軍隊，全退走了。黄昏

时，却从城里又开来了两辆铁甲车。国民党军队下车后，都马上卧倒在铁道南一带。解放军一炮，打中了一辆铁甲车，水嘩嘩直流。另一辆铁甲车赶紧拖着一车面粉，就溜进城去了。当时铁道北边已被八路军占领，但是还没有打起来。

十五日早晨，这些国民党部队，以为没有八路军，都站起来了。他们整了队，朝丰台车站走去。正当他们上车站时，突然枪声四响，这帮家伙被打死了一大半，剩余的被赶到张家路口一带。

我们估计八路军要解放咱们工厂，一定要剪断电网。而当时，电网上有电，章兆瑞、傅星源这帮家伙还时常来查电源。不过，咱们也自动组织起来了，一方面护厂，一方面迎接八路军。咱们几个人一商量，就决定把电网上的电源搞断。为了不讓章兆瑞他们发觉，我们把保险丝拔了，仍旧把电闸合上，从外表上看不出毛病。果然在下午三点左右，就有几个军人把工厂四周的电网剪断了。当时被工人护厂队发现，吴耀春走过去想看个究竟。正走到半道，对面传来口令：“站住！干什么的？”吴耀春说：“工人。”对方说：“好！你过来。”吴耀春过去。只见电网外面有很多八路军。在最前面的一位问道：“厂里还有敌人吗？”吴耀春说：“没有！早跑了。”这时已有几个解放军走进厂房。当时工人们都在厂房，见到一个个解放军，手持冲锋枪，从厂房北门进来，心里还有些害怕。“你们是干什么的？”解放军问。大伙儿说：“我们是工人。”这时吴耀春和一位解放军肩并肩地走过来。后来知道那位是营长。他和气地对大家说：“大伙儿别害怕，我们是解放军，不打人不骂人，咱们都是亲弟兄。”经他这么一说，又见他 and 吴耀春一路交谈，大伙都放心下来。营长说：“正在打仗，你们别乱走，要保卫好工厂。”这时已有不少解放军进屋来，和我们一起闲谈。

躲在公事房的傅星源，想探看外面究竟。刚伸出半个脑袋来，立刻被机警的解放军战士发现了，他们立即喊道：“干什么的？”枪口马上对准了傅星源。傅星源吓得连脑袋也不敢缩回去，连忙举起双手，走出公事房，说：“我是工人，我是工人。”大伙儿见他的洋相，真又气又发笑。他穿着鹿皮夹克，脚上穿着皮鞋，头上戴着一顶毛线帽，点头哈腰不断地哀求。解放军说：“工人没你这号的。”

当天下午，大炮震天，我躲在木堆下面。巧得很，厂长也躲在里面。现在我一想起当天的情景还要发笑。这位厂长躺在我的身旁，只要大炮一响，他马上使劲抱着我的腿。大概这么一抱，就可以不怕大炮似的。头一、二回，我没理会。我心想，抱就抱罢。可是炮不停地打，他一回又一回地抱，劲越来越大，抱得我两条腿都发痛。我就踢他，但即使踢他，他还是抱。就这样，他抱着我的腿，一直躺到黄昏。

黄昏时，一个军人背着伤员走过来，叫我们起来，找一副担架。当时外面打得很激烈，双方的服装颜色又差不多，不知这个军人是属哪一方面的。因此，他虽然叫了几次，大家还是躺着不动。这位军人急了，“呸”地朝天放了一枪。吓得大家都赶快起来。叫我找棉被，叫老白找门板，其余的人都在旁站着。不一忽儿，我把棉被找来，可是老白却跑走了。这位军人又叫别人去找门板。

这时，他见到厂长的打扮和别人不一样，穿着一件呢大衣，带着礼帽，就把枪对着厂长问道：“你是干什么的？”厂长说：“我是工人。”他讲的是南方话，这更引起军人的怀疑。“你哪象工人，你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位军人大声地问道。厂长心慌地说：“我是工人。”军人说：“就算你是工人。你带我去将跑走的人找回来。”

厂长在前面带路，带枪的軍人在他后面。沒走多远，厂长不动了。回过头来，拿出他的手表，送到軍人面前。正要开口，那軍人却說：“我是解放軍，別給我来这一套。”一听說是解放軍，大伙兒都松了一口气。有人連忙去找水，給那位伤員喝。厂长呢？心里更害怕，解放軍对他也更怀疑。走到厨房，厂长又拿起一串馒头要送給解放軍吃，解放軍說：“我吃过。”

不一会兒，他們回来了。这个解放軍向大家說：“这是什么人？”大家說：“他是厂长。”解放軍听說是厂长，态度比較温和了些。他对厂长說：“你是厂长就說厂长，何必說工人呢？”

接着，我們抬着伤員，穿过枪林弹雨的路口，把伤員抬到急救站（在材料厂）。解放軍又叫我們找个安全地方去歇歇。这时天已漸漸地亮了。

## 在 阳 光 下

解放了。“东方紅”的歌声响遍了工厂，工人們怀着欢乐的心情开始了新的生活。

一九四九年二月，一位身穿黄軍装的解放軍同志来接管工厂，他叫刘梦斗。他召集我們开会，談工厂的情况，控訴旧社会。李克俭代表工人們在会上发了言。

这些事被国民党員章兆瑞知道了，他对李克俭說：“李克俭，你听着，你跟共产党一鼻子出气；等老总回来，有你的好处嗎？”一面說，一面歪嘴斜眼地瞪着老李，李克俭一听，当时心里倒有些发楞。

第二天刘梦斗又来开会，李克俭不敢参加了，刘梦斗問他为什么，大家說明了經過。刘梦斗說：“同志們！咱們解放了，从此工人当家作主，工人說了算。我問你們‘工’字下面加一个‘人’字是什么字？”大家說：“天字。”“对！这就是說，現在是工人的

天下，这还有什么可怕的。”刘梦斗还跟我们講了好多革命的道理。

不久，吳耀春告訴大家，咱們要成立职工筹备会，来管理自己的工厂。大家听了都很高兴。可是公事房里的先生們却不乐意，他們說：“你們搞工会，我們也要搞工会。”厂长还說：“狗戴帽子的也想当主席？”大家听了都很气愤，指着鼻子問厂长說：“誰是狗？什么是狗戴帽子？”厂长无言可答。刘梦斗說：“咱們工人当家，从今以后咱們工人說了算。”

选工会那天，公事房里的先生們，紛紛起哄，再加上咱們搞工会选举沒經驗，結果沒选出来。

事后，大伙說，主要是傅星源他們搗鬼，他要是不离开厂，咱們沒法搞好，一致要求开除他。領導上根据群众意見，并研究了傅星源的具体情况后，同意了群众的意見。可是也有人說：“开除傅星源却不那么簡單。”

一天，全体工人开大会，討論傅星源的問題，大家要求开除，但也有人不同意。表决的时候，刘梦斗說：“同意开除的站左边，不同意的站右边。”当时有七、八个人站到右边去了。有人还大声說：“你們看怎么样，不那么簡單吧？”但这个人却不看看站在左边的却有四十多人。刘梦斗点完人数后，當場就宣布：“开除傅星源！”

傅星源被开除后不久，章兆瑞、唐生玉也送走了。厂长声言不干，要回南方去。他把圖書和圖紙都卷起来要走。吳耀春說：“走可以，但圖紙不准拿走，那是国家財產。”后来厂长被工作組刘局长批評了，沒有回南方去。

又經過一番准备，职工会正式成立了，工会成立的当天晚上，还开了一个文艺晚会哩！

（孙庆元談 吕惠文記）





# 我们是新社会的主人

## 在解放的炮声中

### (一) 护 厂

大炮声象隆隆的雷声，越响越近了。这是解放的信号。在这天翻地复的前夜，北京城外是一片慌乱的景象。丰台桥梁厂和洋灰厂里空荡荡的，全部机器都停止了转动。

部分工厂头目们，早已吓得面色如土，乱作一团，跟随着溃败的国民党匪军，夹着尾巴逃走了。丰台伪警务段派来的几名护厂警察，一见大势不妙，也都换上了便衣，一溜烟地向北京城

里逃窜。

炮声震得窗户发颤。枪弹象雨点似的，打得厂房上的铁板直响。厂外附近的村庄里，继续不断有败退下来的国民党匪军经过。他们到处抓人，到处搶劫。几十名怕反动派抓兵的工人，都躲在厂子里。天色渐渐黑下来了，几间小屋里的气氛象厂子外面一样紧张。突然有一个人走了进来。一看这个人的身形，大伙就认出是梁善德，过去领导工友们向反动派作斗争的就是他。他大声地说：“工厂是我们的饭碗子，我们不能等着反动派来搶劫、破坏。大家应该赶快组织起来，保护工厂。”

工人们由窃窃私语，变成大声议论：

“对！我们必须把饭碗保护住，不能叫工厂遭受损失。”屋子里顿时热闹起来。

保卫工厂的队伍，就在这兵慌马乱的时分，组织起来了。这时，洋灰厂也行动起来了。吴耀春等人还把工厂附近的工人找来，成立了护厂队。

当晚就编好了轮流护厂的值班名单。没有枪，大伙儿就扛起铁棍来作武器。

外面战斗激烈地进行着，解放军已从丰台西北攻过来了。

冬天的夜里，寒风呼呼直叫。衣服襤褸的工人，三五成群地在工厂四周巡逻着。逃往北京的国民党匪军，为了作临死的挣扎，又出动了铁甲车向丰台反扑。炮弹毫无目的地乱发，工厂里也落下了几十个，可是护厂队员们还是沉着地巡逻着。

国民党匪军的反扑，很快就被解放军打回去了。铁甲车也不敢在铁道上出现了。整个丰台全被解放军占领了。当值班员吴耀春等走到厂北的警卫楼时，他们发现岗楼里放着一门小炮、几支步枪和几箱子弹、手榴弹。这是那些仓皇逃命的伪警丢弃的。于是立刻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解放军。解放军的一位营长对吴耀

春說：“這些武器要是落在反動派手里，他們會拿起來繼續對付人民！今天我們就用這些武器來消滅他們！”後來，工人們就把這些槍、彈，送到解放軍營部。橋梁廠里積存着的八十多桶機油，工友們怕被炮彈炸毀，也都埋藏起來了。

豐台的解放軍接管組是當時兩個廠子的臨時上級。組長劉建章（現在鐵道部的副部長）和李光祿（現在北京鐵路局的總監察）等同志，直接管理着工廠。他們知道工廠成立了護廠隊，立即發來了十幾支大槍，鼓勵工人們繼續保衛工廠，為解放北京作好準備。“你們辛苦啦！工人同志也和解放軍一起參加了戰鬥。”這兒句話，是當時接管組的負責同志向工人們說的，至今還留在大伙的腦子里。“同志”這兩個字多麼親切，工人們第一次感到自己被人尊重。當時大伙都覺得工廠是工人的家了，沒有工廠，自己那個家又算得了什麼。

炮火圍攻着北京，護廠隊員們扛着槍，更加警惕地守護着工廠。

## （二）為解放軍焊炸藥筒

一天清早，密密麻麻的槍炮聲越響越近了。一伙工人不約而同地都跑進廠子里來。

“八路軍到哪兒了？”好多人這樣問。

“恐怕到了盧溝橋啦。國民黨的官兵和燙着飛機頭的太太，都逃進城里去了。”有人打趣地說。

大伙兒正在紛紛議論的當兒，一群解放軍，騎着戰馬，就從西邊奔馳過來了。馬鞍上的戰士，提着自動步槍，顯得很英武。戰士們看見屋裡有人，便向門口走來。

“廠長在嗎？”領頭的一個解放軍同志問。他的態度是那麼和藹，滿面笑容。軍服上披滿塵土，帽沿邊上已被汗水濕透了。

“他們早跑到城里去了。”有人回答道。

“同志，你們幫助我們干点活兒可以嗎？給我們修修馬鞍子，焊一些炸葯筒。”解放軍同志和气地說。

“可以呀！”工人們同声回答道。

这时，大伙都从屋里走出来，回到車間，准备干活了。好多人心里都暗暗想着，国民党不是整天宣传八路軍杀留分头的嗎？怎么这些解放軍态度这么好呢？看来那些騎在人民头上的家伙，做事騙人，說話也全是騙人。在干活兒之前，那个解放軍同志向大伙講了些革命道理，他說：“解放軍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帮助人民求解放的。专打压迫、剝削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这些话深深打动了工人們的心。大伙亲眼看見解放軍是怎样消灭国民党匪軍的；进了厂子，也沒杀工人的头，沒共誰的妻；他們給人的感觉是和气、亲热，沒有一点架子。于是“一家人”的感情很快就在大伙心里产生了。

工人們心里的疑虑和恐惧消失了，每个人都想多干点活兒。就是修馬鞍子也是支援解放哪。擻在工房里生鏽的鉄錘又叮当叮当地响起来了。工人郝永盛和賁双吉日夜忙着焊炸葯筒。說也奇怪，每天干十几小时，大伙仍是精神飽滿，有說有笑的。工人眉額上的皺紋，第一次舒展开了。

### （三）带 路

“同志，沙木屯在哪兒？”一位解放軍騎着馬，向我問路。我立刻告訴他：“东边有个沙木园，沒有沙木屯。”他說：“就是沙木园吧。你能帶我們去嗎？”“能！”我很快地答应了。我本来是要回家取干粮的，可是看到他（以后才知道他是班长）带着好几个战士，个个都是气喘吁吁的，猜想一定有紧急的战斗任务。那时虽然枪声响得很密，我仍然壮了壮胆子，帶領他們去了。

出了葛家村，枪声响得更怕人了。我心里象打鼓似地咚咚直响。当时正是解放军围攻北京的日子。城里的炮弹、机关枪往外打，解放军往里打，枪炮声连成一片。那天天气很冷，我穿着棉大衣仍然冻得发抖，可是战士们两眼亮堂堂的，毫不在乎地走着。班长还怕我受伤，命令我弯着腰走，我服从了他的命令，弯着腰走。这时子弹丝丝地响着，就落在我们脚下，溅起一股股的尘土，象冒着白烟似的。不能再往前走了。我趴在地上，腿肚朝天，头上直冒冷汗。要知道，那时我才十八岁呀！班长领着我们半蹲半爬地前进几步，又站起来跑几步。

再走一里多地就到沙木园了。这时忽然传来了“吃—吃—”的火车声。我猛一抬头，看见一辆国民党的花皮铁甲车，从马家堡那边开来了。车慢慢地开着，两旁紧跟着很多拿枪的缩头缩脑的国民党兵。车上炮塔上的大炮来回转动着、寻找着射击目标。班长马上叫我们卧倒在田地的壟沟里，慢慢地向玉米杆子栽的篱笆墙边爬去。人是趴倒了，可是那高大的战马不能趴着走，目标露得太明显了。没走多久，敌人发觉了，炮弹就向我们打来了。轰的一声，一匹牲口翻滚着，吐着白沫，倒下去不动了。炮弹炸起来的泥土重重地压在我们身上，我的耳朵给震得嗡嗡直响。我勉强抬起头来，可是立刻又是一声轰响，一块弹皮打在我的脖子上，血刹时流了下来。我疼得直叫。这时，我看见班长也受伤了。可是他仍然领导着我们，带着伤，继续向前爬行。

炮弹震得我昏头转向。我不知班长是怎样把我领进一家农民的菜洞里的。我清醒过来时，心里还直颤抖。我就在那儿一直呆到了第二天，天亮才回到工厂。

这次引路，我受到了一次很好的锻炼。我亲眼看到了解放军多英勇啊！

#### (四) 搶修卢沟铁路桥

在北京解放的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妄想截阻解放军的追击，炸毁了卢沟桥旁边的铁路桥。

丰台解放的第二天夜里，工人们都聚在厂里，交谈着解放的心情。正在说说笑笑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丰台解放军指挥部的通知，号召工人们去抢修卢沟桥。

工人们一听说有抢修任务，就立刻推举王丕钧等为代表，先出发去了解桥破坏的情况。其余的人就在厂里做准备工作。

这是一个难忘的夜晚。炮弹时时划过天空，象闪电似地一亮一亮的，怒吼着落在城那边爆炸了。工人代表们怀着紧张而激动的心情，步行到卢沟桥。解放军代表接见了他们，说明了任务的紧急，并介绍了桥的破坏情况。最后向代表们问：铁路桥什么时候可以抢修完成。

“两天一夜保证通车。”工人们回答。

“是不是可以提前完成？”

“我们一定争取提前通车！”工人代表的口气十分坚决。

接着，解放军的另一位代表（后来，工人们知道他是一位司令员）转过脸来对工人们说：

“同志们，能不能再快一些？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

“没有困难，只要有两辆大卡车就好了。”王丕钧说道。“那好说！”司令员笑着答应了。他伴着工人代表到了司令部，办好了手续。

第二天天亮不久，工人们就出发了。每个人的眼睛都不断地注视着前方。到了工地一看，桥被炸毁了三孔，有一孔已塌落。工人心里都又气愤又着急。破坏到这种程度的桥，如果在国民党时期，那一定要磨它三月、两月的。可是大伙儿那时的心情

完全变了。好象自己的亲人病了，要想尽方法使它迅速好起来一样。工人和战士们携手并肩地在一起作战了。

严寒的冬天，冷风吹到脸上就象刀刮，但工人们毫不退缩。他们勇敢地爬上了残破的桥架。铁锤敲打着，起重工在哼哈地装卸，大伙都不想休息，越干越有劲。干得饿了，就吃几个老乡们送来的热窝窝头，一面又抡起大铁锤。

国民党匪军并不甘心失败。工人和战士们在抢修的时候，不时有一两架敌机来捣乱，“嗡嗡”地在桥面上空来回盘旋，工人们一点也不慌乱，来了躲一躲，走了照样工作。

紧张的劳动结束了，英雄的大桥又象一个巨人似地屹立起来了。抢修工作提前一天一夜完成了。丰台指挥部为了表扬抢修工人对支援解放北京的贡献，发给桥梁厂一面奖旗。

这是我们厂有史以来获得的第一面奖旗。

(吳耀春、王琨、李春山、王桂一、乔占林、  
王丕鈞、王新成談 厂史編写小組整理)

## 从此我們永远解放了

早晨进工厂，一切情景都跟往常不一样。厂里的反动头目惊慌失措，而工人们却显得十分镇静。枪炮声由远而近，由稀到密，好象就在铁道北一带激战。

工厂外面的大路上，尘土飞扬，非常混乱。国民党军队从厂子的西南方向，拼命地往东南方奔跑。有的连枪都丢掉，有的匪军官拉着老婆边逃边啼哭。有人还看见，两个匪兵用担架抬着一位“官太太”。

下午，我给杨增家送东西去。刚走到材料厂的南面时，碰到一帮匪军往东跑。有的背着大包袱，有的提着大皮箱。忽然有个匪兵对我说：“老乡！借你的自行车给我用用吧！”当时我想，你们这群不知死的鬼，事到如今还要劫掠！我看他们都没有枪，蹬上車往回就跑。

三点钟左右，我回到了厂里。看见有十几个军人，手提着枪，头带着草圈。我悄悄地问别的工人，这是些什么人？有人给我做一个“八”字的手势，我立即会意，他们就是八路军（即解放军）。不一会，又有人告诉我，八路军的眼睛真亮，刚一进来就知道谁是坏人，谁是好人。原来，刚才发生这样一件事：八路军进厂后不久，看见了傅星源，鬼鬼祟祟的模样，当场就给带走了（傅是监工，很坏）。

工厂解放了，但战争还在离厂不远的地方进行。晚上，我刚



回到家里，枪炮声到处响起来，照明弹一个个地时升时落。

正在吃饭时，有两个端着冲锋枪的战士问我：有国民党兵没有？我说：“同志！没有，你进来吧！”战士们进屋后，向我借了洋镐，就挖工事。他们告诉我道：“你家有地窖没有，要是没有，全家赶快到地窖去。”听到这话，我没心再吃饭，全家八口连忙躲到菜窖里去。不一忽，就听见爆炒豆似的枪声，忽儿噠噠……忽儿嗖嗖……，就这样连续打了很久。

月亮上来了，白色的寒光射入地窖口。这时枪声更密，更响，更激烈。忽然听见“嗖——”的一声怪叫，紧接着“轟”的一声巨响，厢房被炸坏了。当时我母亲说：“要没八路军给报信，说不定咱们全家都完了。”全家都衷心地感谢八路军。

嗖嗖声不断地从空中飞过，炮弹时近时远地爆炸。从窖口看出去，一道道红光在空中飞舞。渐渐地，西边的炮弹减少了，东面的爆炸声音却越来越稠密起来。我想，这一定是八路军的大炮在热烈发言。

地窖里可以清楚地听到“杀杀——”的高喊声，大概是冲锋了。接着喊杀声之后，有几个手榴弹投进院里来。爆炸声震耳欲聋，房上的玻璃乒乒乓乓地都震碎了。烟硝冲进地窖，呼吸都感到困难，小孩子都喘得不住咳嗽。正在这时候，一支火箭筒直飞到院里，在西房的窗台上爆炸，窗台即时着火了。我想去救火，但又怕枪弹。正在犹豫之际，见到几个战士冲进院内，奋不顾身地把火焰扑灭了。我们全家亲眼看见这一切，感动得都流下眼泪，千言万语难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

就这样，终于将王凤岗匪军打跑了。这时正是午夜，明月当空，我们慢慢地走出地窖，深深地吸了几口解放后的新空气。从此我们永远解放了。

（康连午写 厂史编写小组改写）

# 治桥大夫显神通

## 第一回 华北铁路三块病

一九四九年天津解放以后，国民党军队向南逃窜，一路上把桥都给炸了。火车开不了，人民解放军不能及时南下。上级来了一道命令，要咱们厂的工人，赶快去修复桥梁。任务真是紧急。天津铁路管理局的于处长向大伙儿说：“同志们！马厂河、金溪河、天津北站等三座桥，都被炸了，这是咱们华北区铁路线上的三块病。病了就得请大夫来治。咱们桥梁厂工人就是大夫，任务重啦！南边的同胞等着解放。咱们早一天把桥修好，就早一天解放他们！早一个钟头修好，就早一个钟头解放他们！”

那时桥梁厂什么设备也没有，只是一个不大不小破烂摊子。拿什么去修桥呢？这可难不倒咱工人。这些桥咱们装过。花梁是谁上的？铆钉是谁铆的？大伙儿都还记得清清楚楚。说起这些桥的脾气，那真熟。要真叫咱治病，准能治好。一九四八年北京围城，卢沟铁桥被炸了，就是咱们抢修的。头一炮就打的响，军区给了一面锦旗。这一回也同样能干好！大伙带上工具，先上了马厂河。

## 第二回 翻身作主话往事

今日修桥想当年，当年修桥苦无边。咱们厂老工人王新成，

这一天解开了褂子，指着肩上的一块厚茧，他说：“咱们被压了几十年啦！这一块肉就是压出来的！”

说起来话长。出差修桥，几块破席、铁板在河边一搭，人就住在里边。碰上下雨，漏个滴哩搭拉，谁来管你。有一回在长口县，连席棚都没有，只用四根道木叠在两边，顶上横着一排道木，成了一个方洞。夜里睡觉，先得在外边脱衣服，然后脚在前，头在后地鑽到洞里去睡。

半夜三点就得起来，推着手車跑步上工地。日日夜夜没命地干。头上太阳似火烧，大伙儿扛着二、三百斤的钢材，在桥上来来去去。鬼子不给水喝，渴得没办法，只好爬到桥旁一个臭水坑边，管它水有多臭，伏下去，把水面上的脏东西往两边一撻，双手捧起水来就咕噜咕噜地往下咽。这一喝准闹肚子，可是闹肚子还得照样二、三百斤压在肩上。有个耿师傅实在受不了，只好半夜三更带病逃跑。鬼子追到一个市镇上，抓着他就是一顿毒打。

要说打，鬼子是摸着什么使什么打。有一回卸横梁，大伙儿拉着钢绳已经精疲力尽。鬼子一看，抡起棍子照着工人們的脑袋就劈下来。大伙儿一紧张就松了手。隆的一声横梁倒了。周志和正在車上撬杆拨，一下被横梁砸倒，险些被砸死。棒棒的一个小伙子，就这样的几个月也干不了活啦。有一个名叫刘和軒的工人，被打火了，狠狠心，想等鬼子上桥后，把鬼子推下河去。王新成知道了，劝他说：“你这一推，自个儿跑了，大伙儿可受不了。”经这一劝，才没推。

说的这些全是解放以前的事。比比现在，真是天上地下，相差万里。

### 第三回 于处长送瓜慰工人

三伏天，真够热。大伙儿正在馬厂河旁休息，只見从大道上

开来了一輛汽車，停在工地旁。車上跳下一個人，衣裳半旧的，象个工人模样。他抱着几个大西瓜就往工人这边走来：“哥兒們，渴了吃个瓜呀！”大伙兒以为管理处叫工人送瓜来了。近了一看，原来是于处长。于处长和大伙兒坐在一块兒，吃着西瓜聊开了。他說：“洪水快要来啦！这桥要不提前修好，說不定会給冲跑了。大伙兒看能提前嗎？”“能！能！”大伙兒都搶着回答。于处长又問怎么能行。大伙兒說：“以前咱們是什么样兒？干活还得人家拿着棍子跟在后面哩！但是拿着棍子有屁用，只要离了咱們脚后跟一步，誰还干！能磨就磨，反正干好干坏都得挨棍子。可現在咱們工人又是什么样兒？有了事，厂长、工程师还叫咱开会商量哩，开头我們还不懂啥叫开会，还当是听唱戏，赶会哩！”說着都哈哈地笑了，于处长也跟着笑个不停。大伙兒又說：“解放了，真是太高兴了。这一高兴，力气也大，办法也多；活重，心里可輕快，到了下班真舍不得走。誰也沒叫加班，就自动地想多干一会兒。照这样下去，咳，任务准能提前！”于处长說：“对！这才叫做当家做主人！”他問大伙怎么手上尽是疙疸。大伙兒說：“这河边蚊子真毒，穿两件衣裳也能叮透。”他說大伙兒受苦啦！大伙兒說这算不了什么。他又說：“現在是要艰苦一些，将来就会好的。”接着，他又和大伙兒講起将来的发展。正在这时候，有人說李春山鬧肚子啦。于处长說：“赶快叫大夫！”他一听这里沒大夫，馬上就給天津挂了电话。

这边于处长去挂电话，那边大伙兒七嘴八舌都說开了。这个說：“压根兒沒見過处长給工人送瓜的。”那个說：“看这处长沒一点兒官样，跟工人真是一个劲！說不定他过去也是个工人哩！”

忽然，天上下起雨来。一队队解放軍和南下干部冒雨前进。經過桥边都拚命給工人鼓掌，还唱起《我們工人有力量》的歌曲。大伙兒全身都淋湿了，心里可热极了。这是哪朝哪代啦？誰对咱

工人都这么亲！当时都争着往桥上跑，扛的扛，拉的拉，雨水顺着鼻子流进嘴巴，可是大伙儿还不停地干。

#### 第四回 王金福冒险扶钢绳

金溪河宽有六十四米，大桥架在海汉子上。河中间停了一艘轮船。轮船上立着一根钹子<sup>①</sup>。钹子上，扶着五根钢绳，三根拴在左岸，两根拴在右岸。两边不平衡，钹子立不稳，要再扶一根，就得从岸上攀着钢绳，爬到钹子上去。王金福要爬上去。领队的王丕钧说：“不行！从岸上到钹子顶上，钢绳足有一百五十米长。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不能拿性命开玩笑！”王金福不听，他说：“我力气大，不会掉下来！”说完就蹦起来，两手抓住钢绳，两脚勾在钢绳上，身子一收，就倒挂着爬上去了。河水晃荡，轮船晃荡，钹子晃荡。钢绳上下左右地摇晃着。风一吹，王金福好象在空中飘荡着一般。他一口气爬了一百米，已经气喘吁吁的。侧身一看，只见海水滚滚，自己身子好象正往下落。一阵紧张，赶紧闭起眼睛，两手紧抓钢绳。他歇了口气，又往上爬。不一会就到了顶上。他想翻过身来，爬上钹子上的枕木头。但这一翻身，最是难事，心里有些害怕。眼睛往下一瞧，正好瞧着岸上好多人都仰着头看着他。这一下浑身起劲，一手攥紧钢绳，另一只手伸过去就抱住了枕头木。

他坐在枕头上，放下腰上挂的一根麻绳。船上的人把滑子、钢绳吊在麻绳上，王金福马上提上去装好了。钹子站稳了，他又开始帮助大伙儿干起活来。

① 钹子又叫吊拔杆或起重拔杆，是土造的起重机。

## 第五回 徐修臣打撈氧氣瓶

海水快要凍冰了。工人們住在車皮上。領導上怕大伙兒凍着，每個車皮上燒一爐煤。但睡覺時，還覺得有些冷。白天干活，橋又高，風又緊，干兩三個鐘頭活，就凍得嘴唇發硬，講起話來都不利索。有一次，小輪船拖着一根一寸多粗的鋼絲繩，從這岸，拖過去拴在對岸。船靠了岸，大伙兒忙着把鋼繩從水中拔上來。海水濺了一身。過一會兒，大伙兒的腿上、褲子上全結了冰。可誰也沒歇手，還是使勁拽，兩只握着鋼繩的手，冒起騰騰的熱氣來。

就是這樣的天氣，有一天，我們往輪船上運工具的時候，小擺渡一個晃蕩，氧氣瓶掉下海去了。請了本地人來打撈。大家說水太深，不敢下去。又說：別看河面上的水不怎麼流，河底下水可急了。這時候，徐修臣鑽出來了。他是咱們廠一九四九年入團的第一批團員，他說：“怎能瞪着眼睛看國家的財富受損失？我下去！”徐修臣的水性不賴，領導上看他還合適，就同意他下去撈。他把棉衣一剝，只穿條褲衩，腰間結了一根繩子。西北風一吹，凍得他渾身發麻，可是他毫不理會，一下就跳到水里去了。只見水面上一陣陣氣泡。約莫過了三分鐘，徐修臣鑽出了水面。兩頰、嘴唇都凍得發青了。船上的人趕快伸手拉他。他一上來，就揮着手喊着：“摸到了，摸到了，瓶口上我已拴上了繩子，快拉吧！”

## 第六回 王新成智解難題

吃過了晚飯，車皮旁邊的場子上，圍着一圈人看王茂林他們摔跤，那邊是唱戲的、扭秧歌的。李永華拉着幾個工人，指着車皮上的“解放、思想”等幾個字，教他們認。一會兒，管伙食的同志，又來公布賬目。他說：“為了便利大伙兒吃飯，已經搭了飯房。

带来的面和肉差不多快吃完了！现在已经派人到德州去买了！”大伙儿都高高兴兴的。只有王新成坐在一个角落里，不声不响的，好象有什么心事。

原来金溪河大桥的底座，被炸得弯弯的，劈开老远。干部、工程师找了些老工人，商量怎么修。工程师说得拆下来修。可是桥被炸塌了腰，斜在河上。要拆它，很可能一翻就倒下海去。这个办法很危险。要吊呢，桥重三百吨，最大的吊车才能吊十二吨。而且要扎桩，在海里还扎不了。办法想尽了，难题还没解决。厂长问王新成：“老王，你怎么不吱声？”这时老王心里正在琢磨，他想起日伪时代，有一次在石景山修高炉，也是这么弯了一块，当时用绞磨给拉直了。他想提这办法试试，只是感觉不保险。过去那年头，谁愿意把技术教给咱工人呢？厂长这一问，王新成就把用绞磨拉的事说了，大伙儿全说试试。

第二天，轮船上架起绞磨。领工员一声号令，四十个推磨的，吆喝着推开了。王新成两眼紧盯着炸弯的桥底座，只见它一点一点直了起来，好象驼背的慢慢地直起身子一样。二十分钟过去，桥底座完全恢复了原样。工程师拿尺子一量，就朝着老王喊道：“成功了！”好多人都跑来向老王祝贺，老王却不好意思地对大伙儿说：“这点东西没什么，干嘛要看得那么重啊！”

## 第七回 欢欣鼓舞庆通车

一九五〇年的元旦，华北区三块病全叫咱桥梁厂工人治好了！马厂河大桥提前了二十四天，金溪河大桥提前半个月修好。

金溪河大桥的桥头，搭起了席棚，庆祝通车，这天全体修桥工人都参加了。每人胸前都挂了两三个奖章，金光闪闪，分外耀眼。于处长站在台上说：“打从盘古开天到如今，从来也没人能这么快把桥修好。这一次参加修桥的每个工人，都是劳动英雄！”

这时，一列火車載着南下的部队、干部和大批物資，隆隆地从桥上开过。車上的人不断向工人們招手。大伙兒正在高兴，忽然有人报告說：“好消息！好消息！解放軍在西南打了大胜仗！解放了成都。現在四川、西康、云南、貴州已經全部解放啦！”会場上頓時轟动起来，大家揮着胳膊，对着大桥、对着开过的列車，喊啊！跳啊！高兴到了极点。这时有人又唱起歌来。解放前咱工人从沒唱过歌。刚开始，人家教，还感到害羞，不敢张口。这会兒却是破罗嗓子不觉臊，河上、桥上，到处都是咱工人的歌声：

我們的臉上放紅光，  
我們的汗珠往下淌，  
为什么？为了求解放，  
为什么？为了求解放，哎嗨，哎嗨，  
为了咱新中国，彻底解放！

（王丕鈞、尹令起、王新成、王金福、徐修崑、  
李春山、苑景宗談 黃修己整理）



## 第一面紅旗

一九五一年，全國廿四個鐵路工廠開展了紅旗競賽運動，丰台橋梁工廠各個車間也很快卷入了競賽的熱潮，到處貼着鮮艷的標語，大紅布上寫着醒目的戰鬥口號：“開展紅旗競賽”、“超額完成國家任務”、“加速建設社會主義”。這些口號象進軍的號角，鼓舞着全廠職工。這個車間的紅旗剛剛得來不久，下個月就可能被兄弟車間奪去了。被奪去紅旗的車間支部書記和主任，還得敲鑼打鼓，把紅旗扛着送給人家。

在那些激動人心的日子裡，工人們個個都象下山的猛虎一樣，緊張頑強地勞動着。在過去，日本鬼子、國民黨警察提着棍子背着槍，象狗一樣守在旁邊，誰也不願意好好幹，可是現在呢，工人們都奮不顧身地搶着幹。解放以來，黨和政府處處關心工人的生活福利，和舊日子比起來，大伙兒都感到有天地之別。工人地位提高，主人翁的勞動態度逐漸樹立起來了。這就是大伙兒在艱苦的勞動環境下，能戰勝一切困難的動力。

當時生產任務非常緊迫，是專門製造活動站台、軍用油罐和修復路綫專用的三十二米鋼梁。工人們從來沒有製造過油罐，兩邊堵頭上面的圓鋼板全得用人工來砸。把圓鋼柄燒得半紅時，工人們掄着大木錘，一下一下地砸。冷了，再燒；燒紅了，再砸。因為圓板來回滑動，砸一個要費好多工夫，人也累得腰都直不起來。工人金貞明想來想去，覺得這樣干下去，不但不能很

好完成抗美援朝的任务，而且人也很累。老金师傅整天想着：要用生铁鑄个半圆胎型，再把圆钢板卡在上面，不就稳固了吗？老金师傅就动手试验了。他找到木工，做了一个小胎型，试了试，满好使。他的信心更强了。下了班，饭也顾不上吃，就去找人画图。回到家里，也到处乱翻腾，最后硬逼着他的老伴，用鞋衬子给他剪个模样。老伴问他做什么用，他说：“你不懂，照样剪吧！”老伴说他“神经病”。第二天到了厂里，他把办法告诉给工人们后，大伙儿马上动起手来了。领导上也立刻支持了他的建议。翻砂组很快地就把模型鑄出来了。试验成功了。圆板卡得紧紧的，推起来也省力多了。工人们高兴极了，生产效率一下提高三倍，任务提前十几天就完成了。

制造钢梁我们固然是内行，可是当时的任务，要求每天至少要铆出一孔桥来。按过去平常的速度，一组一天只能铆六、七百钉，可是一孔桥有七千多钉，九个铆钉组展开竞赛了。李起贵小组一直走在前边，可是光凭体力，又怎能吃得消？一个人爬上桥，一干就是半天不下来。就这样每天也顶多铆一千个左右。

怎样才能使烧钉、接钉、顶钉、铆钉这四套工序中间不耽误一分钟呢？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以前，常常等五十公厘的钉铆好，六十公厘的钉才开始烧。这样，桥架上的人只好干瞪着眼等着。烧钉工人程师傅想了个办法，叫扔钉的人注意，在一种铆钉铆得剩下十几个时，就给烧钉工打个手势，烧钉工就把另一号铆钉烧起来。这样，钉数又提高到一千几百个。别的小组也采纳了他们的做法干起来。可是仍然完不成任务，大家更开动脑筋。程师傅又提出建议：“咱们每天下班后不要马上回去，先做好明天上工的准备工作，把各号钉摆好，工具收拾妥当，烧爐的提前来生火，第二天汽笛一响，咱们不就立刻可以开始铆钉了吗？”大伙众口同声，决定就这样干。

工人們真不想离开厂子，回家睡到床上，心也在厂里。程师傅准是打了个盹兒就醒来了，他也弄不清是什么时候，起来就急急忙忙赶到厂里。天还黑糊糊的。护厂队的值班同志問他道：“程师傅，你半夜三更跑来干嘛呀！”他說：“我以为天亮了，来生爐子。”其实这时才四、五点来鐘。那位同志逗了他一陣子，叫他找个地方再去睡睡。天大亮了，他們小組的工人都赶来了，大伙兒就在露水潮气扑打之下干开了。早晨上班的汽笛响了，別的小組工人們来了一看，只見他們爐火通紅，梁架上一片叮当的敲打声。打这以后，其他組头天准备好第二天的生产，第二天一来就干。这么一来，铆釘数就提高到一千七百个以上。

經過几个月的苦战，他們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厂务局了解到丰台桥梁厂的工人干得很出色，就提出了奖給我們紅旗的建議。經過铁道部、区工会总評的結果，决定把全国鐵路战綫上这面光荣的流动紅旗，奖給我們丰台桥梁厂了。

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頓時传遍了全厂。迎接紅旗的那天是个难忘的日子。我們厂里象庆祝节日一样个个都欢天喜地，腰鼓队在大清早就預演了一回。中午，职工們高举着大旗，鑼鼓喧天，浩浩蕩蕩地向丰台出发，迎接紅旗去。

車站上挤滿了人。站上的一位同志說：“嘿，你們桥梁厂今天来欢迎誰啊，这么熱鬧！”我們說来迎接紅旗。他們也都站出来了，說：“你們厂得了紅旗，我們站也光荣。”一片欢笑鼓掌声，火車終於进站了。腰鼓队摆开陣势打起来。

紅旗下了車，迎风飄揚起来。一路上职工跳啊唱啊，那股子劲头就象一九四九年欢迎咱們解放軍进城一样。大伙兒边走边望着这面大紅旗，望着旗上毛主席的綉象。領袖在檢閱我們的生产队伍哪！当时人人都很感动，有的老工人挤到旗跟前，想偷偷用手摸摸旗上的絲穗。又怕弄脏了紅旗，就尽量靠近紅旗，跟

着紅旗走。大伙都为这面紅旗驕傲，感到光荣。这是自己劳动获得的最高奖賞，是全厂千百人努力劳动的結果。

晚上，在孟家村单身宿舍外边搭了个会台，进行授旗典礼。会上厂长、党委書記和送紅旗来的铁道部代表，都講了話。首长們都表揚了全厂职工高度的社会主义劳动热情，并鼓励我們要永远保持这一面光荣的紅旗。我們工人代表也上去講了話，表达了千百职工激动的心情。大伙兒个个情緒高涨，一定要以更优良的生产成績来回答党和人民的期望。雷鳴的掌声，响彻了会场。

(孙文泉談 张时魯整理)

## 搶修悟空河大橋

一九五一年夏天的一個下午，廠長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裡，對我說：“老云，這次決定派你帶隊到京漢綫去修悟空河大橋。這是很艱巨的任務，要在通車的情況下進行搶修。困難情況你也很清楚，但為了支援抗美援朝，我們一定要勝利地完成任務，安全問題也要特別注意。搞好這工作，靠一個人不行，主要得依靠群眾，有事多和大家商量。”他說完話停了一下，接着又問我道：“怎樣？有困難嗎？”我知道困難一定不少，但我看看廠長，想着他對我這樣年青的技術人員的信任和關心，又怎能在他的面前說出“困難”這兩個字呢？我馬上說：“沒問題，我保證完成任務。”

廠長好象看透了我的心，望着我說：“困難一定會有的，但沒有克服不了的，快回去準備，明天出發。”

我到達悟空河大橋，就和當地工務段聯繫，安排下住處。同志們累了一天，很快都睡着了。我因為考慮工程上的問題，靠在牆上睡不着。晴朗的夏夜，明月高掛半空。借着月光，我左右四顧同志們都已入夢境。但自己却一點睡意也沒有。心想要在保證日夜通車的情況下，切斷三公尺長鋼梁，然後移梁即位，並且再接長一孔鋼梁。施工面積總共只有六平方公尺，却必須幾個工種同時操作。有時工作面只够一個人側身進去，連動都困難。而大橋高達十餘公尺，又沒有安全帶……。我越想越緊張，最後想到：只要多和工人同志們研究，按黨的指示作去，困難一定都

可以克服。

早上和各施工的干部、工人到大桥下。細心察看了施工布置和細节問題。我和大家說明了这工程的意义后，就請大家討論。王新成提出：“利用扣軌支架，免去氧切鋼梁和接长鋼梁两个工序，要点閉塞時間由七次减少到五次，移梁可用母子千斤頂，前后連續頂梁移动，我考虑这大胆的施工方法，只要施工时注意，加强安全措施，不会有什么事故的。但工作效率快多了。于是决定采用这个方法。

等到討論怎样完成这项工程时，放样工馬洪也不示弱，站起来两手一摊說：“划綫号孔是第一工序，現在虽然只能站着工作，但我保證質量百分之百。”經常爱摆龙門陣的李清，当时坐在一角，看見馬洪的劲头不小，心想我怎能落后，就很严肃地說：“你們什么时候用风，我就什么时候給。只要你手一指，风就过去。”这么一来，拼配的、鉚釘的、气切的都紛紛提出了保證完成任务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当时我被这些热情，大胆能干的工人同志們的热情激动起来了。不覺嚷道：“我們一定要把紅旗拿过来带回厂去”。

第四天，我們正在紧张地作着准备工作，工务段的同志們在桥上扣扣軌，我們見到他們人少，就自动地帮助他們扣，帮助他們卸。他們抬运軌枕，我們抬运鋼軌。王新成这組的人在桥梁枕木上抬着走，跟走平地一样，步伐又大又稳。工务段的同志們直伸大拇指說：“了不起！”到了紧张的时候，分工也无法分清了。拼配、鉚釘、鑽空的都上去帮助工务段上螺絲。同志們滿身都是汗，越干劲头越大。工地上除了鋼鉄相碰声之外，只听到“快点”、“快点”的喊声。

准备和划綫号孔的工作一結束，馬上开始氧切鋼梁了。氧切工梁世杰是我厂数一数二的高手，这一点我很清楚。我对他

說：“這工程第一關鍵在你手里。切長切短都影響很大，要特別小心，質量第一。”他走近我的身邊，小聲地說：“老云，切是不好切，但你放心。”說完，他就走上橋墩，不慌不忙地仰臥在枕木架上，面對着鋼梁“下翼緣”開始切割。只聽見氧氣噓噓的聲音，一會兒“下翼緣”切斷了。“下翼緣”切斷後，即着手切割“上翼緣”。切割“上翼緣”更加困難了，工作空隙更小，小得僅剛剛把氧切嘴子伸進去，左右移動都不方便。氧切嘴只能斜着放。只要一不留神，切嘴稍為斜一斜，就會出危險。但我們的老梁信心十足。穩穩地點着火，撲的一聲，把千余度的火舌“噓噓地”對着“上翼緣”切割起來了。鋼梁在火熱的火舌前服軟了，熔化成鋼水，一直流下來。別的同志在四邊防止鋼水燒着枕木架，但都緊張地看着他操作。心都懸在半空啊！忽然啪的一聲，梁切斷了。老梁站起來，把藍黑的眼鏡摘下來，望着我們，臉上微微笑着。這是勝利的微笑。大伙兒都歡呼起來了。都擁上前去和他握手祝賀。

已經到了最後的工序鉚釘了。這天天氣特別炎熱，太陽光猛烈地射下來，地下河砂卻又反射上來，我們被上下夾攻，熱得走油。但我們還是緊張地把燒紅的鉚釘，一個接一個地鉚在鋼梁上。鉚釘槍太燙手，就包上濕毛巾。大伙兒都汗水直流，但鉚釘槍卻象機關槍一樣連續地噠噠地響着。燒釘爐拉風箱的同志們累了，別的同志接着干，炎熱難不住我們工人呀！

二十六日是全橋工程完工的最後一天，也是最後移梁即位的一天。有幾十年起重經驗的山東大漢王新成，採用大距離移動的母子千斤頂法來移梁即位。雖然我們沒有經驗，但這任務交他來完成，大伙兒都放心。我檢查了準備工作，母子千斤頂就緊張地工作起來了。噠的一聲，梁已移動了一點二公尺，兩個千斤頂各又連續頂過三公寸，已達移梁需要長度，當時站在梁頂兩端軌道上的一位工務段工長，走過來對老王說：“你們要頂梁

的时候，告訴我們一下。”大家都笑了起来。王新成告訴他：“我們已頂好了。”那位工长一驚：“已頂好了。”老王接着說：“是啊！”那位工长走回桥头一看，果然梁已就位。他說：“你們作得又快又穩，我們站在上面都不知道，确实有两下子。”

我們临走前一天，北京局、当地工务段及其他单位，开了一个庆功大会。庆祝我們提前完成修复任务，王新成同志还代表我厂受旗。

(云逢介)



## 一个家屬的話

提起过去那些事，我心里就不舒坦，那些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可又哪里講得完呢？

我們是本地人，我爱人謝銅玲在十五岁就当了一个玉器行学徒，好容易熬了七年才出师，誰知道干了沒多久，就給資本家解雇了。回来以后，就在丰台的煤舖里搖煤球。那会兒我正怀着孩子，因为家里錢不够使，就上东仓库給日本人作工。有一天，上班沒多久，我拔一顆大草，手脚慢了点，日本人就拦腰給了我一棍子。打得我当时就直不起腰来。到了晌午，我怎么也走不动，血流得不成模样，把辣腰都染紅了。可我还不知道已經坐小月子了。姊妹們把我送回家去时，一路上我什么也瞧不見了。到家后，家里什么吃的也沒有，我婆婆只好向南院借了点棒子面，熬粥給我喝，我心里想狗日本，你好狠毒啊！逼得我們沒法过日子不算，还把我肚子里的这条小命也送掉了。

那时日本人为了办工厂，把我們家的地和房子全給占了，可是錢却进了村长和保甲长的腰包。反正我們穷，誰都想欺負我們。实在沒办法維持生活了，我男人就去給地主扛活。可是地主瞧他餓了好几天，怕他吃得多吃不合算，就沒要。那年头，真是越穷就越沒活路。

我原是在地主家烧长飯的，后来怀了孩子，地主就不要了。我生孩子那陣兒，我婆婆就頂着我去干。她老人家一面干活，一

面却惦着我坐月子要喝粥，怎么能安得下心啊！可是等她支了点钱回家，我已经饿了好几天，都不认识人了。她赶忙出去，称了六斤棒子面蒸了窝头。我一口气吃了四个碗口大的窝头，才抬起头来叫了声“婆婆”。过几天实在没得吃了，我就拖着三个孩子出去要饭。我们这地方老规矩，刚坐月子不能进别人家里，怕冲走了人家什么好运气。没办法，我就拖着三个孩子，到南边一里外的地方去要饭。那会儿，我刚生过孩子，又没吃的，哪儿走得动啊！可是孩子都饿着，不去要饭又怎么能行呢？只好硬撑着挨家挨户去讨。当时我心里那股劲儿，真是甭提有多难受了。走着走着，见到个好心人，就劝我几句：“大嫂子啊！这种苦日子，总有一天会到头的，好好把孩子拉扯大吧！”我听了，心里就亮堂多了。我婆婆，人在地主家干活，可心里总惦记着我们，疼我们，怕我和孩子累着。可是，她又那会儿疼得过来啊！我过了满月，又去地主家煮饭，我婆婆就拖着两个，抱着一个，出去要饭。那会儿，我的爱人，饿得脸都成了一长条儿了。有一天，我婆婆走过他身边，都没认出是自己的儿子。别人告诉她，她还问：“在哪儿呢？”你瞧，作娘的连自己的亲儿子都认不出来，这叫什么世道啊！

那会儿，我们吃的是杂合面，这种面掺了水都没法捏成窝头，得使劲按着才成了个团儿。实在没东西吃的时候，我们就捡些没人要的、又脏、又硬的白菜帮子，回家洗了跟榆树皮、杂合面搅在一起，熬粥吃。那东西简直就跟猪食一样，小孩吃了，屁股里就直往外流水，人的皮色都变成铁青的了。

怎么办呢？没法子，奶奶就带着孙子、孙女上丰台去要饭。那天，两个孩子好容易要来一小块锅巴，孩子怕奶奶饿着，就使劲往奶奶嘴里塞，老人家吐又不是，吃又不是，看见孩子都饿着，怎么咽得下去呀！家里什么穿的也没有，冬天只有一件破棉

袄，要围三个孩子一个大人，怎么围得住呢？实在没法了，就把炕席揭起来挡风。下雪天，没柴火烧炕，就让孩子去地里拾柴火。这又不是偷人家的，可是孩子走到地里，人家看我们穷，好欺负，就把孩子打了一通。我们作大人的也没敢吱声。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呀！后来实在没东西吃了，我和他爸爸就咬了牙，一狠心，把二闺女送人了。天底下，哪个父母不疼自己的孩子，不想把他们留在身边呢？可是要活命，也就顾不上这些了。这孩子要再晚生几年，就不会过这种骨肉离散，没爹没娘的日子了。

一九四三年那年，桥梁厂招收工人，我和孩子爸爸一起进了工厂。那时的女工，是干绑铁丝的活。日本人贪图我们女工工钱低，才要我们的。在日本人手下做工，语言不通，他们动不动就是一鞭子。那会儿，一天要干十几个罐头的活。他爸爸的身骨子就是那时给磨坏的，到今天还常常咳嗽、吃药。进厂的第一年，厂里没发钱，只发给没有碾过的高粱。我们出去做工，没人看孩子，怕那小的孩子乱爬，就把他放在沟里活受罪。大点的孩子，也是又冻又饿，可怜巴巴地没人照顾，到外边去还尽挨别人揍，被人笑话没出息。要我说话呀，那些吃的堆在嘴边的孩子，当然没人骂了；可是我们穷人家的孩子，饿哭了，还尽给人骂没出息，你说这话气人不气人？

就这样吃不饱，穿不暖的，在厂子里干了三年。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国民党接收了这个厂。他们一来，就说什么“停薪留职”，其实还不是把我们都给解雇了！那会儿，谁家有钱，能送上一份礼，又会拉扯点关系，就准有工作。可是我们穷得这样，又上哪儿去弄这份钱呀！他爸爸三天两头没活干，在厂子里打短工。打短工一天就挣一斤粮，一家八口人，够谁吃的呀！我又去帮人家干零活糊口。家里越是没吃的，孩子越要吃，越嚷得厉害，叫我们作大人的心里怎么不气闷啊！那年过年，连下了四天

大雪，等我領了錢回來，他們都餓了好幾天了。我們就這樣有一頓沒一頓的。有了就拚命地吃，沒得吃就餓個半死。就在那會兒，我又硬着心腸送出去一個丫頭。窮人真是連孩子都不該生啊！

好容易盼到一九四八年底，解放軍來了。那時我愛人已經躺在家里好些日子沒工作了。解放軍來了後，就找失業工人去開會，又省下糧食救濟我們。當時有些人還害怕，不敢出來，我愛人就跟解放軍同志們一塊去挖戰壕、抬担架。我也給他們作飯、扛東西。我心想你們為我們窮人辦事，我還能不幫着干？有幾個同志就在我們院裏，他們怕我累着，總叫我去歇歇。我說：“你們比我還累得多呢！”

沒過幾天，廠裏就捎信來叫我愛人去。他一到那兒，人家就告訴他現在工人當家了，讓他留在廠裏干活。那會兒，我們家的高興勁呀，就甭提了。他在廠裏每天干八個鐘頭活，一開始就發七斤大米一天。慢慢地家里油鹽醬醋都有了，生活也就有了保證。我愛人有飯吃了，家里生活好了，在廠裏工作又挺順心，思想就提高了。當了工長以後，什麼事兒都找大伙兒商量。一九五零年就評上了勞模。後來大概是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四年吧，他又評上了兩次勞模。廠裏蓋第一批工人宿舍時，我們就搬了進去。那房子有兩間，牆刷的雪白雪白，窗上都安上了玻璃，還有電燈呢！這幾年我們添置了不少新東西，什麼都齊全了，還買了收音機。誰會想到今天有吃、有穿，還能聽這玩意兒。那些要飯的破爛，前些日子都給我扔了。現在就只剩下一條破麻袋拼的被子和半口袋雜合面了。那麼些年的苦，总算熬出頭來了。今天這樣吃大米、吃白面的日子，真是得來不易啊！眼前我愛人在工廠每月拿七十五元錢，再加上我和他爷爷在公社裏勞動，一個月的收入總共有一百多元了。剛解放那年，我又添了個小閩女，因

为是在十月一日生的，就起了个名兒叫国庆。我是在医院里生的这孩子，我们家就数这孩子最有福气，一丁点兒苦都沒受过。这几年，孩子都上了学。我大闺女当上了卫生員，大兒子在北京当学徒工，这小伙子活在这个时候，可真是运气啊！

今天，我們算是过着了这种好日子，可是过去那些事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要不是共产党，我們这一家还不都得穷死饿死？你說我要不想个法兒报答这个大恩人，怎么过意得去呢？

（张秀桂談 孙明惠整理）

## 乔 迁

从丰台到刘家村西口，你会看见路北的园子里有四间土房，其中一间厢房，就是我在鬼子、国民党时候住过八年的房子。

巴掌大的地方，除去土炕、锅台、火爐，再放上点日用家具，两个人转身就都犯挤了。南面是纸糊的窗户，用一块小玻璃嵌在中間，还能略略透进一点阳光。

八年里，我家人口慢慢地加多，从三口、四口、五口一直加到七、八口。有时候，我父亲、母亲来住些日子，这间屋就住了我们老少三辈。炕上住不开，連地下也搭上鋪，一进门就全是炕，不能过人。东西沒处放，只好在半空中悬起一块板，杂七杂八的都放在上面。冬天烧风箱，烟把四周熏得漆黑，房頂上的葦把子，因为年深日久都烂了，滴里搭拉地挂了下来。上面积下了一层很厚很厚的黑灰。一到夏天，房間里又潮湿得厉害，地上牆上都是湿漉漉的。墙角上尽是鼠洞，有一夜用夹子打，就打了五只老鼠。

我們是多么盼望着能住一个象样的房子呀！可是在过去的那些年代里，工人吃不飽穿不暖，誰还敢想改善居住条件？

一九四八年解放后，随着国家經濟建設的恢复和发展，到一九五三年，我們厂的工人新村就建成了。第一次分配时，領导上就把167号房子分配給我了。我拿着房号，心里非常激动。晚上下班后，飯也沒顧得吃，就跑去看房子。踏进新房一看，洋灰

地，新糊頂棚，雪白的牆，玻璃大窗，又有電燈。心理真有說不出來的高興，不知怎麼的，心撲通撲通地跳得厲害。心想：這房子真叫我住嗎？我還是在作夢吧！趕緊拿出房號對看，卻又一點不錯，是167號。不是作夢，是真的。我頭也沒回，一口氣就跑回家去。

一到家，我就和老婆孩子講起來了。他們听了，那股高興勁兒也不用說了，很惊奇地說：“憑咱們能住上那樣的好房子？”我老婆向來不愛出門，今天可真高興極了，非去看看新房子不可。我說天快黑了，明天再說吧！她不，一定要馬上就去。吃完飯，碗也沒刷，我倆領着孩子就看房去了。

那天，月光很亮，我們圍着房子轉了一圈，看看水管、廁所，又進到屋裡仔仔細細地看了一會兒。我老婆領着孩子，手扶着門框說：真沒想到，我們真能住上那麼好的房子！不知怎的，看看這個，摸摸那個，還合計着哪裡放床，哪裡放桌子，大人睡哪兒，小孩睡哪兒。大人孩子都懶得走了。我連催幾次，他們才勉強地走出來，還直往回瞅。這一夜，誰也沒睡好覺，都盼着趕快天明好搬家。

四点多鐘，我睜開眼一看，我老婆早就起來收拾東西了。爐火早已升着，還燒得挺旺挺旺的。她說：“搬家要先搬過爐子去。”我問她為什麼，她說：“讓往後的日子過得象火一樣。”我笑了，說：“算了吧！甯再迷信了。有了共產黨，以後的日子就會過得越來越旺。”說着，我也起來幫她收拾東西。這時，太陽也升起來了，通紅通紅的，我們一家人歡天喜地地搬進了新房。

搬家後不久，我就買了收音機，把我那一輩子也沒住過新房的父母接了來，讓他們在新房中也住些日子。晚上我下班後，一家人團聚在一起，又說又笑。打開收音機，還能聽到全國各地的聲音。這種幸福生活，全是共產黨和毛主席給的呀！

（翟文煥）

# 友誼之花



## 和朝鮮人民相处的日子

抗美援朝的时候，一发出号召，我就报名参加啦。当时，我是第三个签的名。可是因为工作需要，领导上没批准。一九五四年支援朝鲜建设，领导上找我谈话，还没等他开口，我就说：“我早预备好啦，什么顾虑也没有，让我去吧！”就这样，领导上决定让我去朝鲜了。当时甭提我多高兴啦，心想这回定要好好干，比在厂里还要干得好。

八月十六日，我们就出发了，大伙儿都穿上了志愿军的军衣，坐上火车过鸭绿江。到了新义州，往外一看，到处都是一个个又深又大的炸弹坑。一看到这光景，我们对美国鬼子更仇恨



了。多好的地方啦，被他們炸成这个样兒！大伙在車上討論开了，都說：“到了工作地点，不論分配干什么，都一定要克服困难，帮助朝鮮人民重建家园。”

說話車就到了平壤。車一停，嘿，站上紅旗飄揚，鑼鼓喧天，吹的，打的，熱鬧着哪。朝鮮劳动党、青年团的代表都来啦，还有少先队。我們一下車，他們就跟我們热情地握手，口号喊得雷样响，听別人說，他們喊的意思是：欢迎中国人民志願軍帮助他們建設！……

在平壤，我們住在附近的乡村。一到那兒，当地的朝鮮人民就跟我們联欢，用苹果、栗子招待我們。許多老大娘、老大姐拉着我們跳舞，我們多嚙跳過舞啊，他們热情地教我們，我們也就舞着胳膊，蹦啊跳啊，高兴极啦！一直到晚上十二点，他們还不入睡，給我們打洗脸水、沏茶。我們要他們去睡，明兒个早上好起来工作，他們說：“今兒陪你們一宵，明兒我們还照样干活。”

在平壤，我們帮助朝鮮人民修車庫，只呆了三天。接着就調到了定州。任务又多，还有不少困难。当时，我是排长，我这一排負責鋼筋加工，从前我沒干过这活兒，看圖紙也生疏，但是我們終于克服了一切困难，一年的任务，六个多月就完成啦。在工作中我們展开劳动竞赛，誰任务完成得好，誰就戴紅花；我們連、排以及許多个人都得到了紅花。工具不够用，大伙就动脑筋，找窍门，想尽一切办法解决。我們比别的排較早完成任务，就帮助别的排工作，有的当电工，有的当油漆工，随学随干，不到阴历年，全部工作都完成了。

在定州，我們住在一位姓李的老大娘家。他的老伴兒被美国鬼子飞机炸死了，大兒子在三八綫跟美国鬼子作战时，光荣地牺牲了。現在家里还有一个姑娘、两个小兒子。老大娘把我們看成跟她的兒子一样，每天早上，都給我們預备洗脸水。她年紀

大啦，每天都用一個罐子盛水頂在頭上，一步一步地把水頂回來，一點也不嫌累。我們過意不去，一商量，等她不在家的時候，就替她把水缸挑滿，地也掃得干干淨淨。老大娘回來一看，就更樂啦。她和她的閨女老搶着替我們洗衣服，怎麼說也不肯放下。我們沒法，有一次換下衣服以後，就偷偷地把它們藏在被窩里。可是回來一翻，衣服沒啦，到哪兒去了呢？大伙兒急得直轉。再一瞅，嘿，都洗得挺干淨地晾在外面。藏也不行，真沒辦法。就這樣我們象一家人一樣，過了不少日子。我們又跟老大娘的兩個小兒子學會了“碗兒”、“盤兒”、“吃啊”的朝鮮話，連比划，帶哼哼，對付着能跟老大娘談話了。

有一天夜里大伙兒都睡啦；忽然老大娘把我們都叫起來，說她閨女今夜出嫁辦喜事，請我們吃飯。按照朝鮮風俗，辦喜事都在夜里，說完，一桌酒席就抬進來了，還有肉（那會兒朝鮮正艱難，豬養得不多，當時吃到肉可真不容易啊）。上級指示我們，不准動用朝鮮人民一草一木。因此，誰也不願吃。大伙兒都想，讓老大娘吃吧。就把一桌菜送回去了。老大娘怎麼也不答應，又送了過來。這樣送來送去地送了三回。等三回送過去的時候，老大娘一家不樂意地都哭啦。老大娘說我們不吃就是瞧不起他們。哪能送三回都退回來啊。大伙一瞧都急了。沒辦法，只好請示連部，孫連長又來“說服”老大娘，跟她解釋，可是老大娘說什麼也不答應，就是哭。後來大伙兒又打電話請示團部，團部說，這是“特殊情況”，吃一點吧！我們這才放下心，都吃了一點。這一來，老大娘可樂啦，一家人都圍着我們笑。

任務完成后，我們就快回國了。一天下工回來，看到老大娘一家都愁眉不展，象有什麼心事似的。什麼事讓他們不高興呢？大伙都猜不着，我跟她說：“阿媽娘，您怎麼啦？”她說：“中國薩拉尼要回去了。我想着要看不見你們，心里就難受。我大兒子打

美国鬼子牺牲了，你们就象我的儿子一样，帮助我，这回都要走了。”说完，她望着我们又难过起来。我心里也挺难受，谁不想回祖国？可又舍不得离开老大娘。只好安慰她说：“我们现在走了，以后需要我们，我们一定再来。”可是老大娘总还是依依难舍，在临走的几天，一说话就流泪。

临走那天，火车站上站满了欢送的人，比刚到朝鲜时还热闹。老大娘也来了，这会哭得更凶，怎么说也不行。我们上了车，他们就把苹果啊、栗子啊往车里扔。老大娘不住招手，一直等车开老远了，才看不见她。

跟老大娘分别的时候，她的小儿子还送了一本日记本给我们，在上面留下了地址，希望多多通信。

(孙小林谈 唐永德整理)

## 越南散記

### (一)

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支拥有两千多人的建設大軍，从全国各地来到广西憑祥。住了十多天，便出国到越南去。我們的任务是修通陸南关到河內的铁路。

离开祖国，一路上我們看到的是越南战后的景物。敌人是残酷的，把越南破坏得不象样子。铁路的軌道、枕木都炸光了，只剩下路基；有的地方連路基也都沒有了，看不出这里原来是铁路綫，成了一片荒野。沿路大大小小的車站也都烧光了。同登、諒山那么漂亮的車站，被炸得什么也沒有了。当我们住下来以后，队长就召集大会，他号召我們說：“大家都已經看到了，铁路成了这个样子。我們一定要和越南同志一起，赶紧搶修。任务是很紧的，要求大家不分鉄工、木工一齐干，共同来完成任务，三个月內就要把铁路从陸南关修到河內。”

大家二话沒說；我們是从中国来的，做好做不好对国家影响都很大，做不好怎么对得起祖国哩。为了搶修，当然不能說我是鉄匠，不干木匠的活，需要什么，大家就干什么。钳工于学荣表現得特別好，碰到钳工活兒不多，就去干别的活，只要队长說一声干，他馬上就行动起来。有一次大师傅病了，他就去烧飯；晚上做活沒灯，他就給大家造煤油灯，一造就是好几百只；后来

大家都选他作了劳模。

搶修任务这么紧急，材料又没有，工具也不够。我們就想办法找废料，到山沟里拆破火車上的烂东西，象管子、車皮等等，还把破車上的鉄弹拿回来作螺絲，有时跑了几里路，爬到山頂上，把地堡的鋼筋打下来作原料，在只有四根房架子的破房上盖一层雨布，就开爐升火地干起来了。搶修就是要快，不能算鐘点的。

越南山多，鉄路都是围着山繞，全是弯弯曲曲的，加上那兒的天气不是下雨就是半阴天，鋪路就更加困难了。和我們在一起工作的还有越南的人民。他們热情、积极。越南的民工大部分是妇女，她們很能干，身体很强壮，一天到晚挑土也不觉得累，有些連男人还比不上。有一次我們一起去装道枕木，越南的道木用硬木，比我国的枕木重得多，一个人扛一根都很費劲，一般的都要两个人抬。但是越南的女同志都一个人扛一根，而且走得很快。人多一块干，可真快极了，刷的一下子就把路鋪得老远老远。这样，我們两个月就把任务完成了。

## (二)

越南盛产大米，一年可种两、三熟，无論是春夏秋冬都种粮食。土地肥沃，气候比較炎热。我們离开北京时正是寒冷的一月，但在越南却很暖和了。中午只要穿夹衣，早晚穿一件絨衣就行了。

越南出产的水果很多，其中有一种水果名叫檳榔，在一次晚会上，我們吃过。他們說这东西还是过去从中国传去的。檳榔一般的都是妇女吃。

越南同志穿的服装大部分是咖啡色的，式样类似我国农村中盛行的中式短装，一般的褲腿都很肥大。干活兒时都光着脚。

当时咱们干活时，穿球鞋还感觉疼脚，但他们光脚却不在乎，挑着两筐土在铁道路基上行走，如行走在平坦大道上。这种勤劳吃苦的精神，使我们称赞敬佩不已。

越南人民爱歌舞，尤其是青年更是好唱好跳。下了班他们就拉着我们去跳，其实我们都不会，但在他们热情的鼓励下，慢慢地敢跳会跳了。越南有一种少数民族，了解情人都是用唱歌的形式进行的。男女便通过歌唱来叙述自己的身世，使对方了解。唱完后，如双方都同意了，就选择日期结婚。他们选择的地点一般都是在野外风景优美之处，有时也在马路旁边或村外。有一回，我们在马路旁边看见一对青年男女在欢欣地歌唱。我们怀着好奇的心情，停下脚步来听他们的歌声。我问旁边的一个越南同志：他们在唱什么？越南同志回答说，主要是互相询问家庭历史情况。

我们参加过一回越南婚礼，大体上和我国新式结婚是差不多的，新婚之夜也要闹洞房。

越南人很聪明，我知道在建铁路时会发生这样一件事：在一段路上需要很多土方，但泥土表面很硬，挖起来很费劲。当时有一位越南民工，想出办法。挖土时不从上面挖，而从侧面掏进去一个窟窿，到晚间在土洞里浇一些水，使硬土喝饱水分，到第二天早晨，不用费大劲，就能砸下一大块土方。硬土方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越南的同志爱学习，从我们到谅山之后，有个转业战斗英雄，他过去一直在打仗，这次参加建设，学木工技术。他肯钻研，肯思想，过了三个月，这位战斗英雄，由外行变成了三级工。一般说，学木匠起码得三年，我学了五年才到四级。

不久，由于工作需要，他调到别处去了，这时我们也快回国，分别时我们把自己的工具送给他作纪念，他非常感动，抱着我，

吻我的臉，还掉下眼泪。他說他一定把我送給他工具当武器，發揮最大的用处。說完后我們緊緊地擁抱，誰也不願分手，真是難舍難分。后来，我在南定市又碰見他，我們緊緊地握手，他帶我去看我送給他的工具，他保存得很好。一个越南同志告訴我，他已經被評上了劳模。

### (三)

我們第二次又出国到越南，是去修河內到海防的鐵路。其中越池大桥是越南一座很大的鐵路桥，离海防有一百多公里。戰爭中全部破坏了，法国等三个国家过去准备合建，但看到河水很深，水流很急，水面很寬，风浪很大，不敢动手。当我们去修时，帝国主义就說：“中国人不行，他們修不好的。”

工人們听到了这种話后，非常气愤，决心修好大桥，用活的事实来堵塞狗嘴。修大桥的工程开始了，中国工人、技术人員和越南同志在一起，开始了紧张的战斗。三十多岁的优秀装吊工长陈国平負責领导頂平工作，頂平工作是搶修任务开始的第一步，这项工作很艰巨，要将高大的桥墩，从急流中頂起来。

頂平工作进行到最后一天，眼看旧桥墩快頂好了，天空忽然刮起七、八級大风，并且越来越大，設有人力卷揚机的大船，在河心中搖摆得很厉害，随时可能发生严重事故。这时指揮操作的陈国平，看到情况紧急，他就要船上的越南同志全部上岸。越南同志不願意，只是从船头走到船尾去。任务很紧，如果停止工作，就会前功尽弃。于是在大风浪中，坚持工作。不料一陣狂风吹来，鋼絲繩断了，两个中国工人被断头的鋼絲繩打落到水中。这时，双手紧握着絞車的陈国平，便伸手去拉那快落水的同志。誰知他一伸手，絞車輪一反轉，也把他打到水中去了。这个严重的事，立即震惊了全工地，很多越南同志想下水去搶救，显然，在

这样的狂风大浪中，单身下水救人是枉然的，因此被工地上的中国领导制止了。大家立刻用鱼网抢救，在离船二百公尺左右的地方，先掉下水的两人被救了。可是陈国平同志却被水冲走了。胡主席知道这件事，立即下令，要红河下游的全部渔民停止捕鱼，都来打捞。打了三天还是无影无踪，陈国平同志就这样牺牲了。两个被救起来的中国工人，立刻送到了越南中央医院去抢救。范文同总理还会亲自去探望。因为抢救及时，不久，两位同志便出院了。

工地上为了纪念陈国平同志，全体停工三天，召开了严肃隆重的追悼大会，工人同志们纷纷表示要向陈国平同志学习，学习他的国际主义和忘我劳动的伟大精神。会上陈国平同志被越南政府追认为越南一级劳动英雄，越池大桥改名为国平大桥，并在桥头立了一座纪念碑。在中越职工的努力下，本应一年完成的大桥，只用三个月就完成了。

#### (四)

在越南，我们幸运地见到了胡主席。

在一九五五年九月，当时我们正好在河内。胡主席穿着咖啡色的土布服装，脚穿木拖鞋，脸上带着慈祥的微笑，一见面就用中国话说：“同志们喝水。”过一会儿，看我们都没动静，又风趣地笑着说：“还要我给端？这么些人，我可端不过来，自己来吧！”他还给我们预备了汽水。当时一起去的还有我国大使馆的几位同志，胡主席问他们：“你们怎么不带小孩来？”据说胡主席特别喜欢小孩。接着他问我们生活习惯不习惯，又告诉我们说：“最近我到中国去了一趟，毛主席身体很健康。”并且说，“我们工作中有什么缺点，你们都要毫不客气地提出来。”会后还招待我们看了一场胡主席出国访问的记录电影。在电影快开演时，胡



主席說：“我還有事，不能陪你們了。”說完就和大家告別了。

胡主席非常朴素，衣著和老百姓一模一樣。這次的會見，給我們的印象很深，越南領袖對人民的關懷、照顧，以及越南人民熱愛勞動的模範行動，深深地感動了我們。使我們永遠也不能忘記。

（吳仁芳、董家森談 廠史編寫小組整理）

# 中苏友誼的花朵

## (一) 記西林专家

說到管桩应用范围的扩大，不能不記起西林专家。早在一九五二年，专家来厂參觀，中国厂管桩的制造吸引了他，他感到新穎有趣，便細細琢磨起来。他发觉用离心法制造管，用途不广，如果改进接桩方法，可給桥梁施工带来很多好处。想到这里，他自言自語說：“这簡直是一項技术革命！”随即，提出了三种接头样式，并亲自指导試驗，結果采用了法兰盘式。

西林专家的預言得到了实现。几年后，他担任长江大桥工程的专家組长时，便采用大型管桩作桥墩。工人們因此就可以在水面上操作，健康和安安全全都有了保障。記得过去建造錢江大桥时，桥墩奠基，必須沉到水底工作，就有人死在水里。現在，这管桩不独在铁路桥梁上使用，公路、水利、国防上也都采用了。吃水不忘引水人，我們真感謝西林专家。

此外，打一九五零年开始，还有巴格勒夫、沙布里、普洛赫曼夫、俩布赫、包布列可夫、皮洛夫、庫滋涅佐夫、拉基弗林、列温、魯登科、吉赫諾夫、奥尼斯可夫等十数位专家先后来厂指导，他們关心我国的建設，就象关心他們自己的事业一样，他們的汗水，滋潤了中国的土地。今天，在这片土地上，已經开放出千朵万朵友誼的花朵。

## (二) 記莫紐斯珂專家

蘇聯莫紐斯珂專家，到中國來進行為期四個月的主學，在這期間，他常到我們橋梁廠來考察。

這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一個早晨。我們和郭可譚工程師去見專家，想請專家幫助我們解決生產工藝的設計方案問題。專家正在寫着一份材料，但他馬上停止了這工作，接見了我們。他十分仔細地傾聽我們的彙報。接着就和我們一起進行了討論。專家逐條地提出了他的建議。起初，我們只是一個勁兒地記筆記，想等他的意見談完后，回廠后再仔細研究。但是其中有幾點意見，我們覺得很為難，意見是很好的，可是結合我們廠的具體條件，似乎有些困難。專家立刻發現了我們這種心情，就問我們說：“有什麼困難嗎？不要不好意思提。”接着，他笑着說：“我除了言語而外，並沒有把我看成是外國人，所以我希望你們也不要把我當成外國人。”我們考慮到專家工作很忙，原則問題已經解決了，一些小問題，不願意耽擱專家太多的時間，莫紐斯珂同志馬上笑着說：“我在中國的時間只有四個月，你們假如明白蘇聯政府派到中國來的專家都願意盡自己的力量，為中國服務，那麼你們就應該在四個月內兩隻手拉住我的衣裳，盡量向我要東西。”他又說：“小問題往往能牽連到整個設計，應該提出來，而且要爭論。”專家的話使我們感到不徹底弄通專家的建議是不對的，又感到專家是這樣容易接近。於是我們把所能想到的一些困難問題，全都提了出來，並且進行了爭論。翻譯同志忙碌地翻譯着，爭論了整整一個上午。專家在討論中象老師對待自己的學生一樣，耐心、細致反復地研究和推論，使我們終於把問題徹底弄清楚了。

時間已經不早了，告辭回來的時候，我們說：“感謝專家，耽

攔了您很多時間。”專家笑着說：“您們使我的時間做了很有價值的工作。”我笑着說：“您對我們不好的工藝設計，做了一場鬥爭啦！”專家笑着點點頭說：“這種鬥爭才是我們的友誼啊！不良的工藝設計，會使工作受許多罪；但好的工藝設計，會使工作更輕鬆更愉快！”

翻譯同志告訴我們，莫紐斯珂專家從到中國來的頭一天起，就不知疲倦地學習着我們黨的總路綫的各種文件，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這樣才能在中国的期間內，能更好地按照中國共產黨的路綫幫助中國人民辦更多的事情。”

### （三）記倆布赫專家

倆布赫專家，年紀約五十來歲，是一個具有豐富施工經驗的專家。工作中沉着細致而且大膽。什麼事情，對他來講，似乎總不會沒有辦法似的，許多複雜的問題一到他那里很快會得到解決。

他對待人，總是那麼耐心。有一次，橋梁出現裂縫。這時，大家都沒有經驗，不知道原因在哪里。他听完大家的意見後，便拿起放大鏡檢查我們帶去的混凝土塊。不一會兒，他就指出了裂縫的原因，並且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辦法出來。他似乎很理解我們的心情，對已經產生裂縫的梁，也提出了處理意見，很快都得到了解決。

曾經有人提到倆布赫專家的“脾氣”。有一次，因為我們把“預應力梁”靜荷重試驗做錯了，倆布赫專家發脾氣了。他漲紅了臉說：“幾萬塊錢啦！在蘇聯，幾萬塊錢交給我們試驗，就會象貓捉住一個耗子一樣小心謹慎地來擺弄，可是你們却輕易地把它搞錯了。”這是嚴格的批評呀！但在最後，他却請求我們不要生他的氣。他是為了國家損失而着急。我們知道，倆布赫專家

所以发“脾气”是因为他对工作有着高度责任感。

俩布赫专家已回到苏联去了。但最近还给我们寄来对我们有帮助的资料，他象关心着他祖国的建设事业一样关心着我们的建设事业。

#### (四) 记包布列可夫专家

苏联包布列可夫专家，正在唐山铁道学院作短期的讲学，传授苏联桥梁建设的新技术。我们厂每星期五组织了有关人员去听专家的报告。这段时间里，使我们得到丰富的新的技术知识。

这是一九五七年的秋季，我厂正进行着“后张式预应力梁”的大生产。这一天，忽然发现了所有产品上混凝土都出现了细微的裂缝，生产顿时都停顿了下来。车间和厂部干部都怀着焦急的心情，分析和研究对策。虽然大家都集中了力量和智慧，企图把裂缝的原因找出来，但由于理论和经验的缺乏，都提不出一个确切有把握的措施来。

包布列可夫专家听到了这个消息，立即乘车从唐山赶到了丰台桥梁工厂。下火车还没有休息，就由厂长陪同着到现场去了。他详细地查看了情况，听取了我们的彙报，约定第二天在唐山铁道学院利用讲课的时间举行一次讨论会。

星期五，在唐山铁道学院的教室里，聚集着设计施工等单位的同志，唐山铁道学院的教授们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包布列可夫专家主持了会议，他认为“后张式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梁混凝土上出现的细微裂缝，是一个新的技术问题，会影响到预应力混凝土的发展速度，因此必须由大家共同分析、研究，寻求一个确切的技术对策。开始他没有发表意见，他想先倾听大家的看法。

在丰台厂详细地介绍了情况之后，会场马上开始了热烈的争论。包布列可夫专家坐在一旁，聚精会神地记着、听着。不时

停下笔来思索。辯論告一段落时，专家不慌不忙地走上講台，以深湛的理論分析了大家的看法，最后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会場上馬上議論开了。大家的看法一致了，专家总结的意見是正确的。

依照包布列可夫专家的意見，施行措施之后，一个复杂的技术問題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张志良、王永兴、姚訓惠）

## 支援首都建設

我們是首都的工人，都愿意为首都的建設多出一份力，把我們的首都建筑得更宏伟更美丽。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們創造性地利用电杆空心的特点，制成新产品，支援了天安門的改建工程，这种产品在解放初期只有我們厂制造，但现在已在全国推广了。我們制造了預应力梁，支援了丰台車站駝峰貨場的修建，我們制造了首都劇場的屋架、北京飯店的屋架基桩、永定河引水工程的閘門……，和全市工人兄弟一样，在支援首都的建設上，我們也貢獻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 (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的礼堂，可供几千人聚会。当人們走进會場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楼上的看台有独特之处。象这样三十公尺左右寬的看台，下面沒有支柱，那时在首都还没有見到过。人們也許会有些担心，但是不要紧，它是由一个一人半高的鋼梁支撑着。这个鋼梁約有二千袋白面的重量，在这个大梁上又承托着不少放射性小梁，这些大小梁便是我們厂工人制造的。要把这么重的梁从平地上提高到六、七公尺高的半空，那是多么的困难。起重机还吊不了那么重。而且起重机也根本无法开进当时政协礼堂的工地，那怎么办呢？困难难不到咱們厂的起重工人們，你信不信？他們仅仅用了二根木柱，在几小时內，便把

这样笨重的鋼梁装上去了。

## (二)

一九五三年时，我們还是一个小厂子。当时鋼結構生产能力很低，技术工人也很少。一天，鐵道部派来了两位工程师，传达上級布置下来的任务——改建怀仁堂。要我們担任鋼屋架制造及安装工作。時間短促，大概只能有一个月左右。并且还要和現場土建工程配合进行。听说要改建国家领导人集会的怀仁堂，并且要在这里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工人們沸騰了。在現場会上，大伙紛紛提出了保証。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制造鋼屋架，本来應該画施工图。但時間来不及了，于是，就大胆采用了就地放样不再画图，工程技术人員深入現場，就地解决問題的办法。这样，一下子就节约了十多天時間。因材料規格和图紙不符，便采用代用材料。而为了給安装創造条件，便依照安装順序来創造。这又大大地縮短了工作時間。

最困难的还是安装工作。因为怀仁堂原来很小，而且兩側都有房子，只兩端可以通行。但地方也不大，連材料都放不下。安装时又不能碰坏一切东西和古迹，起重設備也用不上。不光这样，当时土建工程也正在进行，所以还不能妨碍他們的工作。怎么办？老师傅們开了群众会、諸葛亮会，办法有了。料不能运，用人抬；上不去，搭架子。几天之内，搭了个滿堂脚手架。几十吨材料，用人工一根根地抬上去，而且在几十丈高的高空中拼装。当时天下着毛毛細雨，路不好走。天气又悶热，汗流夹背。但是大家一想到这是在毛主席的身边工作啊！立刻力量百倍。拼配铆釘的工人們，接着上来了。他們有把烧紅的铆釘，从地下扔到十几丈高高空的技巧，但是为了防火，他們却把铆釘爐也抬到了高空中来进行作业。一筐筐的煤，一个一个釘子，都从



地下搬上去了。这样，原来计划二十天的安装任务，只用了十几天就完成了。

### (三)

苏联展览馆，现在叫北京展览馆。它最大的标志，就是高入云端的五十余公尺的鎏金铁塔。日光从表面鎏金的塔身反射出来，灿烂耀眼。夜间，塔顶的五星放出红色光芒，庄严美丽。

我们在一九五四年接受了制造装配这个铁塔的光荣任务。铁塔是由苏联设计的，技术要求很高。当时我们的电焊技术还比较差，但在苏联专家的鼓舞下，我们勇敢地承担下来了。铁塔高四十余公尺，是用二十余节拼装起来的。当时展览馆整个工程要求在“五一”节前完工。拼装铁塔，从四月上旬开始。因为四周土建工程已经完成，所以铁塔是从室内一节节地由下往上拼装。拼一节从塔身内往上吊一节，越往上，外面就越看不见。要拼装得很直，是个困难工作。但是我们按照技术要求，仅仅用了十天功夫就完成了。

制造塔顶上的红五星更困难。听说原来打算在苏联订货，但由于时间紧急，赶不上。那时，我们厂的工人们说话了：只要有苏联老大哥的帮助，再困难我们也一定能制造出来。没有设备，我们用双手制造；没有经验，我们可以依靠群众。我们一定要让它在工人的节日——“五一”，从塔顶上放出灿烂的光芒。

好！行动开始了。车间主任、领工员和大家一起干起来了。没有机器，就用砂轮把几十根角钢一点一点磨出来了。

红五星在塔顶上看看很小，但它有一丈宽一千多斤重。原来计划把它从脚手架上，用八个人抬上去。估计一天能装好。但后来架子拆掉了，抬不上去。怎么办？当时已经是二十八日，里面还有一百四十多个电灯的安装工作。这个红五星如果不在二

十九日这一天装好，那么“五一”就亮不起来。大家都为这个焦急地想办法。从塔里面吊，不行，太窄；用起重机，没有这样高这样长的机器。再重搭架子，不可能。这时，起重老工人们，凭着他们几十年的经验，又想出了高妙的办法。他们大胆地提出，在塔顶上立两根木杆，利用屋侧的提升架，中间拉上钢丝绳，用杂技团走绳索的办法，从空中把红五星拖上去。并且说：有半天的功夫便能完成任务。这办法刚提出来，好些人都怀疑，也有的人惊讶：这真叫奥妙啊！但领导上支持了这个建议。工作就在二十九日早晨开始了。嗨！不到中午的时候就安装成功了。

#### (四)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文化体育事业也飞跃地发展着。首都都要建筑一座大型的体育比赛馆。这个比赛馆的结构，是世界上少有的。五十六公尺宽，三十多公尺高，中间没有柱子。这是怎样建筑起来的呢？

掌握设计的苏联专家一到中国后，便提出这个结构要我们制造。因为他在苏联时，就听说首都有个丰台桥梁工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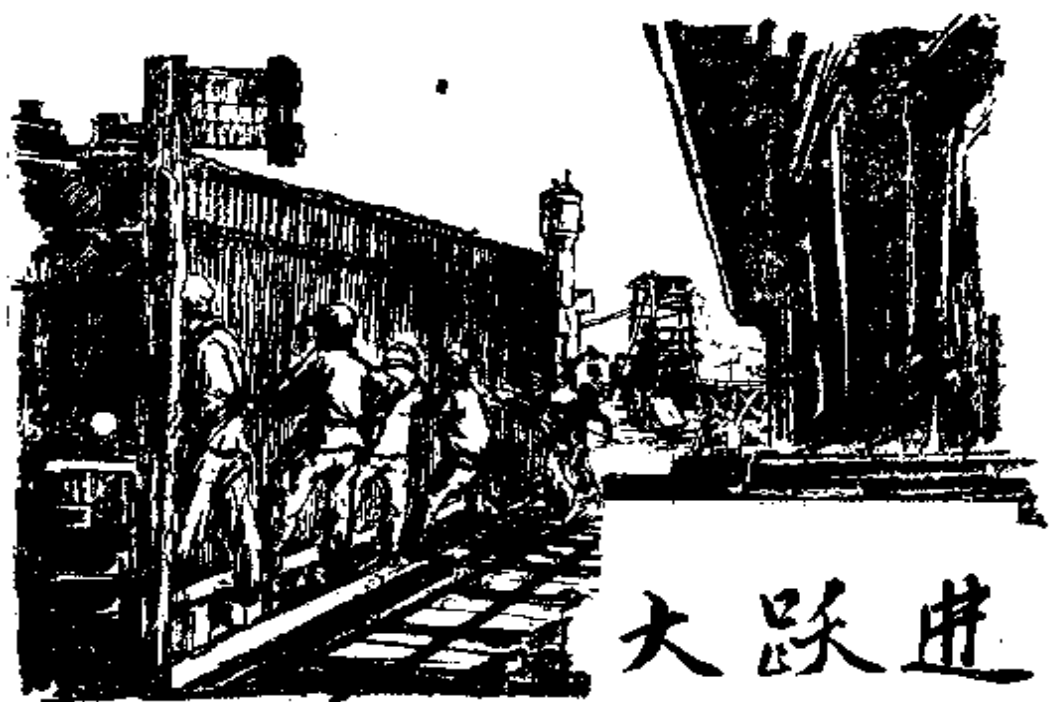
制造这样大的钢架，必须要求精确，不差分毫，才能装上。当时碰到最大的困难是底座。底座由两个半圆形吻合而成，规定要用铸钢。铸钢设备没有，加工设备没有，怎么办？后来我们用钢板拼成，用手工代替了机械。

半个钢架就有六吨重、三十公尺长，架起来时又不能固定，所以安装时的安全工作是很重要的。当时正值春节，天气寒冷。每天早晨工人们登上三十多公尺高的架顶上，顶上一片霜，不小心就会滑下来。而且经常有五、六级大风，很难立脚。

安装工作应该开始了，可是因为底座没有制好，不能按时开工。当时工地负责人非常着急，因为这个工程的完工日期不能

延誤。工人們進行了討論，採取了措施。要在延期開工的情況下，仍然保證按期完工，並且爭取提前。安裝開始了，第一架安裝又延誤了兩天。但是，大家都知道，這樣的工程如能提前一天，是有不小的意義的。大伙工作得更帶勁了。有了第一架安裝的經驗，使工作熟練了，就一架比一架地縮短時間，結果比預計的進度還提前了三天哩！

• (范景宗、王新成、王丕鈞等談 王忠義整理)



# 大跃进

## 胜读十年书

一九五七年的九月間，我們南口鐵路工程學校的六十几个毕业生，走上建設祖國的崗位，到了丰台桥梁工厂。

想想国家培养我們十二年，今天开始工作了，我們心情多激动！真象一个小孩子，到了新鮮地方，面对着轟隆轟隆的車間，里面有森林一般的鋼筋，灰白的水泥，眼睛看不过来，耳朵听不过来，什么都要問問。在課堂里，光听說桥梁、軌枕、电杆，現在可要来亲手制造了，我們心里激动着。……

正是这个时候，党在进行整风，右派分子却乘机向党进攻，一时烏云乱翻起来。

本來有些同學是帶着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思想來到工廠。他們想，橋梁廠大，工程師多，提拔快，當個技術員，工資有六十多塊……誰知發工作證時，上面印的不是“實習生”幾個字，却是“混凝土工”。轟的一下子問題都出來了，這會是一級工，還有二級、三級……多會兒才升到技術員呀？念了十來年書，怎麼還是個工人？這樣，上班時哼哼哈哈，磨磨蹭蹭。下了班，湊在一起濫發牢騷。這時候，隱藏在學生中的壞分子肖慶普，乘機會煽風點火，他叼着個煙卷兒，倒背着手，成天在各工組串來串去：“你們還干啦，別處可都呆着哩！法不責眾，咱們都不干，領導沒辦法。”上夜班時，他公開宣洩自己的仇恨：“社會主義真不如資本主義好。過去我跑行商，自由自在，哪象今天！”他更慫恿一個學生說：“你成份好，大鬧一場沒問題，我支持你到鐵道部去。”廠里右派分子金水，也假惺惺地向學生們表示“同情”，說：“你們要鬧，否則一輩子當混凝土工了。”於是，有不少學生一時迷失了方向。有一天，肖慶普居然四處煽動，把許多學生哄到廠長室圍住廠長鬧事，他自己卻扮成好人，伸手抬腳干起活來。工長問他怎麼沒去？他說：“工作時間，按規定辦事唄！”

我們這批學生中，當然也有頭腦清醒的，有些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對於黨的領導始終沒有動搖。我們的父兄，有的就是工人。“工人”，是一個多么閃閃發光的稱呼呵！我們聽黨的話，熱望把自己鍛煉成為真正的工人，好建設社會主義。而他們，却不聽黨的話，不願當工人，迷戀資產階級生活，甚至於想鬧事。這樣，我們和他們，暫時走上了兩條道路。我們聽到許多諷刺，壞分子還威脅着要打我們，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打，是吓不倒的；為了黨的事業，我可以犧牲一切。

一場無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開始了。

許多老工人紛紛貼出大字報，責問他們：“你們吃的穿的，是

打哪里来？念了几年書，是誰的培养？对得起党和人民嗎？”在这样义正詞严的大字报面前，有些学生为了掩飾錯誤，爭取同情，又捏造事实，写了一篇“事实簡述”，說什么国家欺騙了他們，他們是来实习的，不是来当工人的，不應該参加体力劳动。这可更惹火工人們了。我們也忍无可忍了，也写了一张題名“事实簡述”的大字报，揭穿他們的謊言。并且表明我們的态度：一定要站稳立場，維護党的利益，坚决服从国家的需要。我們的大字报一貼出去，馬上得到工人們的支持，到处都貼出大字报支持我們，写着：“你們挺起身来，全厂工人都在看着你們。”

老工人和覺醒同学貼出的大字报，使陷入資本主义思想的同学猛省。党为了挽救走上歧路的学生們，耐心地从各方面伸出了援助的手。党組織依然是无微不至地在生活上关心他們，在思想上帮助他們，使他們認識到解放前工人的痛苦生活：那时候，工人們吃了一頓愁一頓，吃的也尽是混合面，那玩意兒，吃了脸肿脚肿，日本鬼子說是得了霍乱啦！用繩子一拴，就要拖去活埋，鬼子在前面拖，工人直喊：“我还是活的呀！”可还是被埋进坑里了。那地方就成了万人坑，狗在那兒啃尸首，都吃紅了眼，見人就咬……这些跟現在对比一下，真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呵！“可你們还說沒有前途。沒有党的領導，沒有社会主义，哪里談得到什么前途！”支部書記王秀同志又启发他們說，“过去有錯誤，只要現在改正了，就是好同志。”这时候設計总局的工程师、秘書、大学的教师，都下放到車間，当上普通工人了，而且劳动得特别好。許多学生感觉自己的水平比他們差远了，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劳动呢？不久，伟大的双反运动开始了，几万张大字报向浪費、保守和各种歪风邪气展开猛烈的攻击，工人們为了加速建設社会主义，干劲冲天，生产紀錄接二連三地被突破，喜报挂滿厂門，許多学生，在这种忘我的劳动的热潮里，亲切体会到了工人階級的

伟大，不得不承認自己过去是錯誤了，而且开始轉變了。他們对“工人”这两个字，逐渐产生了感情，要求別人称自己是“工人”了，过去混八个鐘点，現在也成了抄写大字报的夜战队员。这时候，坏分子肖庆普等，还不死心，企图反扑，在双反中又化了八个假名，写大字报謾罵领导，諷刺打击进步同学，但是，这种反动活动再也不能蒙騙觉悟了的大多数学生，反而激起了公憤，大家群起而攻，坏分子被孤立起来了。

領導上为了进一步向学生进行教育，紧接着組織他們向党交心。蓬蓬勃勃的大跃进形势鼓舞着他們，工人階級的光輝品質激发着他們，年青人要求进步的热情推动着他們——伟大的党伸开了温暖的手臂欢迎着他們，他們紛紛赤誠地向党交出了真心，就象犯下过失的孩子在母亲的怀里老实認錯一样。有的检查了当混凝土工是屈才的思想。有的交出了这样发泄不滿情緒的歪詩：“繁星明月送学堂，指望将来成栋梁，苦讀寒窗十二載，沒有想到进灶房。”有的检查了光专不紅的錯誤思想。有的揭露了自己过去所訂下“个人主义的四年规划”……許多学生的交心材料中，同时都鮮明地揭发和証实了：隱藏在他們之中的肖庆普等，是煽动他們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坏分子。直到这时，學生們才大吃一惊，認識到自己的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思想，成了被坏分子可以利用的孔隙，使他們一度走上了如此危险的歧途。他們痛恨自己，并且相互进行了严格的批判。通过热烈的辯論，大家一致决心挖掉个人主义的臭根子，大家都認為一辈子当个建設社会主义的混凝土工人是光荣的。

这一場激烈的战斗，經過了几个月的時間，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思想終於被打得落花流水，无產階級集体主义思想終於获得了全胜。

包袱放下，思想解放，南口学生以全部的热情，所有的本領，

迎接了技術革命。三天之間，全廠共提出建議四萬多件，其中兩萬一千多件是南口學生所在的軌枕車間提出來的。在老師傅的幫助下，他們立即改造了千斤頂架子，製造了倒盤機、拉伸機。現在，什麼活臟，什麼活兒累，大家搶着干！上班干了，業餘還要干。想一個建議，想到睡不着覺。運輸有困難，就組織業餘運料隊。運洋灰沒有工作服也不在乎，扛起來就走。

咱們廠里，還沒有過女工長。董秀蘭破天荒地當上了女工長。起初大家都擔心她干不下來。有人開玩笑地跟她說：“董秀蘭，多準備手絹擦眼淚呀！”可是直到現在，董秀蘭沒有哭過一回，還接二連三地創造了新紀錄，最先突破了二十分鐘，獲得了紅旗。工人們管她叫“穆桂英”，說她站在生產隊伍前邊，真象個女將軍似的。董秀蘭說：“如果思想上要把工作做得好，一切工作都會勝利地完成。”

南口來的學生，現在許多都當了工長、組長。我也做了些女同志過去沒有做過的工作，領導上叫我去採購，必須東南西北，到各個工業城市去物色。我毫不猶豫地接受了任務。可是仔細一想，困難是很多的。比如到了廣州，說話聽不懂，怎麼辦？到了一個生地方，一個女同志，找不着住處怎麼辦？隨身帶這麼多錢，丟了怎麼辦？有人跟我開玩笑，說：“你準備多少錢留着賠呀！”弄得我坐在火車上，不敢跟人家說話，怕別人知道我帶着許多錢。但我沒有猶豫，堅決往各個陌生的都市里闖去，越闖膽子越大。終於完成了採購任務。

現在我在試驗室工作。回想進廠不過一年多，得到了許多鍛煉，給我的教育，勝過讀十年書。現在，我們南口來的學生，躍進的姿態，真象生龍活虎一般。想到這些，我從心底里覺着快樂、舒暢，我就更加感謝黨，更要堅決聽黨的話，做黨的好女兒。

（李國英等談 廠史編寫小組整理）



## 老徐師傅

老徐師傅叫徐文奎，是咱們廠試驗室的混凝土工，今年已經四十多歲。他解放後來到丰台橋梁廠工作。但在開始時，他工作不安心，老是以為在橋梁廠工作不如作其他工人的工資高。因此，改行的念頭成了他的思想包袱，明明知道工作上需要他，他却總不考慮這些。由於黨的不斷教育，他勉強地留了下來，並曾一度在工作上表現得不錯。

一九五四年老徐被調到試驗室工作。當時車間已施行計件工資，而試驗室不實行計件工資，因此，他的情緒又起了波動。一心要想調回車間去工作。他光想調回車間後，每月就可多得二十餘元的計件工資。他的個人欲望沒有得到滿足時，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工作馬馬虎虎，吊兒郎當，上班後半小時，才懶洋洋地開始干活；差半小時下班，就已在準備回家了。不但這樣，工作上還不服從組織調動，總是患得患失，認為自己貢獻不小，而得到的報酬卻太少。他要求調動工作。曾找過廠長三次，找過人事科三次，找本單位主任那就更不計其數了。老徐師傅為什麼那樣呢？正象他自己說的：“我就是打算鬧得凶點，好讓領導上快快地把我調回車間去。”

由於領導上沒理他這個碴兒，老徐師傅鬧得越來越不象話了。他不但在工作上泡蘑菇，而且會議也不參加，鈴一響就回家。為了叫領導為難，有一次他竟向試驗室黃主任要求十多分

鐘加班的補貼。當時黃主任說：“十分鐘怎麼補貼？”而他卻很不滿意地說：“十分鐘也是加班呀！加班就得發補貼，這是規定！”

這就是在整風以前，抱著“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老徐師傅。正因為這樣，他自己也給自己起了個名兒叫“老和尚”。於是老和尚的外號，很快地在廠里出名了。

偉大的整風運動開始了，人們都本着治病救人的態度，向不良傾向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老徐師傅的那些表現，當然也被大家提出來了。大家分析了他的錯誤，並指出了錯誤發展的根源和後果，經過批評和辯論，通過新舊社會對比，勾起了老徐師傅一場痛苦的回憶。

老徐師傅念過一年書，生活逼得他到一個捲煙工廠當了徒工。當徒工的滋味不是人受的，他受盡了各種折磨和剝削。為了一家大小的溫飽，為了活命，老徐冒着生命的危險，曾在廠里偷出些煙卷來賣錢。有一次，被日本鬼子捉到了，吊在一間冰冷的屋子裡，一天一夜被鬼子打昏過三次。老徐出來後，決心不給鬼子干了。就離開了捲煙廠，到處打短工，干各式各樣的零活，混飯吃。

盼星星，盼月亮，盼到一九四五年鬼子投降了。他滿以為這一下回廠做一個工人，就可以衣食不愁了。可是，國民黨的劫收大員象蝗蟲一樣地飛來，把捲煙廠值錢的機器設備都弄走了。工廠關了門，工人們都失業了。老徐又干了蹬三輪車的行當。一天蹬十六、七個小時，受盡風吹，雨打，但得到的却是吃不飽、穿不暖。有一天，老徐蹬車碰上了一個國民黨的傷兵，坐了往返六十多里路的车子，只給了他二千元偽法幣。當時二千元的偽法幣，買不到兩斤玉米面。好容易對付過這一關，又碰上了一個美國兵醉鬼，強迫叫他拉車，還叫他給找女人。老徐心想：“怎能做這樣事呢？”他拐彎抹角地拉了他半天，看看天色已晚，最後拉到

一个背静处，趁无人之际，把醉鬼一家伙掀下車子，摔了他个脚跟朝天，蹬起車子就跑回家里来了。

他想到这些事，又想起当时两个可爱的孩子，由于鬧病，眼睁睁地看着他們死去了。可是解放后，另一个孩子病得很厉害，不但住了医院，而且一个錢沒有花，就把孩子的病治好了。想从前，比現在，这是一个多么明显的对照！

解放后，非人的生活 and 失业的痛苦，統統一去不复返了。工人当了家，作了主人；可是自己却还一直鬧待遇，鬧个人利益……。他越琢磨就越觉得自己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太对不起党了。想到这些，老徐师傅既痛心，又悔恨，背地里落下了泪。但他很快地把悔恨变成了前进的行动和力量。

老徐师傅转变了。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以来，他就一直走在各項运动的最前列。十二月中技术革命运动开始了，他立刻一馬当先地投入了这火热的战斗中。他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創造了划綫器。划綫器的創造成功，不但解放了笨重的体力劳动，并提高了工作效率三倍多。老徐师傅为了創造这个划綫工具，晚上回到家里，一次又一次地用紙板来做模型。不行再来，又不行，又再来。模型变了又变，改了又改。孩子們跑到他跟前，想和爸爸亲亲，但都被他扒拉一边。这个一向对孩子們特别疼爱的父亲，这儿天却好象对孩子們有些灰煩似的；好說好道的习惯，也都見不到了。这使老徐师傅的老婆也感到奇怪起来。但經過三天三夜的苦战，他終于战胜了困难，赶走了失敗，取得了技术革新的胜利。他眉头上的結解开了，他更疼爱孩子們了，他又恢复了有說有笑的老习惯。

划綫器的制造成功，对老徐师傅來說，仅仅是一个改进的开始。他又进行了下一步的創造。經過好几天的苦心鑽研和一次又一次的試驗，他又提出了“鋼絲試件縮短”的建議。提起这个

事来,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开始老徐师傅看到“試件”截得太长了,有些心疼,当时就想提出縮短的意见。但想来想去却压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試件的长短,是上级的规定。但在党提出了要冲破清规戒律,打破迷信思想等号召后,他又重新想起了縮短試件的事来。为了更有把握起见,他仔细回忆了几年来拉試件的情况,反复地进行了各种試驗,就肯定試件縮短是可能的。当他正式提出了这个建議后,却碰上了工程师不同的意见。但老徐没有气馁。他把自己的一些体会和試驗,拿出来做証。經過了反复的研究和爭論,他终于胜利了。这一次的成功,给了他更大的力量和鼓舞。从此老徐师傅就一天不断、分秒必爭地进行着各种技术改进的工作。他前前后后,創造和改制了七件生产工具,为国家节省了好几千元的财富。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老徐师傅的干劲一天天地增大了。一九五八年九月,他又积极地参加了小组集体的技术革命工作。在这工作中,可以说事事少不了他,事事离不了他。每一个关键問題,只要一找他,他就会千方百计地去突破。从此“多面手”这个称号,送给了老徐师傅。因为他现在不仅精通了本行技术,而且还会简单的钳工、电工、木工、瓦工等活了。现在,再没有人叫他“老和尚”了。过去的“老和尚”变成了“多面手”。

在轟轟烈烈的夺鋼战中,老徐师傅显得更活跃了。为了夺鋼,有一次,他蹲在地上,用两只手一直在冰冷的湿泥中,連續工作了好几个小时。他不叫苦,更不退縮。

徐老师傅就在这火热的夺鋼战中,鍛炼得更坚强,更勇敢了。他现在終日为各种工作奔忙着,每天走起路来和飞一般。

在大力开展技术革命的同时,我們厂的文化革命的高潮也掀起来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口号,更激动着老徐的心。为了全面跃进,为了控訴过去非人的生活,为了歌唱英雄事迹和新社

会的幸福，他决心要在文化革命中也插上一面红旗。他在一个很短的日子里，写出了几十首诗歌。请听他那动人心弦的歌声。

国民党，是恶鬼，  
又要粮，又要米，  
又跟美帝一条腿，  
霸占台湾与马祖，  
兔子尾巴不长久。

\* \* \*

共产党，红又红，  
领导我们向前进，  
幸福生活哪里来？  
全靠党的大恩情。

\* \* \*

东风吹来精神爽，  
文化榜上把名扬，  
老粗能把书来看，  
拿笔也能写文章。

（崔克林写 厂史编写小组改写）

## 土专家佟兆珍

佟兆珍——我們管他叫老佟，年青的工人管他叫佟師傅，是咱們廠子有名的土專家。他今年三十三歲，高高的個子，渾身都是勁兒；看他說話不慌不忙的，可有着一肚子的好辦法。工人們干活兒的時候，碰見了什麼困難，只要一看見老佟，眉頭上的疙瘩，馬上就解開了。老遠就嚷：“咱們的土專家來了，事兒好辦啦！”

老佟進廠的時間並不很長，剛來的時候，還是臨時工呢！但他會鑽研，什麼事兒都愛摸摸弄弄的，什麼難事也吓不倒他。車間里要是有什麼困難不能解決，他就會跟自己長了一塊心病似的，一會兒也放不下。總要琢磨來琢磨去，非弄個水落石出不可。後來他接連着當了長工、一級工、二級工……一直到五級工。一九五六年，領導上提拔幹部，他一下當了管樁車間主任。我還記得那時他笑哈哈地說：“不行啊！我家沒這個家譜啊！”話雖這麼說，可是他勇敢地把這個工作接過來了，作得也滿不錯。後來精簡機構，幹部下放，那時他在試驗車間當主任，寫了幾次決心書要求下放，領導上同意了，就下放到本車間當領工員。

去年，因為用枕木鋪鐵路太費木材，鐵道部決定用混凝土作軌枕來代替。十二月中，把試制二千根混凝土軌枕的任務，交給了試驗車間。任務是光榮的，但一開頭就碰到了一大難題：“波紋卡具”供應不上。“波紋卡具”用來拉鋼絲，是鐵道部科學院設計的，質量要求嚴格極了，二片波紋合起來中間不能有 $\frac{1}{10}$ 厘米的

空隙，還要六面刨光。咱們廠的機配車間一看見這個活就腦袋疼。沒辦法，只得讓別處的橋梁廠去搞，可是也不合標準；於是，又送到沈陽去搞，却又是慢得要命，總發不出廠來。這個“波紋卡具”卡住了整個試制二千根混凝土軌枕的生產任務，幾十號人爲這個停工，成天在車間坐着干瞪眼，有勁沒地方使。任務要求在三月份就要生產出二千根混凝土軌枕，可是因爲波紋卡具的供應解決不了，車間每天只能生產十五根。工人們都急得愁眉苦臉，技術科也沒一點兒辦法。老佟呢，開始時，他也給唬住了。他想：“這波紋卡具是鐵道部科學院設計的，人家都是大科學家，咱這大老粗能行嗎？”可是眼瞧着任務完不成，也真不好受。老佟不由得就琢磨起來了，他白天想，夜里也想，甚至做夢都夢見。一連想了十來天，辦法終於想出來了。

老佟講了他的新方法：用一塊鐵板刨個槽，卡上幾根鐵棍兒就行了。這辦法倒真簡單，是他從長年的操作中摸索出來的。但當時我聽後心里却直犯嘀咕：“人家波紋卡具是那麼高級的玩意兒，都是按照書上作的，咱們用幾根鐵棍攔在一起焊焊能行嗎？”可是我支持他去試試。他去找了技術員，技術員也直啞嘴兒，皺着眉頭，沒把握地說：“也許行吧！”

老佟想：“爲了打破這一關，這個東西一定得試了。能行更好，不能行就吹。吹了也沒啥，再想別的辦法好了！”那天晚上，他畫好了草圖，當晚就交給鉗工組去造。鉗工組也挺高興，拿過來馬上就作，沒有材料就從廢料堆里找，需要電工就找電焊工幫忙，六小時就把新卡具造好了。

老佟拿着剛作好的新卡具，到車間去試驗。大伙兒一看新卡具做出來了，立刻圍上了一大堆人。你也幫忙，我也幫忙。試驗的時候，誰的心都在嗓子眼里吊着。試驗結果，一切都好。鋼絲一點沒滑動，波紋卡具也一點沒彎。大家這個高興勁兒就甭

提了。后来根据张厂长的意見，又用长鋼絲来試驗了一次，并且放它一天一夜，看它变形不变形。結果，一切又都好。波紋卡具完全試制成功了，厂里就決定大量制造。这种簡簡單單的波紋卡具，咱們自己的机配車間完全可以作。卡具一大批一大批地出来，軌枕的生产也大大提高了。从每天生产十五根到每天三十根，一直到每天六十根。就这样到三月中，試制两千根軌枕的任务如期完成了。

事后，咱們厂的技术人員还說：“工人好搞，成了更好，不成就拉倒，也不难看。可我們呢，要搞不成，可就說不过去了。”技术人員就这样顧慮这顧慮那地怕栽跟头。咱們土专家却不是那样，在任务面前，就是敢想敢作，不怕这一套。結果，不就用土办法解决了大問題嗎？領導上为了鼓励老佟大胆創造，发給他五十元奖金。后来，开了一个座談会。他在座談会上說：“这次成功离开誰的帮助也不行。”还說：“咱們是試驗車間，要是創造发明能在这兒搞出来，对全厂的好处可就大了。”老佟給大家作了好榜样，这次会以后，全車間很快就出来了十几項新发明。

老佟只念过三年私塾，怎么能有这么大成績；哪兒来的这么大鑽劲呢？誰都愛問問他這個問題。一九五八年六月，苏联《真理报》記者訪問他的时候，也問过他：“什么思想支配你去創造？”老佟挠挠头发，笑笑說：“也說不上什么思想，我就觉得自己是个共产党员，眼巴巴地看着五、六十号人在这兒窩工，总不是个事兒。”他还說：“任务么，不能含糊。我老佟头拱着地也要完成的呀！”

象試制波紋卡具这样的活兒，老佟干的还多着咧！从他进厂以后，創造发明是一件紧接着一件。他在干保温工作的时候，原来加蒸气时要用草帘子盖。草帘子經過蒸气一蒸，又軟又重，工人抬上抬下很不方便，而且使上两、三次后，就得換新的。他



就想出了用两张席子夹上桐油紙去代替。結果，既輕便，又省錢，一張可用一季。另外，他还創造了管桩車間的蒸汽熬油箱，改造了瀝青鍋等。

老佟有那么多貢獻，大伙兒就把他选为代表，出席了全国鐵路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和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最近，他又改造了鋼絲組吊架，創造了卡具伸縮档、千斤頂升降小車等等。他見到了毛主席几次。他告訴我們說：“想不到我这个从小就給財主扛活兒的穷小子，現在見了毛主席啦！”

提起老佟的过去，那可真是受苦人咧！从他能劳动的时候起，就給地主扛活。吃不饱，穿不暖。太阳還沒出来就去上工，还得先給地主的水缸挑滿水；天黑才下工，又得伏侍地主家的牲口。干一天活兒，掙的錢还不够买包洋火。甯了，地主老婆还說：“这年头兒，誰雇得起人，你想找个管飯的地方還沒有呢！”可是，老佟哪里能吃得飽啊！爷兒俩掙下的錢，一家人还吃不上一頓飽飯呢，没办法，就撿野地里的杜梨，掺在混合面里吃。杜梨跟木头一样，放在碾子里一轉，劈咧叭喇地直响，就生把这玩意兒磨碎了，和在混合面里蒸窩窩头吃。杜梨吃在肚子里，这滋味真叫难受呀！可是那时候，还有人从馬糞里抖落高粱大麦吃哩！一談起过去那些事兒，老佟难受地說：那个苦啊，就别提了。在那时候过日子，跟牛馬一样；可是馬糞里的粮食，牛馬也不吃啊！他看見咱們厂子有新从南口学校来的同学，嫌工資少地位低，成天磨洋工，不好好干活，就說：“这些人！要是尝过从前那些罪，就不会这样了。”他主动地找这些同学来談，把自己过去的經歷告訴他們听，要他們好好地干活。好几个同学当时还感动得直掉泪呢！

咱們的老佟，就是这样一个人一心一意为工厂、敢想敢干又肯鑽的土专家，是咱們全厂工人的一面又紅又专的旗帜。

（刘繼文談 賀瑞君、楊天石整理）

## 朱副主席来厂

### (一)

紅十月战斗的第十七天，蓝天上飘着朵朵紅霞，阳光格外明亮。全厂的职工，精神抖擞，饱含激情，战斗在两个战场上。

在炼鋼战场上是：

百座土爐平地起，  
紅紅鋼水日夜流，  
三千大軍齐奋战，  
不夺鋼材誓不休。

在生产战场上是：

技术革命开紅花，  
缺料也能想办法，  
土洋結合造机器，  
跃进路上如跑馬。

就在这个火候上，一个使人兴奋的好消息传遍了全厂。人們在嗒嗒的机器吼叫声中，互相传告着：“我們敬爱的朱副主席

来了。”

这消息给干劲十足的职工马上又增加了万倍力量，象东风吹起万顷巨浪，使全厂的生产 and 夺钢高潮，达到了沸腾的顶点，于是：

马达的轰鸣更加激昂动听，  
工人操作起机器轻快如风，  
生产指标长起了红色翅膀，  
炼钢炉前舞动起钢铁巨龙。

工人的心，马达的轰鸣，新的生产纪录，钢铁巨龙……一切都在欢呼！它欢呼朱副主席的到来。

朱副主席来了。人群里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站在我身旁的张老头，朝着朱副主席走来的方向跑去。朱副主席似乎早已理解到这个白发苍苍、骤然年轻了许多的老工人的心情，亲切地伸出手去向他握手。

张老头已经是年近六十岁的人了，一辈子受了近五十年的苦，在旧社会，挨过打，失过业，甚至穷得连老婆也养不起。解放后不仅使他翻了身，还连续三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现在他能和领袖握手，又怎能不愉快和激动呢！

## (二)

朱副主席关心职工和每项平凡的劳动。在厂里短短的两个多小时，副主席一刻也没有休息，走遍了每个车间，反复地了解产品性能，然后作了宝贵的指示。

在“先张式预应力梁”工地上，副主席一手抚摸着塔头上的钢丝，一边微笑着听总工程师张志良同志的汇报。

“‘先张式預应力梁’是工厂的新产品之一，能够比一孔鋼梁节省近百分之七十的鋼材，比起一孔‘后张式預应力梁’来，还能再节约鋼材百分之二十三，而且大大縮短了生产周期呢！”张志良同志彙报說。

“我們的各項事业大有发展前途，只要思想解放了，許多困难都能克服。”副主席簡短地指示了几句，看了看“預应力梁”的庞大身軀，接着問：“一孔梁有多重，成本是多少？”

“重一百四十四吨，一孔成本是二万零六十五元。”車間主任张玉鎮同志答道。

副主席微笑着說：“可不可以使梁再輕一点？使成本再低一点？”敬爱的領袖對我們的工作是多么关心啊！指示是多么細致周到啊！

接着，副主席来到高大的制管机前。制管机上的毛布，正在有节奏地轉动着，它把石棉和水泥的合成液体，均衡地送到成形軸上。不到一分鐘功夫，一根石棉管就誕生了。副主席仔細地看了石棉管的生产过程，向站在身旁的张志良同志問：

“石棉管的性能怎么样？主要用途是什么？”

“石棉管具有强度高、重量輕、价格低廉、耐蝕、絕緣、能代替鋼鉄管材在多方面使用等优点。如果按生产設計能力計算，一年就可以节约五万二千吨鋼材。”张志良一口气回答了朱副主席的問話。显然，他也无法掩飾內心的激动和喜悅。

朱副主席点了点头，微笑着說：

“这种产品應該多多生产！”

### (三)

副主席来到一吨轉爐旁，这台轉爐昨夜才正式投入生产，立下了首次战功。老工人魏茂桐等正在进行修爐工作，朱副主席

走上前去，亲切地拍着魏茂桐同志的肩膀问：

“身体还好嗎？”

“很好。”魏茂桐同志紅着脸回答。

“应该注意身体。”朱副主席再一次亲切地嘱咐。

下午四点多鐘的时候，办公楼前的花园里已經站滿了等着欢送朱副主席的人群，其中有子弟小学的少先队员，有听到消息后从宿舍赶来的倒班工人和退休老工人。人們都在兴高采烈地講述着一九五六年朱副主席来厂的情况。

朱副主席从办公楼門內走出來了，人群里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大家都高喊着：“共产党万岁！”

朱副主席迈着穩健的步伐，微笑着从欢呼的人群中慢步走过。他老人家象知道群众心事似的，向大家招手，直到厂門口，才乘上汽車，向工人同志們告別。

#### (四)

朱副主席走后的第一个早晨，厂大門口出現了一排排的喜报。第一块报喜牌上，就有了用斗大的紅字写着的：机配車間一吨轉爐創一夜炼鋼五吨的最高紀錄。原来，当炼鋼工人夜晚上班时，知道朱副主席来厂，并視察了炼鋼爐的消息后，顿时干劲冲天，把原訂二十日出鋼的計劃，提前了三天。

第二块报喜牌上写着丁梁車間职工的决心。他們写道：“我們一定遵循朱副主席的指示，力争降低成本，十月超过产值十万元。”

除了顏色鮮艳的报喜牌外，牆头上还貼滿了笔迹未乾的大字报。这是各車間、各工組以及个人的保証書和决心書。

在党的英明領導和亲切关怀下，全厂的三千多名职工，誓做跃进的先鋒。一个更大的跃进高潮掀起来了。（楊洪鈞）

## 从无到有的丁梁車間

在我們厂子里，管桩車間是个呱呱叫的車間，寬闊的厂房，陪伴着高大的烟囱，是个机械化与半机械化的生产車間。在它旁边原来是一片荒地，地势低洼，杂草丛生，是淤塞了的北河河道。

不过五年光景，丁梁車間从无到有，从旧河道发展到今天的大車間，这当中有着一段不平凡的过程。

### (一) 白手起家

随着我国工农业大跃进，我国要新建的铁路真是一日千里，一九五三年，铁道部向桥梁厂提出了一项新的任务，要在年内试制钢筋混凝土桥梁，并生产六十孔，供应新线建设，这是一个极不平凡的任务。

当时我們什么也没有，只有北河河道一大片荒地。对于新技术、新东西，就是工程师們，也只有从書本上见过它，总之，什么都是陌生的。但是我們要白手起家！

混凝土攪拌机和两台电焊机，就是我們的全套机器设备。用两根大杉木杆綁起来的人字扒杆，就是我們的起重机器。

但是，大家沒有被困难吓倒，我們大干而特干起来！刘树明同志，当时的車間主任，因为他当过鋼筋工，就被分配到鋼筋工区，和工人們一起砸鉄棍，掄大錘，裁切鋼筋。李宝珩技术員，变

成了木工，何叔良工程師變成了混凝土工。大家還不大懂，大家都在摸索。但工程進展得還不算慢，一片兩片鋼筋混凝土橋梁被造出來了，接着又是兩片梁，陳放在現場上了，我們就是用上辦法白手起家，開始了生產的。

## （二）向質量宣戰

梁做出來了，一系列的技術難關，一個個地被大家闖過去了，但是接着而來的困難又擋住在我們面前：混凝土的質量出了毛病，連工程師也被難住了。大家看着梁身混凝土上，麻面蜂窩似的小洞，誰不着急呢？新綫急着用梁，鐵路過不了河，而我們的梁卻躺在病床上！

“懂”總是從不懂來的，於是大家就坐下來研究。木工提出了木模上升天窗的先進辦法，立即試驗起來；混凝土工人也總結出灌好混凝土的工作方法。這些聯在一起，變成了一套活的操作規程。

困難退卻了，有缺陷的梁被修補好了，一孔一孔的梁，被裝運到各地去了。列車從我們製造的橋上過去，奔向祖國的四面八方。

## （三）成家立業

車間原來簡陋的基礎，已經不能適應當前的形勢了，為了更好的生產，在一九五四年的冬季，決定改建車間。

大家都沒有設計一個車間的經驗，晚上車間辦公室里聚集着車間主任、領工員、技術員、老工人、青年工人等，他們圍在一張草制的布置圖旁邊，討論着，爭論着。他們在討論着自己車間的設計，怎樣干活方便，咱們就怎樣布置。

在鐵道部蘇聯專家辦公室里，布朗可夫同志聽完了每個設

計的細節，便說出他自己的意見和建議。整整九個鐘頭，終於從九個方案中，確定了一個比較完善的方案。

設計方案定下來了，設計圖紙還沒有來得及下達，首先得勘查地下土壤的結構。

張玉鎮同志當時是鋼筋領工員，負責在場地挖坑取土樣，這時已進入冬天了，挖地五公寸就見水。抽水機不停地抽着水，土坑一寸一寸挖下去，挖得越深就越冷，冷得換着班下去挖。老張先下去了，恨不得一下子就挖到土壤試樣的深度。然而，土總是要一鍬一鍬地往上送呀！下班的汽笛響了，廠里的工人們都整理好工具回家了，但在鋼筋工區負責挖坑的工人們卻更加緊張起來了。土壤結構晚一天弄清，工程就得晚一天進行，今天非挖好這個坑不可。

設計圖紙下來了，青年組成了突擊隊，突擊基礎土方工程，並且進行了小組競賽。張儒林小組挖基礎坑，一下子每人平均挖了六方土，這消息在工區上頓時傳開了。馮傳勝急了，他們一定要趕先進，可是小組的人並不整齊，有幾個嘟嘟囔囔地不齊心。老馮就鼓動道：“張儒林小組一個坑挖下去一半了，咱們才干了這一點兒，大家學他們快干吧。”他棉褲也脫了，只穿着小褲衩跳下泥水坑，拿起鐵銑就一個勁兒地挖開了。小組的人被他帶動起來了，上午老馮組沒有趕過張儒林小組，到下午老馮他們卻已趕過去了。工地上的突擊隊開展了火熱的競賽，挖到五公寸深，就見水了。冬天水很冷，但是，大家排除困難，工程進行得更緊張了。

三個月的時間，我們的車間就象個樣兒了，於是，我們的勁頭更大了，每月都超額完成生產任務。

這幾年，我們車間配合新綫建設，先後提供了上千孔的鋼筋混凝土鐵路橋梁。



#### (四) 向国际技术水平进军

一九五五年十月，我們苦战了三个月，“后张式預应力鋼筋混凝土梁”試制成功了。但另一个更大的困难，又摆到了我們的面前。那就是：目前在国际上还是一个爭論的課題——压浆工艺。我們找遍了各种技术資料，进行了多次的試驗，可是一次、两次地都失败了。

张玉鎮同志这时已担任了車間主任。他一天到晚和工人一起围着压浆机轉，滿头滿脸都是水泥浆。几天过去了还是想不出好办法来。这問題咱們能克服嗎？技术員老姚有些怀疑了。可恼的是他翻遍了資料，也不能为現場提供出一点好措施。他直瞷着大家，好象在問：“能想个办法嗎？”第三天上，大家認真地討論出二次压浆的办法来了。試驗的結果完全証明这种“土工艺方法”是很好的。老姚有活干了，立即总結了經驗，作为临时的操作規程。

“后张式梁”正式投入了生产，丰富的施工經驗須要总結成一套比較完备的操作規程。

张主任主持了这个預应力工艺規程的会审会，检查員周永祿、領工員周文貴、預应力小組的老工人等都参加了。規程草案是技术員老姚提出来的。周文貴等都捉摸我們工人参加这样的討論能成嗎？我們管得了什么？工人們都覺得自己理論差，审不了規程，只好听听罢了。但工人們在会上听到了报告的規程草案之后，立刻爭論开了：熟悉实际操作的是工人，他們有的認為这一条不符合实际情况，有的認為那一条文字上沒写着，須把实际情况說清楚；而有的，却干脆認為应作几点原則上的修改。

規程草案修改得精确完善了，周永祿有感触似地說：“技术再深，总逃不了一个理，咱們工人有实践經驗，也能談理論。”

不久在唐山铁道学院的实验室里，举办了一个研究预应力工艺的技术会议，出席会议的都是些高级工程师、教授、讲师等。数来数去，就数咱们厂参加的几个人学识最浅，理论最少了。当会议上讨论到关于科学理论在工业生产上的应用问题时，大家都联系到丰台厂的工艺规程上来了。结果，我们象小学生考试得了五分似的，高高兴兴地回厂了。途中技术员老姚心想：这规程要不是经过了群众的会审，怎么会制定得这样好，这样完整？技术依靠群众，就能创造奇迹呀！

### (五) 大 跃 进

一九五八年是大跃进的一年，党提出的敢想、敢干、破除迷信的口号，鼓舞着大家。六月初，咱们提出了试制先张式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梁新产品，作为“七一”向党的献礼；虽然当时设备资料图纸一件也没有，可是大伙儿都信心十足。

原来的车间技术员姚训惠同志，几年来在党的培养下，被提升为工程师。这回他把办公桌、画图板都搬到离现场不远的一间小屋内来了，一来离现场近，二来也好和工人们商量。姚工程师和三个下放干部，都参加了试制先张式工作组的工作，没有产品设计图纸，跑遍了有关的单位，都扑了空；怎么办呢，我们自己动手设计！这时候距离“七一”还只剩二十四天了。

在余工程师的协助指导下，大伙儿就紧张地干起来了。不知怎的也不觉得天热了，工作多也不觉得累了；两天半时间突破了设计难关。图纸下来后的第一个工序是木工制造模型，按老规矩是应先由工程师画出模型设计图后，再由木工开工制造。但时间太紧，不能按老规矩办事了，于是木模的设计和施工统统交给木工师傅了。王福才、谢玉海，都是五十多岁的老木工了。虽然这几年来，总是和模板打交道，对工程师们设计的模型图纸，也能

看出問題來，但這雙干活的手，從來沒畫過圖紙呀！就一下子要把設計與製造的重担子全部挑起來，都有些擔心。沒有理論，憑實際經驗能行嗎？老師傅的心不平靜起來，可是，任務由不得你考慮這些了，得馬上動手干！好吧！三個臭皮匠湊成個諸葛亮，咱們是集合群眾智慧，大伙兒商量着干。王福才老師傅放開了大槓。這裡不用立柱了，一木支千斤，改用三角架子，看樣子也不成問題……。木工們緊張地干起來了，就這樣工程才有了進度，設備、零件都突擊搞出來了。第二天早晨現場就開工了。

時間已是六月三十日的晚上，工地上安上了探照燈，木工開始安裝模型。王福才、謝玉海這兩位老將，直圍着模板打轉兒，這模型是用他們自己的手畫樣、設計出來的呀。

報社的記者也來到現場，“七一”獻禮的消息已經寫好，排字間就等着這裡的電話。在辦公室里李師傅從新調配了一下勞動力，又估量了一下工作量，再有一個多小時便可以完成任務。大家心中有了數，勁頭更大，果然又工作了不到一小時任務就基本完成，只剩下最後一道工序澆灌混凝土了。木工們背起了工具，笑嘻嘻地對混凝土工說：“這回看你們的了。”

混凝土工早兩個鐘頭就來了，見木工活一完，就說：“瞧我們的沒問題！”便緊接着干起來了。“七一”獻禮的任務完成了，木工跑上去和混凝土工握手，有的擁抱，大伙兒都歡呼起來。

東方呈現了魚肚色，“七一”的曙光照着我們的新產品。它比后張式梁節省鋼材百分之二十三，節省人工百分之六十，縮短工期百分之三十五，它達到了先進技術水平。

## （六）大建廠房

先張式梁試制成功了，接着就開始了大生產。舊基礎適應不了新要求，設計工作又在進行着。我們要開辟一個半機械化的

大生产場地。現場工人听了設計方案的传达报告后,反复討論着細节設計,劲头都上来了。历年来丁梁車間的露天生产的老規矩就要被打破,从此下雨起风,天寒都不怕,这有多好哇!用半机械化来代替了笨重的体力劳动,这是我們工人日夜渴望已久的事兒。

生产建厂双跃进,这天晚上要灌造几个加力床的混凝土。还没动員,大家磨拳擦掌地都来了。混凝土离攪拌机远,材料都要两个人一筐一筐地抬着走;但白天預备好的抬筐却不够用,原来大家嫌两人抬一筐不够劲兒,自己找来布兜子,一人挑起来了;而且来回小跑步。这时赵書記和刘厂长来看我們,大家干得更欢騰。吃飯时党支書、車間主任刚放下抬筐,就当上了服务員,給大家盛湯、撿馒头。

建厂鋼料缺乏,从哪兒来?大伙兒滿厂找废鉄板。艾景山工程师在半道上看見一小块废鉄板,就扛回来放到鉗工房。心里盘算着,这块鋼板用在什么地方,然后一小块一小块都拼焊起来。

年产一万方的預应力混凝土車間建成了!厂房、天車、高大的烟囪,多漂亮!多宏伟!理想終于变成了现实。工人們摸着机器,瞰着厂房,笑得合不上嘴。

苏联专家莫紐斯珂同志,也到我們車間来參觀。当时,我們正规划着一个年产量更大的車間。感謝苏联专家送給我們“跃进式”生产工序厂房的設計。专家病了,还出席了我們规划的审查會議;大伙兒为了紀念专家的帮助,把新建的五万方混凝土年产預应力梁的大車間,命名为“中苏友誼車間”。

嶄新的厂房,机器有节奏地轟鳴着,工人們愉快地操縱着机器,成千上万孔的桥梁从車間里生产出来。讓祖国社会主义的胜利列車,在我們制造出来的桥梁上飞驰前进吧!

(吳永春、张玉鎖、姚訓惠、閻永志、周文貴、佟永春)

## 編 后 記

《长桥万里》是在党的领导下，丰台桥梁工厂全厂职工积极参加写成的一部工厂史。

《长桥万里》的誕生不是偶然的。

在一九五七年，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党发动猖狂的进攻时，我們厂的許多职工，为了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事业，他們自动地組織起来，述說自己的亲身經歷，用鉄一般的事实，駁斥右派的謬論。

工厂党委及时地作了研究，認為：老工人講的經歷是很宝贵的材料，應該記錄下来。如果將有关工厂的建立、发展、壮大和工人生活、斗争、成长的过程系統地加以整理，將不仅是反右派的强有力的武器，同时也將是一部工人階級自我教育的好教科書。于是党委热情地支持老工人，并且发动群众人人都来回忆編写。在这基础上，組織力量，成立厂史編写小組，举办厂史展覽会。

职工們听說要編工厂史，許多人自动报名参加参加了。他們积极提供材料，組織座談，有的还提笔写了起来。更有同志拿出过去討飯用的碗、打狗棍、破衣、破褲等放在厂史展覽会上。在全厂职工努力下，仅用两星期的時間，写成了厂史初稿。經初步修改后，在一九五七年九月的工厂《桥梁报》上陸續发表了。尽管時間仓促，材料搜集得不細致，不全面；但仍然受到职工們热烈欢迎，他們要求增印小报份数，要求印成单行本。

一九五八年暑假，北京大學中文系五五年級的同学，來廠幫助我們修改與補充，經過兩星期多的緊張勞動，完成了約十萬字的第一次修改稿，奠定了《長橋萬里》的雛形。以後北京市文聯文學組又進行了閱讀，找老工人談話，研究初稿中尚存在的問題。去年十月份，又再次廣泛地動員群眾進行補充。用半個月的工夫，群眾又寫了上千篇的廠史片斷，大大地充實了廠史內容。最後，在市文聯文學組的具體幫助下，進行修改、加工與定稿。

《長橋萬里》現在出版了，這是我廠全體職工值得高興的一件大事。我們想借此機會，代表全體職工，謹向不辭辛苦、熱情幫助我們修改與補充的北大中文系同學們、北京市文聯文學組同志們致以衷心的感謝。

《長橋萬里》和讀者見面了，由於編者水平低淺、由於很多老職工已經離廠，所以內容上可能會有不妥當和不全面的方面。我們熱忱地希望讀者提出寶貴的意見，以便有機會加以補充和修改。

中共丰台橋梁工廠委員會宣傳部

一九五九年三月

